

李伯通先生著
蔣泰華先生評

清朝全史演義

蟄道人署

繡像評註 清朝全史演義目錄

上編

卷一

- | | | |
|-----|----------|----------|
| 第一回 | 大轉法輪諸佛出世 | 偶吞仙果三女游河 |
| 第二回 | 長白山覺羅氏發迹 | 寧古塔吉祥佛化身 |
| 第三回 | 尼堪外蘭興兵搆釁 | 阿泰京章失地喪師 |
| 第四回 | 李成梁始開兵釁 | 張國彥重料敵情 |
| 第五回 | 萬歷媽媽縱會歸國 | 皇帝伯伯遺將巡邊 |
| 第六回 | 海西衛一女雙聘 | 薩爾濟六路進兵 |
| 第七回 | 大計畫乘勝賺朝鮮 | 惡姻緣反兵破葉赫 |
| 第八回 | 定盛京重用范文程 | 取遼陽兼賺熊廷弼 |

卷二

第九回 太祖崩駕天聰卽位

朝鮮失國林丹喪師

第十回 殺大將袁崇煥遭讒

出邊城洪承疇失利

第十一回 大玉妃策賺降帥

二瘋子怒犯御營

第十二回 曹變蛟再驚御蹕

揚古利蔑視韓奴

第十三回 全羅一道力抗清兵

關南三虎偷獻明地

第十四回 明廷清廷議和反汗

豫邸肅邸分道出師

第十五回 入鴈門肅親王立功

破襄陽李自成僭號

第十六回 射闕日神箭手命中

攝御魂吉祥佛歸天

第十七回 太原府羅汝才被殺

保定城李建泰出降

第十八回 李闖王彰儀門得手

崇禎帝壽皇亭殉身

第十九回 薄福命坐跌九龍床

生力軍戰勝一片石

卷三

- | | | |
|-------|----------|----------|
| 第二十回 | 定北京多爾袞攝政 | 建南都朱由崧謁陵 |
| 第二十一回 | 史可法開府揚州路 | 阿濟格敗賊汾河灣 |
| 第二十二回 | 鄭森材京營總戎政 | 左羅石使館哭皇靈 |
| 第二十三回 | 真慈娘認做王之明 | 莽高傑受騙許定國 |
| 第二十四回 | 鶴鎮交綏多鐸小挫 | 金陵著手由崇成禽 |
| 第二十五回 | 破軍星落魄九宮山 | 黑煞神竄迹四川路 |
| 第二十六回 | 勦獻賊逼上斷頭臺 | 擁明藩反抗雉髮令 |
| 第二十七回 | 蘇省浙省諸路起兵 | 唐王魯王同時監國 |
| 第二十八回 | 劉三季再醮歸豫邸 | 陳洪範強詞劫潞王 |
| 第二十九回 | 領雄兵分路破閩浙 | 撤殘局一氣捲煙雲 |
| 第三十回 | 對生相哭誦御祭文 | 立宗藩議設新政府 |

第三十一回 永歷建國頗順人心

紹武稱尊略同兒戲

卷四

第三十二回 邵夫人臨陣試寶刀

洪經略撤兵承玉旨

第三十三回 龍鳳呈祥太后下嫁

鴛鴦驚夢小宛失蹤

第三十四回 失真魂多爾袞墮馬

易主帥鄭親王督兵

第三十五回 何騰蛟湘潭死節

李成棟肇慶迎變

第三十六回 葬魚腹溺死金聲丸

陷象陣戰亡孔有德

第三十七回 奉御旨梁化風撤兵

哭孝陵鄭成功誓志

第三十八回 忿批頰同敵罵舊僕

怒擲冠毓貞打奸徒

第三十九回 愛星阿被困枯藤峽

李定國設伏磨盤山

第四十回 永歷主竄身緬甸國

順治帝祝髮五臺山

第四十一回 以聖繼聖玄燁嗣位

因禍得禍慈娘入京

第四十二回

誅鞏相布庫小用武

撤吳藩雲南大起兵

中編

卷一

第四十三回

韓殿撰對奏撤藩計

王學士建言誅額駙

第四十四回

毀活寶吳藩大起兵

集天潢清宮小會議

第四十五回

勒爾錦兵敗失湘鄂

楊來嘉勢急援荆襄

第四十六回

沙額駙力平察哈爾

圖丞相督戰虎山墩

第四十七回

孫延齡桂林失勢

吳三桂衡州建都

第四十八回

克武昌岳洛再點將

破廣州賚塔大宜淫

第四十九回

姚公子兵下福州城

吳皇帝喪歸完天府

第五十回

出四川趙良棟立功

失雲南吳世璠自縊

第五十一回

破滇城毓榮得豔婦

渡漕水姚儀久寶刀

第五十二回 勇監理盤腸決戰

奸明珠著手藏嬌

卷一

第五十三回 紀南巡康熙帝攬勝

述北征俄羅斯請和

第五十四回 征準部三帥并出

聯活佛兩路夾攻

第五十五回 破駝城大敗葛爾丹

失龍種潛入少林寺

第五十六回 兄弟參商宮門喋血

春秋鼎盛記馭上賓

第五十七回 岳鍾琪往平和碩部

年羹堯前替大將軍

第五十八回 圈禁高牆豬狗兄弟

殺平西藏魚肉回僧

第五十九回 岳鍾琪破和碩三路兵馬

曾蒲潭數清廷十大罪名

第六十回 陳秦敗兵和通泊

策零破賊杭愛山

第六十一回 血海尋仇俠娘鬻技

宮禁大索世祖暴崩

第六十二回 賜寶刀追念遏必隆

御瀛臺嚴訊張廣泗

卷三

第六十三回

岳鍾琪獨說莎羅奔

達瓦齊窮投霍吉斯

第六十四回

幌子僧迎駕談禪理

渾台吉越境出天花

第六十五回

廢帝后廣結鸞燕侶

校文字大起瓜蔓抄

第六十六回

救兆惠兵破和桌木

獲香犯駕幸魚臺宮

第六十七回

定金川海蘭察威震敵軍

征緬甸楊應琚痰迷心竅

第六十八回

阿文成師次老官屯

福康安兵敗危泊爾

第六十九回

平臺灣柴大紀無罪受刑

征安南孫士毅轉勝爲敗

第七十回

和相國遇事專權

嘉親王經年蓄憤

第七十一回

行內禪新主初卽位

平國亂南路大起兵

第七十二回

齊王氏排列八卦陣

楊遇春揮動七星旗

卷四

- | | | |
|-------|----------|----------|
| 第七十三回 | 朱射斗遇十面伏兵 | 王三槐揭官場黑幕 |
| 第七十四回 | 白蓮教平又生邊禍 | 安南亂靖再定海疆 |
| 第七十五回 | 落將星李長庚殉難 | 捕賊首強克捷奏功 |
| 第七十六回 | 隆宗門林清急縱火 | 道口鎮楊芳大慶兵 |
| 第七十七回 | 述祖德難忘嘉慶帝 | 叙時局轉入道光朝 |
| 第七十八回 | 定天山活捉張格爾 | 平喀城驚走玉普素 |
| 第七十九回 | 新田縣趙金龍起事 | 武岡州藍正樽稱兵 |
| 第八十回 | 羅思舉大破八排猺 | 林則徐嚴禁鴉片土 |
| 第八十一回 | 余步雲失利招寶山 | 陳化成力戰吳淞口 |
| 第八十二回 | 五口通商南京訂約 | 六龍失馭金田起兵 |

下編

卷一

第八十三回 咸豐帝卽位選妃

太平軍飛檄排滿

第八十四回 江忠源調和兩軍

洪大全入陷重地

第八十五回 破桂林石達開得志

失永安烏蘭泰亡身

第八十六回 裴衣渡一斃馮雲山

天心閣再殞肅朝貴

第八十七回 鬼哭神嚎中原失勢

龍蟠虎踞天國建都

第八十八回 北伐天兵略分三路

南征羽檄不下萬言

第八十九回 塔齊布陣斬曾天養

鮑春霖擊走石達開

第九十回 曾國藩三次遇險

陳玉成一戰橫行

第九十一回 馮官屯獲天國二帥

圓明園賞御苑四春

第九十二回 捻髮合勢三河慶兵

洪楊失歡天國內闕

第九十三回 左幕府專摺奏事

葉相國扶乩請神

卷一

第九十四回 四國軍攻破大沽口

三日火燒毀圓明園

第九十五回 熱河駕崩三奸謀國

北京政變兩宮垂簾

第九十六回 張國樑孤身陷戰陣

程學啓專斷殺降王

第九十七回 鐵公雞入川受困

豹子頭在浙突圍

第九十八回 苗需霖捆送陳成玉

曾國荃擢用李臣典

第九十九回 追洪福髮逆剷除

誅勝保捻禍蔓衍

第一百回 湘軍淮軍迭占勢力

東捻西捻挨次盪平

第一百零一回 丁寶楨迅誅安得海

左宗棠飛調郭松林

第一百零二回 劉錦棠大破金積堡

白彥虎遁出嘉峪關

第一百零三回 戴定回疆左侯奏凱

削平滇亂岑督建功

卷三

第一百零四回

西宮謁西后皮硝李進身

天子出天花高陽傳受詔

第百零五回 爭繼嗣決立光緒帝

續宮闈怒斥懿貴妃

第百零六回 翻俄約冒小侯出使

爭皇儲吳侍御捐軀

第百零七回 蓄陰謀暗害慈安后

耗鉅款大建頤和園

第百零八回 平韓亂計捉大院君

失法和兵助安南國

第百零九回 戰馬江張佩綸逃走落鞞

幸醇邸李蓮英獻計鋸樹

第一百十回 成婚禮光緒帝親政

借外援齊天福起兵

第百十一回 仇洋教直魯有動機

爭朝鮮中日起戰事

第百十二回 東瀛逞雄黎宋腳踏海

南臺獨立劉永福慶兵

第百十三回 派李鴻章各國出游

用康有爲百日變法

卷四

第百十四回 慈蕪后三次訓政

保皇會兩湖起兵

第百十五回 立皇儲大阿哥入宮

戕公使義和團肇禍

第一百十六回 八國聯軍瓦德西統帥

兩宮出走珍貴妃亡身

第一百十七回 幸西安當朝誅禍首

反京都老佛學時髦

第一百十八回 遇革黨五大臣出京

設公司老慶記當國

第一百十九回 捉匪徒激戰泰寧寺

獲軍火嚴辦二辰丸

第一百二十回 安慶省徐錫麟行刺

鎮南關黃克強進兵

第一百廿一回 子從母逝兩宮同日賓天

父代子權幼帝旁支繼統

第一百廿二回 汪精衛圖殺攝政王

黃克強謀襲廣東省

第一百廿三回 端午橋奉旨收鐵路

黎宋卿革命起民軍

第一百廿四回 袁氏出山宣統帝退位

張勳復辟段祺瑞興師

批評像
清朝全史演義下編 卷二

第九十四回 四國軍攻破大沽口 三日火燒毀圓明園

咸豐帝與那拉妃談到同英人議和忙派內監崔長禮傳恭親到園便見奕訢趕至綠天深處以係同胞弟兄不拘禮數由皇上見過奕訢也使叫那拉氏出見那拉氏因將適才的主張複述一遍奕訢說這起交涉始終誤於葉名琛彼如有點眼光有點手腕也不致開了戰釁也不致被洋人捉去現在除放寬一步也沒有別法好在他們是英法美俄聯軍內幕是英法一氣美俄一氣以我的意思要運動美俄疏通英法就在內地再給他們一兩處通商馬頭亦未爲不可皇上說這次議和可由你負完全責任奕訢因推讓端華肅順皇上不可奕訢又舉出尙書桂良侍郎花沙納來皇上點首當由恭親王傳出內旨招呼桂良花沙納二人面授機宜論這二人平日才到還來得儀表也生得漂亮不過辦理國際交涉卻沒一些經驗要知道今昔時局不同中外情形特異憑著一孔之見那能應付適當這次兩人出面交涉是與葉名琛相反幾於做箇琦善第二者英第三（妙妙趁手照應前書眼光四射筆活意活）洋人要賠款若干便答應若干要東便東要西便西其餘如內地傳教各埠通商

由英法提出條件。俄美兩國便做好歹的。強著執行。桂良。花沙納。糊塗塗塗的。畫諾咸豐帝恭親王。也便將將就就的允行。其時英法美俄四國聯軍。交出礮臺。退出塘沽。一路折回上海。偏偏聯軍駐在上海。那兩廣總督黃宗漢。又聽信地方紳士閑話。在廣東練起鄉團。專防洋人。在粵河登岸。四門還張貼告示。抄襲那安內攘外尊華抑夷的套話。天下事無獨有偶。那僧格林沁。趁著洋兵退去。也在天津地方張貼告示。簡直仇視洋人。驅逐洋教。一派嚴厲話頭。較粵督尤甚。又悻悻忿忿。上個奏摺。嚴參那直隸總督譚廷襄。說他武備廢弛。戰爭不力。諸位想想。那神機營。是僧王統帶的。天津礮台。又是僧王專管的。直省精銳。又全歸提督樂善中統帶。如今失地喪師。不知自咎。而反咎人。豈不是剛很自用。腦經糊塗。嗎。然而內部的端華。肅順。也同恭親王鬧起意見。在御前講是講非。說甚麼城下之盟。春秋所恥。尊王攘夷。千古定例。如今惟有更變條約。嚴修戰備。以雪國恥。以張國威。小人之言。似乎忠不可及。皇上經不住兩人慫恿。當即明降諭旨。一面嚴斥桂良。花沙納。辦理和約不善。未免出爾反爾。大失信用。一面撤換譚廷襄。并獎嘉僧格林沁。以期振刷精神。一雪前恥。這種政見變化。消息傳播。一息千里。彼駐紮上海的四國聯軍。方以為這次和約。經清廷簽過草押。祇待正式交換。萬無更易。不料有箇白齊文。帶了箇閑客來。找巴夏禮。我要請問。這白齊文。是那理國籍。帶的閑客。又姓甚名誰。原

來中外通商。這上海商埠，是無國人物，不有甚麼英法俄美，以及普魯士、奧利亞、瑞士、丹麥、葡萄牙、西班牙、墨西哥各種人物，皆備單講。市面上通用銀幣，那墨西哥的洋錢，上鑄癩鷹，銜蛇，叫做英洋。西班牙所鑄的洋錢，上有該國國徽，叫做本洋。這兩種洋錢，誰不視為生命。上海又營業發達，所以外人來華日多。一日不在我書中交代，我且不談其與時局最有關係的一爲英人、戈登、一爲法人、華爾、一爲美人、勒、伯、勒、東、一卽白齊文。這白齊文，却係法人。他來到上海，是惟利是圖，沒有一定宗旨的中國人去聯絡他。他也歡迎太平軍去聯絡他。他也不拒絕。他很喜歡結納文士，帶來的一個閑客，名叫龔。孝。祺，係仁和縣人，也算得中國一位小小文學家。他的父親龔自珍，表字定舫，是個道光進士，爲人能文字革新，却不修邊幅，窮得要死，生下兒子孝祺，亦有父風。登在上海，三教九流，無人不搭，偏偏搭到龔白齊文。彼此很爲要好。白齊文又以他做箇耳目，甚麼廣東那邊的新聞，天津那邊的新聞，以及朝局最近的變化，由孝祺早一起告訴白齊文。白齊文本來與巴夏禮要好。巴夏禮因託白齊文物色，個上流社會的華文書記，所以今日邀同前來。原來巴夏禮在華有年，很懂得些漢文漢語，一見龔孝祺談話時，局間問華情，無不虛實兼到。因此得知清政府又悔成約，又非二次交涉，以武力解決不可。忙的去見主帥額爾金，說明一切，請其刻日進兵。額爾金未及開言，轉是個兄弟卜魯士滿撲胸膛，願打

頭敵額爾金亦即決定主張刻日起旋開艦。不消講得英法俄美是一致行動。那五隻鐵甲兵艦在黃海鼓動起來。不消三日。已至白河。記得這時是咸豐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卜魯士是自抱奮勇。領著頭號兵艦直攻大沽礮臺。在他以爲輕車熟路。穩占頭功。誰知這一次僧格林沁是戰不顧身。從前礮臺已加工修好。礮臺上又新添了十八座紅衣大將軍。這大將軍是礮的別名。非常巨大。火藥裝得十足。瞧準卜魯士的兵艦進口轟的便是一礮。不偏不斜。竟然打著來船的烟囪。這烟囪一炸。機器不靈。卜魯士趕著回輪。又接二連三的礮彈打個不息。可惜英國一隻頭等兵艦竟被打落洗水。一位卜魯士上將竟然落水。丟命。接著第二號兵艦上前。那船幫上也被打了兩箇窟窿。損失的洋兵不少。主帥額爾金見勢頭不對。趕緊退出白河。偃旗息鼓。這次僧格林沁得了這場勝利。早已紅旗報捷。不消說得端華。肅順。兩箇人也就臉色飛金。在咸豐帝駕前大吹法螺。說此次不虧僧格林沁。那能奮起天威。不虧臣等主張。那能滿雪國恥。要像恭親王和桂良。花沙納那班沒用的東西。豈不把大清江山活活葬送嗎。小人得志。由他說嘴。不上幾日。四國的聯軍早已收拾善後。開輪他駛。僧王是報告海疆。肅清。皇上是非常得意。願詔天下。敘述端華。肅順兩人謀國何等公忠。僧格林沁在事何等出力。並限會國藩勝保。趁此時機。趕緊掃盪毛賊捻匪。無負朝廷之委任。恰恰明年是咸豐帝三十萬壽。端華。肅順。

又憇惠皇上特開恩榜。阿哥載淳已是六歲。就在朝臣中特選侍郎李鴻藻。到東宮教讀。原來淳阿哥雖係貴妃那拉氏親生。却由皇后鈕祜祿氏撫養。終年在坤寧宮依傍嫡母。不輕易到那拉氏那邊。無巧不巧。本年春間來見生母。瞧著母親和小監安得海。困在一起。還摸手摸脚。阿哥雖祇六歲。很發出脾味。不肯坐在房裏。鬧得要。走宮監抱回坤寧宮。他便告訴鈕祜祿氏。一定要他嫡母懲治安得海。鈕祜祿氏只得敷衍他幾句。然而從此便存放在心。不時打發內監前去秘密偵探。爲後來兩宮齟齬。張本。淳阿哥從此也不到綠天深處。每日從師讀書。回宮必將師傅所授的課程。絮絮叨叨的。在皇后面前復講一遍。鈕祜祿氏自是異常歡喜。愛逾所生。光陰易過。又是一年。咸豐帝已登極十載。比較他那那列祖列宗。簡直是不得一天安穩。軍機處如要件。關白。事事稟承。怕的雖才如世祖章皇帝。學如聖祖仁皇帝。也有應付不來的時候。偏生這位皇帝伯伯。他在軍書。俗德之中國事。陸危之日。還能穀憂中取樂。春花秋月。不廢風流。峽兩巫雲。何嘗虛夕。佳詞艷句。信手拈來。照這樣看來。那古來陳後主。隋煬帝。不是他。一箇榜樣嗎。何以人家失國。他却寶位不移。諸位有所不知。這叫做殺機。未至惡劫。未臨前次。林鳳祥。李開方。是沒有殺到京城。後次。四國聯軍。雖殺到京城。而又廢然中止。唉。唉。僥倖。僥倖。萬分僥倖。由得端華。肅順。及僧格林沁。大誇海口。由得皇帝伯伯。愜心愜意。把箇圓明園當。

做三十六所春宮俗說燕雀處堂不知屋之將火正暗合那句話了（引起火字）在這十年六月的當兒那英國主帥額爾金法國大將噶禮又帶領十來隻鐵甲兵輪裝足軍火仍用巴夏禮做了參謀龔孝拱亦隨著同來這次仍是四國聯合但是來勢洶洶比前增加十倍照例遞過戰書由僧王赴京將書交與端華肅順誰知兩人連瞧也不瞧不覺哈哈大笑說你也太慎重了這班殺不退的洋鬼子怕他甚麼因將僧王肩頭一拍說聲你去你去這次再給他個下馬威好了一百清僧王也就大著膽子說聲在我在我我只請在主子面前方便爲言二人齊齊點首僧王就此回營把所有直隸軍隊一齊調紮天津（失著在此）布寬粗定當有兩箇人物發了一篇議論一係京察御史陳鴻翊一係翰林學士郭嵩燾這嵩燾與國藩同鄉前書交代清楚（應第八十七回）他原在籍訓練湘軍後因朝廷起用趕著入京此時姓郭的同姓陳的瞧出僧王將直隸防軍調集天津偏重一隅因聯名奏陳得失皇上將奏摺交與端華肅順核議兩人因議說此係書生一孔之見不必睬他諸位想想直隸要隘不止一處今撤去藩籬專防天津一面豈是個萬全之策嗎要言表過請當日雙方交戰却由龔孝拱取出一幅簡明地圖交給巴夏禮由巴夏禮指示額爾金用那避實擊虛方法一方面派兩隻兵輪遠刁刁的在沽河開駛那礮臺上開礮打來總沒一彈打著一方面派一萬洋兵抄出天津後路由北塘

登岸人似潮流，槍如雨點，避著者生，當著者死。後路又沒有防備，早從內港、新河一路血槽，殺到大沽的礮臺。後面僧王這時手慌脚亂，陣旗一動，前面的兵輪知道著手，也就奮勇猛攻，不消幾個鐘頭，可惜一座銅牆鐵壁的礮臺，又被洋兵奪去。十八尊紅衣大將軍，竟完全落於聯軍之手。僧王急得要拔劍自刎，却被義子陳國瑞抱住，因此得了性命。這次聯軍是毫不客氣，既得過礮臺，便水陸并進，趁勝占據張家灣。看看離京不遠，京城得著警報，好似半空中打個霹靂，一面預備挑之天天，一面却飛召各路勤王。這時統兵最近的莫過山東勝保，勝保奉到勤王詔旨，自然不分星夜，趕到通州，却值僧王敗駐通州。朝廷又派大學士瑞麟出京，與僧王會談。這時敗軍之將，何足言勇，雖有張曜、陳國瑞亦無可作戰。加之洋人軍火厲害無匹，勉強開了兩陣，把一個通州要隘，又完全讓給聯軍。敗信到京，那端華肅順是唬得屁滾尿流，躲著不敢見駕。好個咸豐帝寬宏雅量，忙傳諭二臣不必畏罪，事已如此，趕快入宮商量別計。兩人得信，自然趕著見駕，跪地碰頭。這個當兒，恭親王奕訢、醇親王奕譞、鍾郡王奕詝、孚郡王奕誼、怡親王載垣，還有別的王公大臣，貝勒貝子，文武百官，都齊集勤政殿，有建議，保守北京，待諸路勤王的有建議，暫避熱河的。皇上因說朕的主張已定，戰既不得守，又不能要像明崇禎帝弔死煤山，朕亦不忍出此。（忽照應最遠書目，用筆不可捉摸）且洋人非李闖可比，朕想他是易來。

易去的如今不著痕迹，借個木蘭秋狩爲題，權到熱河，似無不可。諸臣聽得聖諭如此，何敢多言。當由皇派端華、肅順兩個隨駕，雷著恭親王奕訢在京代攝國政，怡親王載垣暫與襄助，其餘辦事各臣一半駐京，一半扈從。所有瑞麟、僧格林沁，可一同駐兵海淀，保護著圓明園，能於和議速成，朕便當早早回鑾，以繫重望。恐怕是希望難繫，此去不得回京。吩咐已畢，御袖一拂，先行退入坤寧宮，來與鈕鈷祿后說明辦法。皇后是不便阻撓，忙招呼總管太監李春榮，連夜摒擋。但是這裏坤寧宮辦事是有秩序的，甚麼貴妃、宮嬪，是列入名冊的一個，逃跑不了，爲最圓明。那廂是一盤散沙，除得那拉妃住在綠天深處，事事還有個歸著其餘的小脚漢裝，已被那拉妃蹂躪不堪。其中有死的、有活的、有跟人逃跑的、皇上平時也不去查點，在下好有一比比如頭花，到得花開的時刻，皇上便一盆一盆的搽出來嗅嗅香味，玩玩色采，一經嗅過，玩過便擲在一旁罷了。（比喻確實）至於皇上注意的四春小脚，蘭蓋南城等，久久亦不甚寶貴。那牡丹春好著旗裝，趁這亂烘烘當兒，他竟硬著膽子騎馬溜走。那海棠春因暗地裏思想情人，懶懶成病，早在三個月前玉殞香消。杏花春是個婢女，專好蓄積私財，這銀錢不是件好東西，能令人生，能令人死。杏花春因死守銀錢，不去據說，後來園子一破，他是人財兩空。這也怪可憐的。陀羅春原在祥雲庵爲尼，此次也不會隨駕北行，後來洋兵進園，倒覓個投河自盡。那

小脚蘭原係母女五人住在一起。他們消息最靈，手眼最敏，得著皇上往遼、熱、河、泮、息、隨、卽、散、給、人、些、金、銀、買、通、關、節，早有人保險出園。後來姊妹四人聽說俱嫁與顯官爲妾。張太太也得個倚靠。那蓋南城、冰、花、他、更、有、條、內、路、他、的、丈、夫、黃、阿、桂、原、在、饗、儀、衛、供、職，今、日、得、著、鑾、輿、北、狩，信、息、由、阿、桂、做、些、手、脚、帶、了、兩、個、心、腹、假、傳、聖、旨、混、進、園、來，找、到、他、髮、妻、所、在，公、然、背、馱、著、就、走、這、時、候、園、子、裏、來、往、人、多、也、沒、人、盤、查、在、下、交、代、明、白、不、然、閱、書、的、要、怪、編、書、的、找、抹、不、清、呢、（結、過、一、邊、）閑、文、少、叙、單、講、那、拉、妃、坐、在、綠、天、深、處，得、著、皇、上、意、旨、知、道、要、即、日、離、京、忙、的、火、速、摒、擋、正、在、指、揮、宮、監、不、知、他、那、個、表、弟、榮、祿、從、何、處、闖、來、這、榮、祿、今、年、已、是、二、十、七、歲、妻、房、已、娶、却、生、得、態、度、風、流、非、常、脫、俗、一、百、忙、中、忽、然、叙、出、榮、祿、的、是、管、前、照、後、之、筆、）那、拉、妃、忙、的、笑、逐、顏、開、說、你、從、那、裏、來、的、你、來、得、正、好、嗜、正、不、放心、家、內、踏、的、母、親、好、嗎、嗜、個、妹、子、蓉、兒、嫁、給、醇、親、王、踏、也、不、能、走、動、嗜、的、哥、子、桂、澐、在、家、幹、些、甚、麼、你、可、告、給、嚙、聽、你、的、母、親、還、好、你、家、哥、子、榮、福、又、在、家、作、何、事、體、可、一、總、說、來、（這、一、串、子、話、夾、七、夾、八、總、是、兼、叙、帶、補、無、一、漏、筆、）榮、祿、回、說、表、孀、在、家、很、好、家、母、亦、好、表、兄、同、嗜、的、哥、子、在、家、沒、有、事、做、嗜、今、癢、長、到、二、十、七、歲、在、家、晃、出、晃、進、娶、房、家、小、祇、是、養、他、不、活、現、在、恭、喜、阿、姐、已、有、了、皇、子、將、來、登、著、大、寶、阿、姐、是、母、以、子、貴、俗、說、一、門、有、福、怕、不、九、族、沾、恩、嗎、做、兄、弟、的、聽、得、京、城、戒、嚴、皇、上、不、日、北、巡、一、

定阿姐是要跟隨大駕的。此來有兩種意思。一者是不放心阿姐。二者想趁此機會胡亂討個差事。當當不知阿姐能提拔否。真是對答如流。當下那拉妃因把胸口一拍說：兄弟放心。這事在階榮祿趕上單落膝打個跽兒。隨即退下。不消多講。那拉妃趁著裝忙畢。趕的入宮運動皇上。便派榮祿做個散秩大臣。此回鑾輿北狩。記得是咸豐十年八月初八。從行的是皇后鈕祜祿氏。懿貴妃那拉氏。阿哥載淳。醇親王奕譞。鍾郡王奕詒。孚郡王奕譔。軍機大臣端華。肅順。皇子師傅李鴻藻。并新派的散秩大臣榮祿。一路浩蕩出京。出關來到熱河。暫駐避暑山莊。我且不提。一摺過一邊。單講恭親王奕訢。奉旨留守京城。代攝國政。依著咸豐帝計畫。使調端麟和僧王。將神機營改駐海澱。保護著圓明園。其時聯軍的大營駐紮通州。恭親王急於議和。當派怡親王載垣做個和議大臣。用御史陳鴻翊學士郭嵩齋隨王參贊。趕到通州。先由陳郭兩人去會主帥額爾金。那額爾金對著陳郭二位。到還客氣。說是我們聯軍此次舉動。係由貴國翻悔和約。現在沒有別話。第一將兩廣總督黃宗漢撤任。駐京的僧格林。沈要嚴行懲辦。第二是履行前約。添設幾次通商口岸。多賠償我們幾千萬兵費。祇要做到甚麼事都好商量。巴夏禮也就在旁插言說：貴國朝政是出爾反爾。那端華。肅順要糊塗到甚麼地位。我們外國的厲害。他還領略不够嗎。前年打破廣東。上年打破天津。毫不費吹灰之力。我們是尊重和約信用。

貴國。偏。偏。貴國。聽。信。幾。個。渾。蛋。攔。言。出。爾。反。爾。要。將。和。約。破。壞。人。而。無。信。不。可。爲。人。國。而。無。信。又。何。能。立。國。嗎。如。今。我。們。主。帥。所。提。出。的。條。件。要。限。四。十。八。小。時。答。復。過。了。時。限。不。能。答。復。哼。哼。那。就。取。定。你。們。的。北。京。了。陳。郭。兩。人。笑。了。一。笑。說。這。事。不。必。負。氣。貴。國。有。貴。國。的。辦。法。敵。國。也。有。敵。國。的。辦。法。朝。廷。就。是。件。件。依。允。那。百。姓。不。行。恐。怕。還。難。辦。到。呢。（言。之。得。體。預。伏。後。書。火。燒。教。堂。戕。殺。教。士。種。種。）說。罷。使。起。身。告。別。兩。人。回。見。怡。親。王。當。將。額。爾。金。的。提。議。條。件。巴。夏。禮。的。限。日。答。復。備。細。說。了。一。遍。諸。位。想。想。這。載。垣。同。端。華。肅。順。僧。格。林。沁。本。是。一。氣。聽。得。洋。人。如。此。要。求。如。此。強。硬。那。能。忍。受。當。下。眉。頭。一。縷。計。上。心。來。差。個。心。腹。寫。了。密。函。約。僧。格。林。沁。趕。緊。領。隊。前。來。一。面。招。呼。陳。鴻。翊。郭。嵩。燾。仍。至。敵。營。爲。說。諸。事。總。可。磋商。但。請。巴。夏。禮。過。去。有。要。言。面。叙。依。著。額。爾。金。意。思。不。令。前。來。怕。生。別。的。岔。枝。轉。是。巴。夏。禮。抱。著。奮。勇。說。兩。國。議。和。彼。來。此。往。總。是。有。的。我。去。我。去。總。不。會。輸。給。與。他。說。著。趕。騎。了。一。匹。馬。帶。領。一。二。十。個。洋。兵。同。著。陳。郭。二。人。來。會。怡。親。王。怡。親。王。非。常。客。氣。在。一。座。行。臺。特。地。備。的。西。餐。酒。是。用。的。潑。蘭。地。坐。席。既。定。略。敬。數。杯。怡。親。王。託。詞。更。衣。忽。然。有。個。軍。官。把。紅。旗。一。甩。霎。時。一。聲。胡。哨。蜂。擁。出。許。多。軍。隊。明。刀。亮。械。上。來。巴。夏。禮。知。是。不。對。也。就。挺。著。身。子。拏。出。手。槍。辟。辟。扑。扑。放。個。不。了。要。曉。得。槍。彈。子。是。有。數。的。槍。彈。一。完。早。有。人。圍。攔。上。來。七。手。八。脚。把。個。巴。夏。禮。捆。起。（原。來。如。此。妙。計。）帶。

來的洋兵一個不曾放走。這回鴻門設宴，活捉沛公在載垣，以為操著勝算，用盡心機，惟獨陳鴻、郭嵩、齋兩人，大不謂然。此時僧格林沁亦到，兩人忙對怡王僧王說：「這巴夏禮是個議和要人，今被我們捉拿，豈不是破壞和議嗎？」外人如何甘心防著洋兵，即來怡王同僧王笑了一笑，因說：「嚙們自有辦法。」於是將巴夏禮押送入京，兩王同著陳郭二人，也便退回不談。單談額爾金守候巴夏禮，久久不回，怕的有變，急急派人偵探，及至探子報明情節，額爾金這一怒非同小可，忙把書記員龔孝拱找到，嘴裏嚷說：「這些胡虜一點謀和誠意沒有，你先生看是如何進行？」孝拱說：「不消說得大動干戈，額爾金說：『如此我們定明日進兵。』這一次殺上北京路上，沒有一些阻隔，依額爾金的主張，是要攻破京城，打他個地坍土平，轉是龔孝拱解鈴，忙忙進言說：「我有一句動問主帥，奉著大英國的命令，是來奪取滿清江山的，還是來定約通商的？」（一語破的）額爾金被這句詰問，因說：「我們四國聯軍，其宗旨與那太平軍搶匪不同，他們或有帝皇思想，或抱強盜主義，我們不然，祇要在中國開闢商埠，發展些勢力，擴張些範圍，罷了。孝拱說：「既然是這個宗旨，且不必圍攻京城，那清室精華，全在海淀，個圓明園，便是瑞麟、僧格林沁的重兵也駐紮海淀，我們趁這個當兒，包抄海淀，不放瑞麟、僧格林沁逃走，能够佔據著圓明園，園內金寶財帛收羅不盡，名花豔色亦享受不盡，在下却有一件要求，額爾金忙問：「你要

求甚麼。孝拱因嘻嘻的笑說：我不要別的，我要將園內的艷色名花儘我挑選罷了。（原來龔孝拱跟著聯軍一路獻些條陳，專門爲此的是殺才。）額爾金笑了一笑說：你這沒魂的東西，我可是替你做了粗物了。當即依照辦法，立刻指揮四國聯軍來包圍海淀。那瑞麟和僧格林沁見著洋兵到來，自然是竭力抵禦，無如一敗再敗，軍心惶惶，立脚不牢，被額爾金輕輕巧巧唾手得了圓明園。縱兵在園子裏大搜三日，龔孝拱是尤爲入細尋找，腦經中所印像的一般驚才絕艷都杳如黃鶴，不得不擄掇些敗柳殘花以及庵觀的女尼，聊充飢渴，倒是四國聯軍所捆載的箱籠財帛著實不少，未了搜無可搜，便趁勢轟轟烈烈放起一把火來，將乾隆六十年的慘澹經營以及咸豐朝的最新點綴都燒得無影無踪，豈不是可痛可惜嗎？不談洋兵燒去一座圓明園，屯紮海淀，單講代攝國政的恭親王奕訢，因著和議不成，洋兵猖獗，前日捆著巴夏禮來京，他是很不謂然，不過以人旣捆到，只好權寄在刑部天牢，叫尙書趙光好生看管。比因洋兵又火燒圓明園，佔據海淀，因把怡親王載垣、陳鴻勳、郭嵩燾三個找來問說：這事原是我們來得鹵莽，如今計將安出？還要請教高明。載垣是俯首無言，鴻勳嵩燾當即一齊進言說：往事也不必深究，某等窺彼主帥額爾金的意思，到出於誠意謀和，不過所提條件較前爲難，依某等意見，不妨先行運動俄美兩國，由俄美去疏通英法，比如民間買賣田地房產也要得。

個○中○人○礎○議○價○目○方○可○成○交○恭○親○王○連○連○點○首○稱○是○當○即○特○派○陳○郭○二○人○去○分○別○運○動○按○計○進○行○諸○位○須○知○中○國○信○用○已○失○這○次○陳○郭○進○行○著○手○是○很○費○周○折○的○所○幸○聯○軍○方○面○早○有○人○從○中○調○解○這○人○非○別○就○是○由○滬○同○來○的○龔○孝○棋○孝○棋○來○意○滿○望○攻○破○圓○明○園○可○把○甚○麼○牡○丹○海○棠○杏○花○陀○羅○四○春○及○小○脚○蘭○蓋○南○城○一○網○打○盡○無○如○秀○才○福○薄○酸○味○難○濃○一○個○不○得○到○手○因○又○死○心○蹋○地○的○勸○洋○人○息○兵○恰○恰○額○爾○金○正○同○噶○禮○商○議○進○兵○方○略○孝○棋○因○進○言○說○這○事○不○可○孟○浪○早○晚○清○廷○必○然○遣○人○議○和○必○然○是○恭○親○王○奕○訢○出○面○額○爾○金○說○如○果○奕○訢○出○面○那○到○可○以○相○信○的○彼○此○正○在○談○論○早○有○洋○兵○擊○兩○張○名○帖○進○來○額○爾○金○取○過○一○看○一○是○陳○鴻○翊○一○是○郭○嵩○燾○字○迹○有○核○桃○般○大○不○由○得○勃○然○動○怒○說○這○兩○個○渾○蛋○又○來○了○前○日○是○他○倆○將○巴○夏○禮○賺○去○如○今○又○來○一○定○不○懷○好○意○忙○叫○左○右○替○我○預○備○繩○索○將○這○兩○個○狗○頭○捆○了○這○時○龔○孝○拱○雙○手○齊○搖○連○說○不○可○不○可○清○廷○野○蠻○難○道○主○帥○也○跟○他○野○蠻○嗎○凡○事○要○見○機○而○作○噶○禮○也○便○從○旁○勸○阻○一○聲○說○請○早○有○人○將○陳○郭○二○位○引○著○進○來○彼○此○主○客○坐○定○由○陳○郭○二○位○先○行○道○歉○額○爾○金○因○指○著○龔○孝○拱○對○陳○郭○兩○人○說○這○位○龔○先○生○是○你○們○中○國○文○學○家○可○見○過○沒○有○陳○郭○二○位○一○齊○起○立○問○明○籍○貫○姓○名○才○知○道○是○仁○和○龔○定○厂○先○生○的○世○兄○忙○說○失○敬○失○敬○孝○棋○因○說○二○位○到○此○自○然○是○重○中○和○議○的○這○裏○議○和○條○件○也○沒○的○苛○求○即○請○政○府○查○照○履○行○第○一○先○將○巴○夏○禮○密○司○特○送○回○凡○事○總○好○商量

陳郭齊聲應說。那個自然。當下龔孝拱又把二人邀入旁廂。密密切切的傳授些議和方法。編書的聽者。我有一句動問。這陳鴻翊郭嵩燾是中國人。龔孝拱也是中國人。中國人同中國人密切談心。那外國人豈有不動疑的嗎。要曉得孝拱是在這理。有職務的洋人。不相信他。也不替他雙方介紹。洋人既相信得過。任憑雙方秘密談心。也不生疑忌。但是孝拱傳授議和方法。是指示陳郭兩位一條明路。叫他倆去見美人陸德明。俄人畢爾庚有了俄美居中調停。不愁和議不成。中國還不致過於喫虧。陳郭兩位明白這點。自然回報恭親王。一面先將巴夏禮提出天牢。用鼓樂綠呢大轎。將彼擡回。一面由陳郭二人往拜陸德明。畢爾庚。請其調停和議。諸位須知英法俄美四國聯軍。是各有各的心路。自從道光二十二年立下五口通商條約。英國所享權利最大。其次法國。前番桂良花沙納到彼議和。本由俄美出任調停。不過草議已成。不及換約。此回舊事重提。兩國自然是趁此時機。取個平均發達。這次天津和議。算來中國不大喫虧。議定賠償英國兵費是一千二百萬。法國兵費是六百萬。割讓之地。在南有九龍。潮州瓊州臺灣。在北有天津牛莊烟臺。在中又有漢口九江。總計租借通商要埠。一共九處。這九處總由英法俄美四國自行支配。還算美人陸德明。俄人畢爾庚格外要好。不會向政府另索賠款。此一回戰事結局和議告成。却係恭親王獨力主張。不再用載垣攔入草約。既定。隨即走報熱河皇上。

是沒甚推敲。當即加蓋御璽（點明御璽）交換正式約書。額爾金從此遵約退兵。同著噶禮陸德明畢爾庚陸續開去兵輪。各回各國。那翼孝棋仍然隨著巴夏禮到滬。充當他個書記。不在活下。（結過聯軍）却說恭親王既代攝朝政。所有一切軍國大事。自然提振精神。照舊辦理。舊有的山東駐防仍著勝保前去。舊有的天津駐防仍著僧格林沁前去。那討賊事宜仍責成曾國藩督辦。官文會辦。其餘的將帥是有功照賞。有罪照罰。布置粗定。又特派怡親王載垣趕到熱河行宮請訓。載垣到得熱河。不即見駕。先溜到端華肅順那邊。探一探皇上消息。端華肅順見著載垣。一齊笑說。你來得正好。你知道皇上已經成了色癆嗎（伏根）終日價茶不思。飯不想。御醫王友梅連進了幾帖湯藥。喫下肚祇是無效。嚙們想想。這癆病如何會好。他伯伯還不安分。還抱著那拉妃日日開心。照此瞧來。多則半年。少則三月。必然是要龍馭上賓。倘若上賓以後。必然談到繼統。那層嚙倆想著。國家多事。不能抱擁幼君。那阿哥載淳年僅七歲。這問題要打消的。至於兄弟及本朝無此先例。甚麼奕譞奕給奕。讓休生妄念。說到這裡。兩個人四隻眼睛齊向載垣臉上一覷。說你個氣色很好。你這班輩算是皇上的姪兒。天下多故。國立長君。哼哼。到得那時。除你載垣。又誰個能登大寶呢。正是

帝未升遐

謀及繼體

權奸當國

用心如此

評曰。此一回書是專叙聯軍入京之禍。其中一波一折。愈逼愈緊。不因僧格林沁之狃於小勝。端華肅順之肆意狂言。何至聯軍去而復來。既來矣。不撤北塘之備。那一座銅牆鐵壁的礮臺。又何至落於聯軍之手。然如誠意和尙不難於就緒。乃怡親王竟師心自用。以計捆縛巴夏禮。庸人誤國。不至破敗決裂不止。

將叙火燒圓明園。先把園中人物一一交代清楚。此係編者不肯脫略處。至於寫那拉妃擗擋一切。忽然來個榮祿。這榮祿固然是光緒朝的要人。然於咸豐之末。同治之初。彼已漸露頭角。如此時不叙。直待下回兵拒肅順。方始出面。固屬用筆唐突。亦覺太無情理。看他得空即補。前後照應。無不從容。

和議中間插入個龔孝拱。却專爲與陳鴻翊郭嵩燾接洽。然亦非無稽之談。

叙載垣前往熱河請訓。忽碰見端華肅順。講出一大篇如火如荼如茶之文字。固然是預伏下文。然此回書得此收束。亦覺到底翻空出奇。意不平衍。

第九十五回

熱河駕崩三奸謀國

北京政變兩宮垂簾

那怡親王載垣。同端華肅順。正講得興高采烈。預備將來事成之後。如何安置黨羽。如何排除異己。如

何選色徵歌如何窮奢極欲講到得意忘形載垣竟然哼起西皮拍起搖板高唱那爲王的做法江山風調雨順這順字唱了不曾過門早有個宮監過來說主子傳見快去快去載垣因對端華肅順說噤便同你倆一陣走走何如兩人忙說好的好的於是三個人一齊進宮見著皇上皇上對著端華肅順笑了一笑便把眼睛瞟著載垣說你打那理來的現在京城內風還調嗎雨還順嗎載垣聽了忙的除去帽子跪地碰頭將一個腦瓜子碰得皮都破了口中連稱不敢不敢臣姪死罪死罪（賊人膽虛活畫醜態）皇上不覺哈哈大笑說你發瘋嗎那風便不調雨便不順是朕的不德致違天和於你何罪原來皇上是關心年歲隨便問話不料載垣誤會其意以爲遮才一舉一動通被皇上偵知故爾情虛竟至叩頭搗蒜今見皇上如此解釋忙又轉口說京城裏風是調的雨是順的不過那座圓明園被洋兵燒了臣姪不能救護該死該死皇上又笑說那是瑞麟同僧格林沁不知與你無干你來爲著何事載垣忙說是恭王奕訢派臣姪見駕請訓皇上又問說奕訢屢次疏奏請朕回京你瞧朕是回京好不回京好載垣一時不好回答轉是肅順插言說現在洋兵雖去京城未能恢復原狀不如等待來年皇上說然則一切朝政便委託恭王嗎肅順因說主子如不放心何不把穆蔭匡源杜翰進佑瀛四個軍機一齊調來朝中小事由著恭王處理至於軍國大事統歸主子做主便是主子嫌煩臣與端華當然效

點犬馬皇上笑說好了有了你倆一犬一馬朕甚麼事都可放心了你倆替朕想想新年在即朕特招呼你倆過來要想些法子在這行宮點綴點綴端華肅順齊說這却不難第一叫在京文武官來此朝賀第二叫本科恩榜進士前來朝考第三挑選在京及非在京的名伶排演些新鮮戲劇以助興味皇上大喜光陰易過一眨眼已是咸豐十一年了到得元旦甚麼在朝文武由軍機大臣穆蔭等領班入賀新科狀元點選了鍾駿聲領著一班新進士齊赴瓊林宴那末戲劇中出色名角便數到甚麼金俊生了汪桂芬了余三勝了做了許多拏手好戲把個皇上樂得癆病消除但是皇上病體輕鬆又不無拏著那拉妃不時解渴這一解渴不打緊不料貪歡過度舊病復發皇上在這病中不無思想回鑾外面恭親王是迭疏敦促內面鈕祜祿后亦勸駕過回皇上主意決定特派散秩大臣榮祿料理一切預備啟行這個當兒載垣是第一著急眼見得到手江山又要發生變化端華肅順也彷彿熱鍋臺上螞蟻急得只是團轉到底肅順機智較高忙忙想個法子找出那御醫王友梅來串同一氣爲說現在御體虛弱不堪勞動一面又運動軍機大臣杜老三杜翰叫他上個奏摺聲稱賊氛未靖京城時有宵小潛伏請皇上暫緩回鑾適值皇上又添了怔忡吐血的症勢肅順因趁機進言說那京城氣候不抵熱河現在將及暑期往日價高宗純皇帝一到五日便至山莊避暑現今該是避暑時候如何又趕回冒

暑還以不動爲是。肅順勸過一番。又是端華剗切挽駕。皇上因此也不想回京。病勢是日重一日。到了七月初旬。忽然咯血不止。一陣昏迷。來汗如雨。喘氣如牛。這個牛却被一犬一馬所誤。然而孽由自作。誰叫他貪色亡身。其時鈕鈷祿后那拉妃侍疾御榻。瞧出皇上如此情形。料是不起。因哭泣著跪請皇上早定大計。皇上點一點首。一面飛召恭親王奕訢來受顧命。一面招呼端華肅順載垣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等。齊至御榻口授遺詔。當立阿哥載淳爲皇太子。時皇太子載淳年齡雖小。一聞詔旨。跪至榻前。卽放聲大哭。父皇父皇的叫個不止。咸豐帝已是欲哭無淚。畢竟害癆病的人心底。閉白當叫那拉妃走開。因另寫了一紙遺詔。交給鈕鈷祿后。并厲聲說。此種賤貨將來必爲國患。你可照旨施行。說罷。氣急痰湧。又昏昏暈倒。諸位必有一句問我。這遺詔爲著何事。所稱賤貨。又指著何人。我却不能隱瞞。這賤貨不是別個。便是那拉蘭兒呀。呀。這就奇了。咸豐帝既然寵愛蘭兒。何以稱他做賤貨。又何以要置諸死地。要知道狐媚伎倆。在庸主可爲其所愚。咸豐帝并非真正糊塗。在世貪戀其色。驚賞其才。死後又惟恐以色迷人。以才買禍。故簡直寫道。遺詔交給鈕鈷祿后辦理。然而皇上還不能算做明白。他能覺悟到那拉蘭兒終久爲禍。獨不能慮到端華肅順載垣這三個禍團子就在目前。目前三人出官。不忙別的。第一個是載垣預備擇吉登台演唱。那取成都一幕。第二第三個是端華肅

順兩人分頭運動。那班生旦淨丑脚色，一齊立即開鑼唱戲。這時却忙壞了散秩大臣榮祿。他得了這個消息，趕急入宮報知那拉妃。由那拉妃又報知鈕祜祿后，正在倉皇失措，忽報皇上神色大變，趕至御榻，已是一口氣不來。龍馭上賓，後人有句云：

內憂外慮逼入來，鎮日難逢笑口開。
雲捲西南方掣電，兩行東北又轟雷。
匆忙御馬邊塵走，零落名花上苑埋。
準擬回鑾回不得，六龍失馭哭聲哀。

這個當兒，哀者自哀，樂者自樂。除得醇親王鍾郡王孚郡王與皇上有手足關係，那一種傷心，是不必交代的。其餘如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等，早同載垣、端華、肅順三個渾蛋混做一起，祇有師傅李鴻藻同散秩大臣榮祿，是不受運動。却時時瞪著眼睛，伸著頸項，墊著脚尖，盼望那恭親王奕訢到來。所幸事不遲緩，在大行皇帝咽氣的第二日，奕訢已由京城趕到熱河，到得行宮，自然孝服哭臨。一班王公大臣、軍機要人，也陪著王駕恭親王舉哀成禮之後，內面鈕祜祿后那拉妃，即行召見恭親王，問召方欲起身，早是端華、肅順上前攔阻說：此時國喪未辦，大事未定，如何胡亂行動？恭親王冷笑一聲，說：怎麼叫做胡亂行動？皇后是個國母，有召焉敢不遵？端華、肅順無話可答，轉是杜翰搶前嚷說：在禮叔嫂不通問你這句書，難道不曾讀過嗎？肅順因接口說：對呀對呀，現在皇后皇妃年輕，新寡這瓜田

李下之嫌。也是要避避才好。恭親王受了這些言語，也就說了句領教領教，端華肅順趁勢就將恭親王拴出，特設了一所行臺，將王駕安頓在內，還虧榮祿從中做些手脚，偷偷掩掩將恭親王引著進宮。這一進宮，由鈕祜祿氏那拉氏摻出，皇太子載淳哭哭啼啼，說個長篇大套，恭親王因問現在皇上御輿放在那裏，那拉氏因說此件重要物事，由嚙預先藏起（很有見識）恭親王連連點首說有了。這件嚙們才好辦事，隨即密召軍機章京曹毓瑛進宮，由宮內酌定辦法，一邊授意，一邊起稿，稿成。膽真用蓋印，整整忙了個通夜，然後出宮，好個恭親王，決定大計，不動聲色，仍然覓回行邸，方才坐定。早有穆蔭匡源起來談話，窺探意旨，恭親王是毫無表示，二人因說今日大家預備在朝開個會議，我倆特來請王出席，恭親王忙問這是誰人意思，二人齊說現在皇上新崩大局未定，這善後會議是不可少的，恭親王略略點首，穆蔭匡源也不多話，候著王駕一齊入朝，到得政事堂，早是端華肅順景壽杜翰焦佑瀛各就席次，單單不見怡親王，載垣因今日會議是專爲載垣要擇吉登台，故避嫌不到。大家坐席已定，由景壽跳個傀儡，先行報告意見，說是國家不幸，皇上升遐，當此風雲緊急，萬方多故，嚙們同爲顧命大臣，恭親王爺雖不在其列，然以先皇兄弟至親，曾經委託攝行國政，故與此會亦有關係，特此請來參加，恭親王正欲發言，早是肅順大聲說現在國家是危險，達於極點，外面的毛賊鴟張

擒匪跋扈洋人個交涉事事棘手如照先皇的遺命定立阿哥載淳繼體卽位這主少國疑如何能延長大清的命脈階們是能力薄弱擔當不起趁此哀詔未發喜詔未頒大家須得個從長計議一席話未講完那軍機大臣杜翰早將頭扭了一扭說了聲明公所言極是以歷史眼光看來那宋太祖何以不傳位與子而傳位與弟也就因爲四方多難主少國疑倘然立了幼主怕的要蹈周世宗個覆轍由此想來這大行皇上的遺命是儘可變更儘可通融的肅順聽到這理不覺把右手大拇指一豎說杜老三畢竟是文墨人講出話來透切不過是當朝第一個奸漢子原來杜翰係杜文正公受田的三兒子所以肅順稱呼他杜老三這時杜老三將話講完那端華更不怠慢忙說嚼們個意思要推戴怡親王載垣這載垣算是先皇的姪輩以姪繼叔名正言順大家瞧是對與不對當下穆蔭匡源焦佑瀛三人也就一口同聲說對的對的二公爲天下安危起見也不是一味徇私有何不對這一席朝堂會議明明是串成一局恭親王這時是明知故昧好在許多密詔已揣在懷內任憑衆口喧囂祇說了一句這事關係重大未可草草行事（含糊得妙）但是熱河非辦喪之地如今大行梓宮要趕往北京由北京先頒喜詔後頒哀詔凡事才得個妥當此時且秘不發喪就請端肅二公在此摒擋一切好在嚙們都是同心爲國都以國家宗社爲前提爲最打起精神幹事才好端華肅順齊說照呀照呀一方面

忙辦喪事。把個咸豐帝金裝玉裹的安殮。一方面忙奉移梓宮。這其中千頭萬緒。各有各的心計。各做各的手脚。（二語包括一切）爲最恭親王。因有要事在身。趁這百忙之中。早已人不知鬼不覺。趕回北京。那散秩大臣榮祿。也跟着走了。那拉氏帶著幼主載淳。亦秘密行動。溜回北京。不消講。待一方傳國御璽。自然做了隨身法寶。這理祇留著鈕祜祿后。醇親王。鍾郡王。孚郡王。照料一切。那怡親王。載垣。儼然做了皇家孝子。（活活做夢）同端華。肅順。是寸步不離。偏生鈕祜祿后。也會用些籠絡手腕。對於三人。是非常親熱。非常客氣。不問大事小事。必叫載讓。載詭。去請示辦法。這三個渾蛋。睡在鼓裏。方以爲皇上死了。皇后便算了。主體轉是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四人。有些覺察。當由杜老三來見端華。肅順。勸其趕快入京。那肅順聽了。連嚷說。老三的話不錯。嚙們不可失著。轉是端華從中攔阻。說嚙們已經布實。安當。誰個不是嚙們心腹。怕他怎的。而况那拉妃。那人嚙是相信不過的。（出語蹊蹺）原來端華與那拉氏。曾經眉調情。在皇上有病的當兒。端華不時進宮。遇著那拉氏。便問話答話。端華本生得漂亮。且與穆彰阿沾著親誼。曾經在穆彰阿家。見過蘭兒兩次。比因舊雨重逢。自然發生情感。何況蘭兒又生性風騷。對於端華。加以青睞。却是有的。記得咸豐帝臨咽氣的當兒。端華還取出隨身金銀與蘭兒比對時辰。彼此還很很釘了一眼。（補叙前文未及）這一眼不打緊。把個端華弄

得神魂顛倒成了片面思想。因著片面思想忘却切身禍患。唉。唉。這也是端華自作罪孽。今日誤事就在這點。這時肅順相信端華講話。便擁了兵衆。一路保護那大行靈柩。誰知這靈柩是個笨重不過的物事。一日祇行三四十里。便是連夜搬擡。至少也須十日。開外才得到京。一到京城。那個受著朝旨新經到任的步兵統領榮祿。已在各城門密密層層紮下軍隊。講這步兵統領。俗稱九門提督。在京能調度一切。在武職裏是第一把交椅。甚麼軍民人等。總要歸他管轄。他把各城門下了戒嚴通令。未及多時。端華肅順已奉著梓宮部下軍隊。已是離城不遠。榮祿忙的領隊出城。親自攔阻。端華却不出面。早是肅順大著膽子來會榮祿。榮祿令其解除軍隊。肅順不行。因大聲嚷說。咱們是顧命大臣。今日奉著大行皇上梓宮。難道還不准入城嗎。榮祿說。除却軍隊。儘管入城。肅順又嚷說。不行。不行。嚙。要問你。你是奉著何人旨意。榮祿說是奉著新皇上旨意。肅順又嚷說。新皇上是誰。榮祿笑說。你真個反了。大行皇上遺詔。不是叫你同端華等八位顧命大臣。擁立淳阿哥嗎。今日除得淳阿哥。還有誰能繼統。正位嗎。你的奸謀。現已敗露。說著。說著。隨在懷中掏出詔書。叫肅順跪聽。宣讀肅順那理肯跪。說是孝貞后（卽鈕鈷祿后）現在後面。咱們八個顧命大臣。一個不曾入京。這種詔旨。必由奕訢作威作福。嚙。只承認是張偽詔。給嚙。措屁股還嫌多了。幾個字呢。榮祿是聽不入耳。忙喝令侍衛們替嚙。將這反賊。

擊了侍衛更不怠慢。早如狼似虎的來。拏肅順。肅順方欲指揮隨帶的兵隊。誰知話沒出口。那宮殿的架子已被人拆散。雙手由人翦背起來。用繩索繫了。把個肅順急得暴跳如雷。連呼阿兄。端華。端華。祇是搖頭急忙趕到後面。向孝貞后駕前哭訴。孝貞后因說你弟兄突膽大了。大行皇上叫你們保護阿哥。你們如何安著歹心。欺負嚼們寡婦孤兒。這事還有天理嗎。端華知道話語不對。急得同載垣商議。阻喪不進。就此起兵。却好醇親王奕譞趕著過來。一面勸解。載垣一面止住。隨來兵隊。一面又催促。擡衆輿夫趕快入城。諸位須知端華肅順的失計。在迂緩寡謀。假使當日兩人是真有手段的。趁咸豐帝一邊咽氣一邊便在熱河召集內外蒙古諸王公額駙。實行廢立。轟轟烈烈大做特做起來。甚麼恭親王那拉氏。淳阿哥榮祿。一個不放走。開奪過傳國御璽。先發喜詔。後發哀詔。怕不是怡親王載垣穩登大寶嗎。幹這種廢立大事。要有那曹孟德司馬昭的才情。方能發手。如今一個端華。畱情那拉氏害著片面思想。一個肅順。養得肥頭肉腦。油蒙著心。斂跋扈有餘。機警不足。小聰明有餘。大見識不足。保個糊塗大王。載垣更是乳臭未退。胎毛未乾。眼見混入京城。一個個自投羅網。這是何苦而來。閑話少說。單講恭親王在行宮擬就的詔書。到京後是一件一件的發表。第一先下喜詔。尊淳皇子爲皇帝。尊嫡母孝貞后鈕祜祿氏爲慈安皇太后。尊生母懿貴妃那拉氏爲慈禧皇太后。以明年爲祺祥元年。第

二。後下哀詔布告天下。一體穿孝百日。第三將顧命大臣名義取銷。所有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先行革職。交部議罪。第四便是拏辦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肅順。這肅順是由榮祿拏獲的。剪擲以後。隨即打下刑部天牢。至載垣、端華、拏獲之後。却交與宗人府看管。諸位必有一句問我。這三個皆係謀篡。要犯且肅順與端華又是同胞兄弟。何以載垣、端華交押宗人府。獨肅順打入刑部天牢。豈不是待遇不平嗎。要知道王爵世襲一家。祇許一個如怡親王、鄭親王。在京城裏算做鐵帽子王。與國同休。很不可言。其他親王之後。即爲郡王。郡王之後。即爲貝勒。貝子。以次遞降。比如肅順祇能算做宗室。打入黃帶子、紅帶子。一類犯起法來。沒有情面可看。當然送入天牢。話既表明。這三人大逆罪名。還須經王公大臣按律決議。這時急其所急。且要把訓政的問題。叙個始末。原講第一道喜詔。已經聲明新皇帝即位。並尊嫡母生母爲皇太后。但是訓政的問題。猶未解決。一班有見識的大臣。如大學士文祥、尚書沈桂芬。均以恭親王奕訢辦事穩健。且在先皇手內已經代攝國政。按照歷史先例。在周有周公輔成王。在漢有霍光輔孝昭。今日之計。除却恭親王輔政。却沒有別的辦法。誰知慈禧后那拉氏。大不謂然。他原係金輪則天。轉世原心心念念要替葉赫部報復那。不世深仇。但是他沒有生著載淳。他也不敢作此妄想。既生載淳。或者其他后妃。亦有皇子。選擇未知誰屬。他亦不敢便。

生野。心無如皇子。祇有一個。一經皇上升遐。自然兒子做著皇帝。他是母以子貴。當然尊做皇太后。又何肯輕巧。巧將那權利放鬆。在耕咸豐帝咽氣當兒。他是一面同恭親王斟酌辦法。所有發出詔書。均係他的主張。惟訓政一事。他不好自家向恭親王明說。却暗暗授意榮祿。叫榮祿到京運動。不消講得榮祿到京。便吹風給一班都老爺。那些窮極無聊的都老爺。誰不想升官發財。早有個御史董元醇。首先上了奏摺。迎合后意。請求垂簾訓政。那拉后得了奏摺。來與慈安后斟酌。慈安后笑說。噲。噲。何必煩心。有了恭王奕訢。也就得了。那拉后連連搖頭說。姐姐錯了。噲們大清開國。因用著睿親王多爾袞。幾乎弄出偷天換日的事來。那時不虧博爾濟吉太后。不能消弭內亂。可憐可歎。那博爾濟吉太后。一定要下嫁睿親王。為著甚麼無非為的兒子江山。忽將遠事一提。固然照應前書。亦係口頭駁詰的最好資料。措詞入情入理。噲呢……那拉后講到這理。忽然頓口。慈安后當把那拉氏一瞧。說了聲。妹子。這月貌花容。到也不錯。那拉后知道調笑於他。因將臉色一沈。說姐姐。噲們這時須談些正經。慈安后因說沒有別的。且將姓董的摺本交與朝臣會商。其時文祥沈桂芬知道內而掉著玄虛。沒有話講。轉是尙書陳孚恩與新經由粵調回的黃宗漢。兩箇笨貨。合奏母后訓政。甚非所宜。不如責成恭親王奕訢。為是那拉氏閱到兩人奏摺。銜刺在心。偏生他手段狡猾。却將這本奏摺交與恭親王細閱。各

復恭親王。豈有箇不明白這點。隨即授意大學士賈禎。賈禎又聯合外臣勝保。具了箇切切實實奏摺。並引國初睿親王當國。諸多跋扈。不臣本朝。當引爲炯戒。又議及祺祥年號。意嫌重複。亦不妥當。趁此歷書未頒。還可更改。那拉后得了這起奏章。才算是心花大放。即自行動手。殊批說是該大臣等體國公忠。見識超卓。所有一切政務。當由皇上奉兩宮裁決。從十一月初一日起。准御養心殿垂簾聽政。改明年祺祥元年爲同治元年。這種訓政的詔旨。頒布出去。從此是時局大變。一位金輪則天的女皇帝。專斷兩朝的政治。有人說是咸豐以後。不虧這女主臨朝。還不能收復河山。幹出些中興事業。有人說是女主專制爲千古絕大流弊。蔡龍涎毒牝鷄司晨。總是破國亡家的先兆。講好講歹。在下也不與他辨駁。但是這箇當兒。由王公大臣已將三奸罪名議定。一律是大逆不道。沒有活罪。究竟載垣端華。因係宗室親王。不能不加恩賜他倆箇全屍。怎麼叫做全屍。便是一人賜給一條白綾。得以縊頸而死。至於那架宮鏡。肅順使不能討這便宜了他的罪大惡極。是定個凌遲處死。一到行刑日期。早由刑部尙書趙光將肅順提出堂。綁這趙光原係白晝的門生。當日監斬白晝。由肅順嚴重取誦。不得私毫通融。(應第九十一回)今日肅順的家屬也找出情面。多送賄賂。無如趙光是鐵面無情。不獨盞酒片肉一概捐免。便是擲赴法場。也不容劊子手爽爽快快的動刀。先給他凌辱苦楚。緩緩的截去左臂。然後才

斷他的右臂。又緩緩下掉左骹。然後才砍他的右骹。諸位想想那白獲受刑涼風過頂滾油煎心。不過一刀之苦。今日凌遲這肅順遷延到兩三個鐘頭。比那涼風滾油的苦痛。不知苦痛到甚麼地位。到後來。刺去肥頭。就由肅順的仇家。取去做夜壺。又把他槃槃大腹剖開。灌輸些桐油。松香。用火然起。可笑他綽號叫做宮鐙。此時便真箇點起宮鐙了。(管前照後了。却三奸)在下趁手交代。朝廷將三奸按律處寘以後。所有景壽。是派他看守皇陵。那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四箇是一起發往極邊充軍。便是尙書陳孚恩。侍郎黃宗漢。因著抗辨訓政一節。亦編排他倆與三奸同黨。一並革職問罪。這總算是那拉后的主張。至於訓政以來。朝內仍用恭親王奕訢做箇軍機首領。其餘賈楨。文祥。沈桂芬。曹毓瑛。亦派入軍機。那董元醇。是留在軍機學習。這更是行賞論功。籠絡朝臣的手段。至於京外的事體。却又分四種辦法。一是對於雲南回匪杜文秀。却責成那箇岑毓英。便擢升毓英爲雲南巡撫。二是對於洋人交涉。却派崇厚做通商大臣。駐在天津。又特設總理各國通商衙門。以桂良。文祥兩人爲總辦。部下司員。由軍機處挑選八人。專辦洋務交涉。三是對於勦捻事宜。仍然責成科爾沁王額駙。僧格林沁。及都統勝保。並以勝保奏請垂簾訓政。才堪嘉許。特賞穿黃馬褂。加做欽差大臣。所有多隆阿。德興阿。袁甲三。李續宜。諸路兵馬。統歸僧格林沁。及勝保調度。務期掃蕩捻氛。不留餘孽。四是對於太平天國的辦法。

一道上諭到了督師大臣曾國藩。說是洪逆據有南京。僭國僭號。已逾十載。該大臣訓練湘軍。所在戰功昭著。惟是賊一日不滅。天下一日不平。卽朝廷一日不安。該大臣須念主少國疑。寇氛不靖。兩宮日夕隱憂。繫念至切。諭到之日。仍希與湖廣總督官文安籌辦賊方。略務在一鼓盪平。先皇上有成言。如能削平大慙。功在宗社。利在國家。當不失封王之位。其餘出力將帥。亦不惜以五等之封量功。錫予河山帶礪。共此守監。克奏膚功。無任佇盼。欽此。國藩接讀這道朝旨。自然是感激涕零。當卽拜了奏摺。摺中入手頌聖。先將新君嗣統。得兩宮垂簾訓政。首去三奸。天下稱快。一陣恭維之後。然後敘述太平軍。雖由賊黨內閔。以後悍酋楊秀清。韋昌輝。雖死而江以南的鐵公鷄。江以北的四眼狗。仍是東衝西突。到處蹂躪。現在一雞一狗。固然鬧得六國不安。而賊中後起的李秀成。又復擾亂江浙。非常厲害。臣在未奉明詔之先。已統籌全局。分著三路進兵。第一路是派臣弟曾國荃。專取南京。不將僞都攻破。誓不歇手。第二路是派李鴻章。由上海新招洋將戈登。以兵克復蘇州。第三路是派左宗棠。率領勁旅。由獨松關。取道杭州。意在恢復全浙。以臣意料。大約攻克蘇杭之兵。其成功不出一年。攻克南京之兵。其成功不出二年。不過湘軍久戰。精力將疲。將來毛賊蕩平。恐又要另組別軍。以清捻匪。臣愚不克勝任。尙懇朝廷訓示一切。以便遵行。這封奏摺入京。當又由兩宮批答。說是該大臣公忠謀國。計畫妥

善殊堪嘉尚。著卽晉位爲武英殿大學士。這時國藩是出將入相。功在天下。名重一時。我要請問這老先生駐兵何所。所有部下的將帥。又戰到甚日月。唉。唉。唉。並不是編小說的好轉。那圈子也不是詳於此方。略於彼方。祇恨這一枝筆。是掉轉不及。記得從天國內。闕以後。書中便趕敘雲南。趕敘廣東。趕敘上海。天津。趕敘熱河。直到咸豐帝崩。駕同治帝卽位。兩宮垂簾訓政。然後歇手。試將手指輪算。輪算好。像到有三四個年頭。在這當中。要講無事。却又有事。要講有事。却又沒有大事。不過江南大營裏。損失一員上將。你道。上將是誰。便是那百戰百勝的張國樑。由此敘述特奇。唉。唉。唉。這國樑之死。不死於別人手裏。却死於大帥和春手裏。因著甚麼。因爲和春庸懦無能。而又性情猜忌。彼見國樑獨當一面。屢立戰功。因將勁旅。通同調集。丹陽。做自家護衛。祇分撥一二千老弱。給與國樑糧餉。又不按月照發子彈。又不充分接濟。其時國樑由鎮江築到龍潭的長圩。幾乎將南京城包圍過來。如果和春不調動人馬。不掣後跳。恐怕金陵克復。也不要等待。曾國荃那就可早日奏功了。誰知這一掣兵。營壘空虛。早被太平軍偵知。實在由著忠王李秀成帶領一班天兵。天將甚麼慕王譚紹洸。納王郜雲官。比王伍貴文。康王汪安均。寧王周文佳。都個個出馬。衝殺過來。正是

久。休。虎。咒。

突。圍。而。出。

所。向。披。靡。

禦。之。不。得。

評曰：此一回專叙文宗崩駕，熱河局變，垣無驚天動地之才，偏要仰仗端華肅順，做驚天動地之事。端肅二人亦不自量，居然一手承攬，以爲大權在握，所謀可就。範圍試問：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等一般人物，算些甚麼？杜老三咬文嚼字，便稱做第一個漢子，令人發笑。

平心而論，這次平定內亂，要推恭王奕訢功勞第一。設奕訢與三奸合局，或控制京城，自謀位置，則九五寶位可唾手而得。然而聞詔即赴行在，臨難不爲所動，不欺寡婦，不負孤兒，清室賢王當以斯人首屈一指。

那拉氏之躍躍欲試，已非一日。今竟天從人願，母以子貴，則垂簾訓政一幕，自必做到咸豐帝亦料及之。孝貞后亦明知之。雖手詔遺留爲將來防患之必要，其如金輪則天之現身，才高手辣，有非尋常人所能挾制。

誅奸以後，卽行賞功賞功以後，卽行叙入中原戰局。看他編述，却分四層：先行提調總綱，然後擢下第一二三層，却從曾國藩開始叙起。至叙出兵又分三路，却先從江南一路叙起。胸有成竹，故能叙次不亂。

第九十六回

張國樑孤身陷戰陣

程學啟專斷殺降王

却說李秀成統領太平軍共有五萬諸反王皆係能征慣戰此次由龍潭殺至下蜀一路衝坍的營壘不少那驍將虎坤元是陷在重圍被槍彈打丸提督張國樑見失了愛將忙著跨了坐騎提了雙刀由寶蓋山衝向西路誰知坐騎亦有靈性就在衝下山坡的當兒忽然兩隻前蹄向下一屈把個張國樑跌翻下來頭上的緯帽滾在一邊一顆寶石頂子跌得粉碎翎枝折斷這要算是不吉之兆然而英雄豪傑死生由命隨即將馬一拎打上幾鞭又跨身上馬舞動雙刀向西殺去却好忠王李秀成同他碰面相迎兩人彼此開名戰不多合李秀成是撥馬敗走早有譚紹洸邵雲官伍貴文汪安均周文佳一齊合攏上來原講太平軍有五萬之多國樑部下通共不過二千還是些老弱殘兵經不起這一陣廝殺一個個早做了刀頭之鬼祇剩了國樑一人一騎在重圍中橫衝直撞雖然那兩口刀舞得撥風相似槍彈箭鏃不能沾身然而馬骸馬股受傷不少畜生本通靈性在這萬急之時也想駛著主人跳出圈子無如力不從心闖過一層又是一層馬是力竭嘶國樑的刀法也使亂了門路這時腦後却受了一彈賊衆一聲吶喊國樑趁勢抱著馬鞍那馬不知那來的氣力斗然一竄竟竄出重圍勉強趕到了大營馬身一滾國樑昏跌在地霎時便嗚呼哀哉（了却國樑）這理人衆忙的收殮了國樑誰知太平軍早已占領了寶蓋山官兵是一哄而散李秀成唾手得了鎮江旣得城池又席捲的來撲丹陽可

笑大帥和春雖有重兵不敢抵敵。只落得桃之夭夭。奔走到常州去了。其時常州爲兩江總督駐紮之所。原先總督是放的怡良。那怡良原駐紮六合。六合有個溫紹原。到是一名戰將。因與四眼狗戰敗身亡。怡良失了靠背。遂託病奏請開缺。此種補叙亦不可少。彼時朝廷因改放了何桂清。講這何桂清係科甲出身。籍最壞的是膽小如鼠。奉到朝命不敢近駐江北。却遠刁刁的改駐江南。常州因甚駐在常州。彼以常州之西還有丹陽。丹陽之西還有鎮江。鎮江有張國樑。獨當一面。料定萬無一失。即使國樑有失。還倚靠和春做他個第二重保障。誰知事難把穩。如今張國樑是力戰身亡。和春是望風奔避。桂清早唬得屁滾尿流。心想這常州不能爲守。俗說三十六著。走爲上著。急急忙忙的跑到蘇州。好個巡撫徐有壬。是閉城不納。桂清格外慌張。又一溜烟滾到常熟。誰知常熟也是照例給他個閉門羹。這一個當兒。一位堂堂制軍彷彿是喪家之狗。漏網之魚。一般。虧他有副面龐。溜到上海。住未一月。已是煌煌朝旨拿京辦罪。這類庸臣誤國殺之不足。刷之有餘。編書的也不去理他。單講李秀成過了丹陽。又撲攻常州。比時何桂清雖去。却還有兩位戰將死守城池。一是湖北提督王浚。一是壽春總兵熊天喜。這一王一熊。都由何桂清奏調而來。彼見桂清走了。和春來了。那狼狽不堪的形狀也不去理他。由他躲在常州。二將却各領標兵預備抵敵。賊兵一到。四城門架起大礮。轟個不止。秀成忙的指揮人衆避

過礮綫。由譚紹洸領兵五千。從西北殺去。邵雲官領兵五千。從西南殺去。伍貴文領兵五千。從東南殺去。汪安均領兵五千。從東北殺去。自家帶著周文佳。却做個四路救應。這常州原無甚險要。可守一方。是礮火亂轟。一方是人上站人。架起雲梯。任憑王浚熊天喜百般抵禦。無如這四面攻擊。兩將抵禦不來。先是邵雲官跳上城牆。手刃數人。然後一班賊衆。遂蜂擁而上。一路得手。路路得手。登時四城齊破。王浚戰邵雲官。伍貴文不過被殺陣亡。熊天喜亦戰譚紹洸。汪安均不過墮馬。命喪可憐。和春是改換服裝。想趁間逃走。却被毛賊兜住。和春跪地求饒。被來賊踢心窩。不免吐血送命。誤國庸臣。死不足惜。這時秀成得了常州。休息三日。方欲分兵攻蘇攻浙。却好侍王李世賢輔王楊輔清兩路人馬。又到。還帶領四個久經在逃的人物過來。諸位猜猜。你道四人是誰。原來便是范啟發。張大淵。李元濟。林彩新。來得突兀。講這四人從林鳳祥李開方戰敗之後。一路東逃西竄。與捻軍廝混了三五年。不得眉目。仍由江北趕到江南。見過天王。却值天王得到李秀成疊次捷報。非常高興。因招呼國宗洪仁玕。洪仁政。丞相秦日綱。何震川。及國舅賴漢英過來。商議繼進方法。偏生事有湊巧。由洪仁玕遞過一封密函。亦係勸天國趕快進兵。但是這具書人要算從天外飛來。你道這人是誰。因何由洪仁玕代遞密函。說來話長。却說江蘇長洲縣有個秀才。名叫王韜。其人具有革命思想。與那個秀才錢江要算。

是一流人物。那錢江是才氣外露，彼不遠千里跑到武昌，上書太平軍，却拒而不納。這王韜是機智深沈，他因著錢江事情失敗，不敢直接上書，因想出個間接上書方法，遂乘間依棲在棲霞山。這棲霞山去南京不遠，一日由洪仁玕到山游覽，彼此接觸閑談，王韜不免開動話箱，對於仁玕說出天國三大恨事：第一是天國得了武漢，不該東取南京，宜乎乘勝北伐；第二是南京內部不宜同室操戈，自相殘害；第三是放著上海不取，僅僅乎株守南京，一隅何能立國。仁玕聽了這絕大議論，知道王韜是個革命鉅子，當即邀約同至南京。王韜不肯相強，至再由王韜寫出這封建議的密書交給仁玕。仁玕看了又看，瞧了又瞧，並問明上海情形及日後相會的地點。王韜是一一告知，到得仁玕去後，王韜亦即離了棲霞山，退寓上海。此是後話（伏下文）。單講仁玕因天王召見，順將王韜密函遞上。秀全由頭至尾看了一遍，因問仁玕說：「這個王韜，你可同他見過面嗎？」仁玕因說：「不但與他見面，還同他訂了密約。」日後在上海相會，秀全點一點首，因說：「這封書子如今可並案討論。」他勸我們急取上海，好在我們太平軍已連得鎮江、丹陽、常州。此時范啟發、張大洲、李元濟、林彩新，又由北回南，正是錦上添花，助成戰略。橫豎要有個大大的舉動，孤家主張明的是派侍王、李世賢、輔王、楊輔清帶領天兵十萬，以范、張、李、林四將相隨去做。李秀成的接濟，暗的是派王仁玕帶些金珠寶物前往上海，會同那王韜，好在彼

購○買○軍○火○運○動○洋○人○這○一○次○算○是○背○水○一○戰○我○們○天○國○的○成○敗○興○亡○就○在○此○一○舉○了○（語○意○鄭○重○）計
畫○已○定○一○方○由○洪○仁○玕○辦○擋○一○切○前○往○上○海○一○方○由○李○世○賢○楊○輔○清○帶○領○范○啟○發○張○大○洲○李○元○濟○林○彩
新○並○十○萬○人○馬○趕○至○常○州○（兜○回○原○書○）其○時○秀○成○攻○克○常○州○正○擬○引○兵○忽○得○到○第○二○路○大○批○援○兵○過
來○兀○自○歡○喜○當○屬○李○世○賢○帶○領○譚○紹○洸○邵○雲○官○伍○貴○文○汪○安○均○周○文○佳○范○啟○發○張○大○洲○七○將○去○攻○蘇○州
自○家○却○同○楊○輔○清○林○彩○新○李○元○濟○等○由○常○州○取○路○宜○興○長○興○進○攻○湖○州○以○貫○澈○他○取○蘇○取○浙○主○張○（與
王○韜○建○議○略○有○出○入○）話○分○兩○頭○書○中○且○摺○過○秀○成○輔○清○引○兵○攻○浙○且○表○李○世○賢○帶○領○七○駕○反○王○五○萬
人○馬○殺○到○蘇○州○這○蘇○州○是○巡○撫○徐○有○壬○駐○紮○之○地○原○有○標○兵○八○千○部○下○兩○員○戰○將○一○為○劉○子○奇○一○為○王
得○標○兩○將○奉○著○撫○令○扼○守○各○城○無○如○這○城○圍○太○大○八○千○兵○不○敷○支○配○且○兵○籍○土○著○居○多○蘇○人○體○格○柔○脆
又○不○會○經○過○戰○陣○見○著○太○平○軍○一○片○紅○通○通○的○頭○巾○長○披○披○的○毛○髮○早○是○疑○鬼○疑○神○心○慌○意○亂○李○世○賢
又○招○呼○人○衆○在○虎○邱○山○架○起○大○礮○對○準○城○內○只○是○亂○轟○只○轟○得○合○城○鬼○哭○神○嚎○七○位○反○王○又○分○頭○去○搶
閩○門○盤○門○胥○門○葑○門○人○上○站○人○馬○上○疊○馬○跌○倒○爬○起○爬○上○又○跌○軟○梯○硬○梯○到○有○二○三○千○架○箭○頭○是○不○怕
槍○彈○是○不○怕○城○兵○道○著○蘇○白○亂○嚷○弗○好○哉○弗○好○哉○狗○男○囚○是○梗○厲○害○去○哉○去○哉○（無○奇○不○有○令○人○發○笑
）一○聲○嘈○嚷○太○平○軍○蜂○擁○登○城○那○劉○子○奇○王○得○標○見○勢○路○不○對○早○開○門○衝○出○且○戰○且○走○走○得○不○知○去○向○

祇有徐有壬死守不去。城亡與亡。到算得一個漢子和那何桂清不可同日而語。唉。蘇州既失。順便松江府嘉興府亦歸入太平軍的範圍。僅僅留著上海一隅。不見長毛的踪跡。原來上海由開通商埠之後。洋商在彼建築房屋不少。加以目前天津條約才定。巴夏禮駐在上海。有幾個洋人一係戈登一係華爾一係勒伯勒東一係白齊文。在租界上最有勢力。且與中國發生關係（應第九十四回）請問甚麼關係。當時上海道叫做吳煦。還有一位候補道名叫楊坊。這楊坊家財百萬。其人生性慷慨。當因時局不靖。便在上海創辦團練。那商埠的富戶儘多。一班腰纏黃白物的。又無不避兵於此。大家情願捐費。由楊坊辦起團練。這團練非比尋常所用的槍械。都是新式所招的團丁。都由洋人教練。最先應聘的。却是美人華爾。這華爾係美國一員上將。因以罪被廢。由紐約逃至上海。上海領事巴夏禮知道他的來歷。忙派巡捕將他捕獲。預備槍決。不知那楊坊如何得知。忙請吳煦向巴夏禮說情。幸得活命。於是在上海教練團丁。因華爾又拉攏戈登勒伯勒東白齊文。還有甚麼卜羅德法爾弟福。這時風氣初開。洋人新到中國。對於中國人。不無聯絡情感。大家遂認識個龔孝栱。因孝栱又認識個王韜。這王韜係長洲縣秀才。原講他才氣很好。見識很高。因不得志。科舉遂發生排滿革命思想。前在棲霞山遇見那個洪仁玕。談得投機。因密寫了一封建議書。勸天國趕緊兵取上海。足足有七八千言。這種

文字是王韜生平第一篇得意文字。不知如何回到上海，竟被友人攬去底稿，展轉傳誦。這一傳誦，不
打緊，又不知如何被江蘇巡撫行轅內一個幕友兜兜搭搭的獻給薛煥。講這薛煥是那徐有王的繼
任，有王是駐在蘇州，比因蘇州失守，薛煥遂權駐上海，接任以後，忽得到王韜的大作，喫驚不小。一面
傳諭上海道吳煦，令其捕捉王韜。又誰知王韜已得風遠颺，一面又聚集上海富紳，如候補道楊坊等
等會議辦法。當時大家決議，由薛撫派一艘兵輪駛往安慶，向督師大臣曾國藩請兵（滴滴歸源）
國藩得信，何敢怠慢。當與幕府李鴻章商議將才。鴻章因笑說：與其指撥他人，不如派不才前去（好
個毛遂自薦）。國藩笑說：你去很好，但是部下的將領也要預備預備。鴻章說：第二等的人才，我已物
色齊全，爲最第一等的戰將。我想調用鮑超，或程學啟。國藩沈吟一會說：那鮑超已隨左宗棠去，規復
浙江未可調動（順帶一筆兼伏下文）。祇有程學啟可行。然此事必須同老九商議。因著人去請老九。
不一會工夫，國荃進帳，由國藩說明意思。國荃連連搖頭說：不行不行，萬萬不行。我現在去打南京，非
彼不可（又伏一筆）。鴻章因笑說：沉甫先生不必固執，你我同辦一事。江浙未平，那能够攻克南京。
而況我是借用，并非久假不歸。國荃因忿忿的說：這歸不歸未能斷定（預洩下文）。我是決意不借。
鴻章沒法，忙又央求國藩，好容易經國藩左勸右說，國荃才肯答應。鴻章大喜，當即調程學啟過來，隨

又帶著張樹聲樹珊兄弟周盛波盛傳兄弟又是潘鼎新又是劉銘傳一班部係淮軍健將因輪船容納不多加上拖風通共帶領兵隊三千刻日鼓輪由安慶駛至上海到得上海那巡撫薛煥上海道吳煦早率領地方紳富馬頭歡迎彼此會面由薛煥先敘述那王韜的計畫鴻章說此人現在那理薛煥答已逃走鴻章笑了一笑說這狂徒的計畫到未可盡非我們要謹防這著聽講這理還有一起團練用著洋人教操是與不是話沒講完早是楊坊上一揖說這起團練便是不才辦理的鴻章因說如此到要瞻仰瞻仰楊坊答應一聲忙的調濟團丁約二三千名由華爾戈登做著隊官在場操演的全是新式洋操有跪地及臥倒放槍諸動作鴻章見了不覺暗暗喝采心想我們中國戰法都是一排一排的直立放槍無怪打起仗來傷亡不少像這樣洋式操法到很有研究價值因即獎賞許許多多銀牌特地把戈登招呼過來問他可情願充當頭敵戈登也會講些中國話說是我很願意鴻章大喜因將上海洋團改名常勝軍留一半在滬防衛即調一半做前隊先鋒給戈登一面功牌一副獎劄從此戈登便做了華官也就翎頂輝煌出馬領隊在下要趁便交代一句這李鴻章到滬的當兒正是那洪仁玕秘密前來尋找那王韜的當兒他訪不著王韜偏偏訪到龔孝拱這龔孝拱原係王韜一流人物原有革命思想彼如無志排滿也不同聯軍趕到北京不過這個人放蕩不羈主張隨時變化由仁

玠送他些金珠。他便把白齊文找了過來。白齊文是見錢眼開。暗暗同仁玠結了秘密條約。允其替天國包辦軍火。甚麼鐵甲兵輪。有錢都可辦到。仁玠於是開篇軍用品的清單。并交給定銀若干。由白齊文付與收條。用龔孝拱居中畫押。這理接洽才妥。偏生上海道也會知覺。忙派差役來捉仁玠。原來仁玠係化裝道士。偏生租界上有兩個道士。一班公差。不問原委。竟用鐵索將兩個道士鎖去。俗說牛替羊災。真個要犯走了。反將無罪的道士捉去坐牢。這事從那理說起。這時李鴻章聽得天國有人在滬購辦軍火。一面派上海道去與領事嚴重交涉。一面便調集兵馬。刻日出發。第一路便派程學啟充做先鋒。以總兵鄭國魁。洋將戈登副之。第二路派張樹聲。樹珊爲左翼。派周盛波。盛傳爲右翼。自家却領著潘鼎新。劉銘傳在後救應。是爲三路。這三路進兵。自然以第一路最爲重要。當下程學啟武裝結束。頭戴得勝盔。安著紅頂花翎。身穿白練戰襖。絲條勒甲學啟本來儀表不俗。手挺丈八蛇矛。坐騎一匹。火色馬。要算得人。中呂布馬中赤兔。一路衝鋒前進。由洋將戈登領著二千常勝軍。專打頭陣。鄭國魁領著馬隊二千。接續躊躇。當著者死。避著者生。甚麼寶帶橋。五龍橋。蠡口。許關。王瓜涇。十里亭。虎邱。觀音閣。是有太平軍紮營的所在。無不被程學啟攻奪過來。看看合圍蘇州。這時蘇州的主腦李世賢。却往攻浙江。推著邵雲官做個主腦。這邵雲官却與鄭國魁同鄉。國魁是安徽休寧人。雲官也是休寧人。

彼此情感原好。當著兩陣對面的機會。國魁同雲官打了幾句鄉談。暗暗個機鋒。雲官意早活動。不料那譚紹洸趕了上來。截斷話語。不由分說。彼此劈扑。放了一陣排槍。大家收軍而退。此後姓譚的便防著姓郜的。刻刻嚴密布防。以待救應。果不其然。那忠王李秀成在浙聞信。早領了十萬人馬過來。分駐獅子山。與蘇州成對待之勢。諸位想想。這時蘇州城內賊兵原有五萬。城外賊兵又是十萬。任你程學啟天武神威。如何取勝。所幸李鴻章領著大隊已至。第二路的左右翼亦無不奮勇爭先。學啟得了這股後勁。然後精神抖擻。指揮洋兵在山下撲攻。自己却匹馬當先。帶領勁旅。衝上獅子山。遇見賊中會王蔡元隆。扼守礮臺。搶前便是一矛。將元隆刺死。賊衆一哄而散。秀成知地勢已失。忙的入城。與郜雲官譚紹洸會合一起。學啟見賊衆兩股合一。連稱妙哉妙哉。於是趕到大營。請主帥發令。即以張樹聲樹珊兄弟攻西門。周盛波盛傳兄弟攻南門。潘鼎新劉銘傳攻北門。自家却領著鄭國魁戈登去攻東門。這東門一名閭門。地最重要。却係郜雲官同張大洲把守。大洲從李開方前往皖北。曾在四眼狗帳下。會過程學啟一次。那時學啟位分不尊。大洲還瞧他不起。如今見他威風凜凜。相貌堂堂。不覺脫口喊聲。小程。你今闖了連爺。總認不得了。好個學啟。毫不動怒。因笑說。我是認得你。你如是個朋友。也該識點時務。將蘇州讓出。大洲說。那末要彼此相讓。你何不退兵下去。學啟說。好的好的。於是揮

兵退後又叫鄭國魁同邵雲官打個照面。豎了三個指頭。雲官會意。當下官兵退去。雲官因向張大淵說你的意思。何如。大淵忙同雲官咬了個耳朵。雲官連稱不錯。不錯。是夜三鼓時候。雲官駕隻小船。偷從水關出城。却好鄭國魁同洋將戈登已在河邊等候。彼此拍掌。三下小船。靠攏由鄭國魁出面。磋商獻城條件。雲官因說我適才與張大淵秘密疏通。大約我們同夥中。惟譚紹洸是斬釘削鐵。決計不行。那忠王李秀成。更是說他不入。且不必與他囉囉。〔附耳之言。便是如此。〕國魁說。然則你們何不將李秀成譚紹洸兩個腦袋砍來。如若這事辦到我們主帥的意思。將獻城來降的一個個都做提督。總兵。同我輩分兒一樣。雲官笑了一笑。說。祇怕是個騙局。罷。國魁急得發誓。當叫洋將戈登出來擔保。戈登果然是滿拍胸膛。雲官只相信。交涉已定的。後日獻首獻城。不消講得。國魁是回營報告。鴻章兀自歡喜。雲官是坐船仍進水關。急急與張大淵范啟發。伍貴文。周文佳。五人商議。五人均以作賊不如做官。做官亦是強盜。但畫臉與不畫臉分別。個天地懸遠。如今一旦反正。便可升官發財。何不快樂。究竟邵雲官心地較厚。因又說。官兵方面。要我們將忠王慕王並殺。我想姓譚的脾味。雞毛非殺不可。姓李的是個漢子。平日很講交情。我們可吹個風兒。叫他逃走。五人齊說。此話不錯。但是我們先把譚紹洸砍了。他自會走。當下計議已定。次日便各招呼各人兵隊。手脚做齊。有心算計無心。那譚紹洸

何能逃命。紹沈殺後，秀成得著消息，蚤夜逃走，到得天明，六個人均薙髮編辮，先派人遞過降書，大開城門，靜候發落，不用交代降書，到得大營，由李鴻章批閱，一過連稱言而有信……話沒講完，早是程學啟趨至帳前，同鴻章交頭接耳，講了些如此如此，這般這般，鴻章只是搖頭咂嘴，又講是未免辣毒了些。學啟因沈著臉色，說大帥如不依我，便不幹。鴻章因說你定要如此，我便依你，於是取出六副功牌獎劄，交與來人，并派鄭國魁、戈登仍去打個照面。六人自然是相信不過，面色飛金，不一會工夫，六位是衣冠翎頂，輕車簡從，來至大營，大營裏是大吹大擂，由鄭國魁、戈登兩將招待，引至帳下，只見李鴻章高坐堂皇，儼若天神，那部雲官范啟發、張大洲、伍貴文、汪安均、周文佳，依著軍營體制，上前叩頭。六位魔王才匍匐在地，早由程學啟走出大帳，把令箭一起登時，兩廂早跑過二三百名刀斧手，過來六人，知事不妙，方待反抗，無如手無寸鐵，急顧鄭國魁、戈登，誰知這兩人已被遣走，六人不免亂嚷亂罵，那一班刀斧手厲害非凡，早如狼似虎，把一千魔王剪掉，起來學啟忙的又把令箭一起霎時將六人推出轅門，一通砲響，六顆人頭落地，大兵更不耽擱，趁勢進了蘇州，所有在城毛賊一律繳槍繳械，勒令編髮，照例出榜安民，捷報到得曾國藩總營，自然由國藩用個捷報到京，不日兩宮旨下，特授李鴻章爲江蘇巡撫，將原任巡撫薛煥改授通商大臣，駐滬專辦交涉事件，又總兵程學啟特升任提

督洋將戈登特升任記名總兵。諸位這戈登雖升做總兵，終不滿意學啟。在李公前忿欲辭職。鄭國魁亦因殺降一事，使己負約，與學啟屢屢口角。學啟意不自安，欲引兵回皖。鴻章那理肯放，百般勸慰，却好浙撫左宗棠那邊來檄調兵，調將鴻章趁此機會忙派國魁領兵前去，免得兩將時起衝突。不在話下。（由蘇渡浙完結一事，再敘一事，掉轉毫不費力）話講左宗棠由脫離皖南幕府以後，經老曾保薦，特賞四品京堂。只這四品京堂，諸位休得輕視，內可與御史同階，外可與督撫平等論他。實權還能專摺奏事，所以宗棠就職以後，即在蘇皖調集兵馬。他手下部將是用的劉典、王開來、王文瑞、蔣益澧、劉培元、魏喻義，共計精兵一萬。由皖南取道獨松關，規復全浙（應第九十三回）。但是宗棠兵未到浙，那李秀成、楊輔清已帶領李元濟、林彩新抄前去撲攻杭州。前書不交代過的嗎？這一起太平軍共有十萬，是由常州殺到宜興，由宜興殺到長興，又殺到湖州。這湖州出了個健將，名叫趙景賢，表字竺生，係歸安人氏。其人生有膽略，家亦豪富，父親趙炳言曾做過湖北巡撫。故景賢以一品廕生，在家舉辦鄉團。那鄉團三千，是很有精采的。在前石達開亦擬由贛撥浙，使因湖州有著準備，折而西向（略伏一筆）。此時賊犯湖州，巡撫羅遵殿以湖州係杭州屏蔽，如湖州失陷，則杭州不可為守。當與將軍瑞昌從長計議，留瑞昌保守杭州，遵殿便領兵五千來駐湖州，與景賢合為一氣。這湖州是逼近

太湖中李秀成楊輔清分著水陸并進賊衆雖多無如遇著景賢善於用兵處處設防只是攻打不下秀成非常著急却好天國又派了黃文金蔡金龍過來又是李世賢在蘇得信由蘇州殺過松江殺過嘉興來做攻湖的救應此時秀成好不得志忙同楊輔清用那八面包圍的方法由黃文金領兵去攻潮州東門蔡金龍去攻西門李元濟去攻南門林彩新去攻北門不消講得趙景賢是竭力抵禦派著兒子趙深彥并副將劉仁福分別協防誰知這劉仁福不是個東西論他出籍原在趙家當過長隨趙老大人因他做事機警在湖北任所把他由外委提拔做守備做參將炳言過世景賢因仁福是家下舊人非常重用叫他教練鄉團仁福初還奮勇圖功又由景賢向浙撫求恩保升他至實缺副將這副將不過比總兵稍次一級身分不小仁福便使出架落漸漸蔑視景賢景賢因在用人之秋也不同伊計較伊却看中景賢兩房豔妾陡起不良之心欲乘此勾結賊兵斷送湖州以遂他的奸計偏生那個蔡金龍原籍武昌在十多年前仁福與有一面之識今日趁金龍來攻西門的當兒彼此打個照面仁福望金龍豎了三個指頭（前以三指斷送蘇州此以三指斷送湖州）金龍會意知道仁福是叫他三更時分襲取西城當即一笑退兵日間無話到得夜來偃旗鼓金龍早約了黃文金帶領一千壯健潛至西城只見城上已掛下許多繩索文金原插號跳山虎當即奮起虎威率領壯健拔援而上

及至景賢發覺城門已是洞開。四面的太平軍也就一齊湧至。巡撫羅遵殿知事不妙。當即拔刀自刎。身亡。趙景賢同著長子深。彥是力戰殉國。城破之後。仁福竟竄入趙宅。將兩房姨太太劫去。還算他有點良心。對於五位少爺。濱。彥。潤。彥。滋。彥。添。彥。洌。彥。一個未加殘害。但這湖州破後。警報到京。朝命特升浙藩王有齡爲浙江巡撫。并催促左宗棠火速進兵。務須急解浙圍。宗棠得旨。一面督兵攻浙。一面又向會國藩求救。指名非得鮑超來援不可。國藩沒法只得飛檄去調鮑超。請問這個豹子頭現在那裡。一筆又轉換。諸位若要得知下落。又須翦斷正文。將鮑超經過戰史叙他。一叙前書不是講到天國內闕。那石達開全家被害。因此溜到贛南嗎。那贛南上饒。原係達開駐兵之地。達開到彼。却好乾塔戴石生義女黃四姐在彼未動。達開於是點齊原隊。由上饒取道廣信。記得廣信知府是個沈葆楨。這葆楨表字翰宇。係福建侯官人氏。由翰林放做廣信知府。夫人林氏。係林文忠公則徐的女兒。賢而有才。不但文字出衆。并且武略過人。夫婦倆到任以後。適值太平軍來犯廣信。一城如斗。防守空虛。夫婦商議商議。一面由葆楨召集合城紳士百姓。說明廣信爲通浙要道。我將死守不去。說罷。涕泣如雨。衆百姓爲葆楨忠義感動。無不願出錢出力。不消半日。已聚集民團有三千之多。但是未經訓練。如何足恃。一面又由夫人林氏想到玉山總兵饒廷選。是伊父則徐的舊部。打算玉山鎮離此不過九十里。當即

取出牋紙咬破指頭用鮮血寫封告急文書揀個急足星夜遞至饒營來往不過二十八小時那饒廷選居然領兵飛至既至廣信首先相度地勢擇要設伏埋伏才定却好石達開已從興安趕來來時見城上徧插旌旗不免心下大驚然兵已到此免不得指揮人馬上前撲攻誰知廷選在前截殺突然左右伏兵齊起左係賴高翔領隊右係畢定邦領隊兩個本事不弱將賊兵殺得大敗虧輸然達開心猶不死又想別取路徑偷襲湖州後據探報湖州的趙景賢用兵厲害防備周密因而中止（筆有照應）總之達開係天國中第一健將所向攻城奪隘是不達目的不休今見小小廣信竟然阻止去路如何答應一次攻打不下又是二次三次接連連攻打廣信七次總是不能得手正在焦急沒法偏生後路鼓角齊鳴忙著撥馬回瞧早見一面黑地白字大旗上掛一丈六尺紅綾隨風飄蕩露出一個無大不大的鮑字（收得峭拔）正是

冤家路窄

今又見面

突如其來

陣局忽變

評曰江南大營以張國樑支柱多年故能力阻賊鋒使不得逞清廷不察於向榮之死不重用國樑而另用和春另用何桂清這兩個殺才祇知擁兵自衛將大營勁旅全行抽調其實國樑戰死而兩人亦身命不保毋乃大忌

太平軍規取江浙以圖勢力發展。自是秀成主張獨到處。但秀成尙未知注意上海。偏偏來個王韜。向天國獻策。吾甚謂王韜智而不智。韜既號深識遠見。何不將此妙策獻與秀成。或者秀成猶可採納。今乃舍近求遠。轉個大大圈子。且出言不慎。又被滬上常道知覺。幸而牛替羊災。不然以文賈禍。枉送一條生命。

李鴻章攻取蘇州。功在重用程學啟。過亦在偏聽程學啟。而忍心殺降。雖云兵不厭詐。然以詐取勝。可至入不詐。而我用詐。如誘敵殺降。是爲兵家大忌。

由攻蘇叙到攻浙。却借鄭程遠言。做個過渡。既過渡矣。偏偏不叙官兵之攻浙。而叙太平軍之取浙。又偏偏不叙督師之左宗棠。而先叙赴救之鮑超。中間又夾叙石達開兵攻廣信。連帶沈葆楨夫婦事實。筆墨妙有變化。

第九十七回 鐵公雞入川受困 豹子頭在浙受圍

石達開一見了鮑超。彷彿是蛇見雄黃一般。也不上前交鋒。忙的收了殘部。立刻拔隊。由廣信向西南飛跑。這理鮑超先到廣信。會過沈葆楨。葆楨自然是感謝不盡。過了一日。先行打發饒廷選。仍回他的玉山鎮。然後飛函告知老曾。老曾是一面替葆楨專摺請獎。不日便擢升做贛南兵備道。一面并催促

鮑超趁勝往追石達開。憑他這隻鐵公雞飛到雲端。也要將伊捉獲。鮑超得了這個指令。自然尾著石達開一路追將下去。達開跑到贛南。鮑超追到贛南。戰了兩仗。達開立脚不住。跑到湖南。鮑超又追到湖南。原來湖南巡撫駱秉章已升做湖廣總督。彼因達開入境。又特派提督黃淳熙總兵劉嶽昭道員劉蓉領兵分路截殺。這一隻鐵公雞經不住四面包抄。只弄得沒處上窠。偏生他想起曾國藩與他係鄉榜同年。雖然隔著省分。不妨借文字通點情懷。於是隨意做了五首七律。封函送至鮑營。鮑超雖係武人。因著文字往來。不能不替彼傳達。我且把達開的詩句抄給大家看看。

會攝芹香入泮宮。更探桂蘂趁秋風。少年落拓雲中鶴。陳迹飄零雪裏鴻。聲價敢云空冀北。文章今已徧江東。儒林異代應知我。祇合名山一卷終。（叙明會中鄉榜與老曾要認同年）

不策天人在廟堂。生慚名位掩文章。清時將相無傳例。末造乾坤有主張。况復仕途多幻境。幾多苦海少歡場。（殆指洪楊內訌同室操戈事）何如著作千秋業。宇宙長留一瓣香。（頌揚老曾之文）

揚鞭慷慨。中原不爲仇讎。不爲恩祇覺蒼天方憤憤。莫憑赤手拯元元。三年攬轡悲羸馬。萬衆梯山似病猿。（想見當時奔竄狀況）我志未酬人亦苦。東南到處有啼痕。（此公懷抱不俗）

若個將才同衛霍。幾人佐命等蕭曹。
(笑天國無人)男兒欲畫麒麟閣。早夜當嫺虎豹韜。滿眼河山增曆數。到頭功業失英豪。
每看一代功名會。濟濟從龍畢竟高。
(此等事業不能望之天國矣)

大帝勳華多頌美。皇王家世盡鴻濛。
(以滿代漢所以要革命)賈人居貨移神鼎。亭長還鄉唱大風。
起自匹夫方見異。遇非天子不爲隆。
(亦笑曾左彭楊忠非其主)醴泉芝草無根脈。劉裕當年田舍翁。

這五首詩由鮑超轉與國藩。國藩是很爲歎賞。且以鄉榜同年的關係。不能不放开一條生路。恰恰左宗棠由浙來。函指名要借用鮑超。此時國藩落得做個人情。將豹子頭調往浙江。由著鐵公鷄去了。那知姓曾的容得姓賂的。却容不得。那黃淳熙劉嶽昭又是三個生力軍。將石達開殺得個落花流水。存身不住。這一隻鐵公雞又一翅飛到四川。想與那些大小土司結合。其時太平軍散在四川的。尙有甚麼藍朝柱。李永和。周紹勇。張第才。何國樑等等。這班天神天將。與滇回杜文秀若離若合。其時四川總督叫個崇實爲人庸懦無才。不免養癰爲害。由咸豐末年至同治初年。川境是鬧得一塌糊塗。現在鐵公雞又落到四川。崇實格外慌張。忙的飛章告急。清廷知道這事非崇實能了一道旨。下忙調崇實來。

京改派駱秉章爲四川總督。秉章到川，自然黃淳熙、劉嶽昭、劉蓉隨著俱到。講這劉蓉，表字孟容，也是湘鄉人氏，也是羅山弟子。讀書至三十六歲，才得到一個秀才。在湘鄂之間，屢屢立些戰功。生平輕文重武，於韜略極有研究。尤明於知人，類如黃淳熙、劉嶽昭，皆是劉蓉在駱公前極力保舉的。三人合作辦賊，因念江以南的賊酋最厲害的，莫過鐵公雞。能夠捉住鐵公雞，那天國便失其羽翼。所以湖南之戰，三人用全副精神來包圍。達開後，見達開入川，正是作急却好，朝命改駱公督川。三人好不得意。刻日帶領兵隊隨駱公到任。駱公接印之後，先派黃淳熙屯兵叙州，以胡中和、蕭慶高何必勝三將爲副。又派劉蓉、劉嶽昭屯兵寧遠，好做黃淳熙的救應。但是達開入川，不比在湘的聲勢。彼時彷彿是入籠的雞子。此時彷彿是出籠的雞子，囚著甚麼，因爲藍朝柱、李永和、周紹勇、張第才、何國樑等，各人皆有兵馬二、三萬，合計起來，共是十數萬之多。那得不聲勢浩大。第一陣由賊將藍李、周張何五人合兵來犯叙州。經黃淳熙與賊大戰三日，把藍朝柱、何國樑兩個殺了，剩有李永和、張第才、周紹勇三個支持不住。急急敗走。黃淳熙那理肯捨忙的放馬追去。誰知中途碰著石達開，手快，拏起火槍對準淳熙碰的一下，把一位出色人員有名上將，竟會擊斃。但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達開用槍擊斃淳熙。誰知劉蓉、劉嶽昭又從達開的背後抄來。這時達開是前後受敵，前面有胡中和、蕭慶高何必勝三

將上來截殺。後面有劉蓉、劉嶽昭尾追而至。這一場惡戰，戰得天昏地暗，日色無光。到得結果，是官軍大勝，太平軍大敗。在這烟霧迷漫之中，那一隻鐵公雞又喔喔長鳴，不知去向。劉蓉、劉嶽昭點一點軍隊，先行將陣亡的黃淳熙用棺盛殮。一面具文飛報駱公，一面指揮胡中和、蕭慶高何必勝三將，又尾追石達開一路殺去。這時石達開真弄得無路可走，殘部祇剩二三千人，幸而一女一婿尚在左右。達開最喜的是黃四姐，四姐很有才識，當勸達開就此散場。達開心猶未死，意欲勾結大小金川土司，以圖恢復。四姐只好由他。隨著達開一路竄至大渡河。這河是金沙江的分支，渡過此河便入大小金川。平時河水極淺，誰知現在因山洪暴發，河水泛漲，船隻無多，略一停頓，後面劉蓉、劉嶽昭的追兵已席捲而至。達開因欲回馬奮一死戰，轉是黃四姐竭力勸阻，說今日之計惟有用個金蟬脫壳方法。再作道理。達開因問怎生金蟬脫壳，四姐不慌不忙，因將丈夫戴石生叫至帳前，說你知道我要嫁給你，是甚麼意思？翼王爺依著我，意定要揀你做女婿，又是甚麼意思？石生無話可答。四姐說：你可拏面鏡子照照，我不因為你貌似翼王，我也不嫁你。我因翼王替我報殺父之仇，所以肯認做父女。我又因翼王眉眼運氣不佳，恐遭失敗，所以預防。這著到了急難之時，要用個金蟬脫壳之計，你還不明白嗎？（照應第八十九回，直到此時方才說明）石生明白是明白了，只不開口。四姐因怒說：你發甚麼怔呀！

還不快。快過來。同翼王換穿衣。服人要知恩報恩。那才行呢。四姐犧牲個丈夫。做那達開替死鬼。其心似忍。然觀下文。早已成竹在胸。不失爲烈性奇女。石生沒法。只好同達開換穿衣。服結束。妥當。達開方欲手携四姐。一路同行。誰知眼眨之間。四姐已是投河而死。達開只好含著兩眼痛淚。匹馬衝出軍圍。後書自有交代。四姐死得光明。達開也去得果斷。不談這理。金蟬已經脫壳。單講劉蓉劉嶽昭。帶領著胡中和。蕭慶高。何必勝。三將殺來。自然是砍瓜切菜。所有太平軍二三千人也經不起。西風一浪。最後捉住戴石生。瞧他面目。與達開無二。也是黃絹紫額。二劉信以爲真。當將石生捆了一路。鞭敲金鞭。人唱凱歌。擁至成都。見過川督駱秉章。不消說得。秉章用個捷報到京。京城來旨。著將石達開就地正法。其實爲假。爲真。當時也不去辨別。結束達開一路。編書的編到這理。便要擻過四川方面。掉轉筆尖。忙叙那鮑超。下落原講。鮑超將達開詩函轉到老曾。老曾抄襲三國演義。用華容道放走曹操。故事亦將達開放走。遂派鮑超去救。應浙江。這浙江巡撫。由羅遵殿湖州陣亡之後。朝廷卽特放王有齡繼任。這王有齡表字雪軒。原係福州一個秀才。以捐納得官。由州縣升至府道藩臬。現在位至巡撫。但是他官運亨通。而生命又極危險。因著甚麼。便因爲左宗棠的救兵未至。那李秀成。楊輔清。已領了黃文金。蔡金龍。李元濟。林彩新。從湖州殺來。俗說禍不單行。那李世賢。又從嘉興殺來。這兩路太平軍。

共是二三十萬。試問一個王有齡如何抵敵。得住。還幸虧駐杭將軍瑞昌。幫同協力。扼守杭城。有齡是駐紮城內。城隍山。瑞昌是駐紮城外。南屏山。兩山的山脈。原係內外相連。彼此扼險。而守。只可惜兵單將弱。當由有齡飛檄左營。求其火急來援。誰知下書人又被敵營捉住。好個李秀成。便將機就計。忙派黃文金。打著左字旗號。用李元濟。林彩新。相隨在後。太平軍到得杭州。守城兵將瞧見來的人馬。不是紅巾。紫額。通用黑布纏頭。且大旗上分明是個左字。大家都以為左宗棠救兵已到。忙的飛報。王有齡。那王有齡登在城隍山上。早有所見。然心中不無疑惑。因著甚麼。因為計算日期。左軍之來。必不如此之快。然又不敢斷定來者不是左軍。只好派人飛請瑞昌入城。計議誰知就在一來一往的當兒。李秀成早給瑞昌個溲手不及。用兵襲取了南屏山。既得了南屏山。那城下的黃文金。蔡金龍。李元濟。林彩新。也就分進了湧金門。及清波門。其時王有齡同瑞昌覺得大事不妙。忙的點將出兵。無如百無一應。瑞昌只好自行出馬。却被黃文金用槍刺死。可憐王有齡接印未及一月。也就盡節身亡。這次李秀成賺取杭州。算是不費吹灰之力。兵衆入城。忙的備酒慶功。甚麼楊輔清。李世賢。及一班天神天將。無不歡天喜地。色舞眉飛。正在酒過三巡。猛然西北角上火礮轟天。秀成忙派人打聽。早是那六和塔上已飛出一面鮑字大旗。黑地白字。飄飄著丈六紅綾。秀成是喫驚不小。登時推翻筵席。趕派黃文金。蔡

金龍帶領人馬去衝頭陣。李元濟林彩新做了二路。接應諸位必有一句問我：這豹子頭何以來得如此迅速？難道由贛入浙沿途沒有阻擋嗎？要曉得樹的影大人的名大那左宗棠必更向老曾借用鮑超也。因著姓鮑的聲名提出來，能使敵營破膽，所以鮑超未到以前，雖有劉典蔣益澧劉培元魏喻義王開來王文瑞一班戰將，無如扼守有餘，衝鋒不足。自從鮑超到得浙省，只這一面大旗，早使敵軍望風奔避，不須多戰，已是風馳雨驟的殺到湖州。那湖州賊將，是個劉仁福，姓劉的在行伍中原有些經驗，對於湖州形勢原係熟習，但遇著鮑超殺來，彷彿勢如破竹，無險可守，弄到兵臨城下，仁福只好出馬碰著鮑超，不消三合，已被活挾過去。好個鮑超，說他背主辜恩，狼心狗肺，竟用野蠻手段將劉仁福剖腹取心，請出趙景賢趙深彥父子靈位過來設酒祭奠。這惡奴結果收梢，算是如此。不知兩位姨太太如何發放。此話表過，再講鮑超既得湖州，隨又取路殺至杭州。這六和塔在省城西北角，與西湖南北岸之保叔塔雷峰塔鼎足而三。鮑超既奪過六和塔，便擇要架起大礮來轟杭城，却好黃文金蔡金龍領著兩萬人馬前來。鮑超是紮營高阜，遠用礮轟，近用槍擊。只這槍林彈雨打死太平軍，是不計其數。但有一層鮑軍以精銳勝太平軍，又以多勝殺過一層，又是一層打死若干，還有若干。這一場是拚命大關。第一路黃文金蔡金龍退下，第二路李元濟林彩新又到，第二路退下，那楊輔清李世

賢○又○率○領○著○第○三○路○人○馬○分○左○右○翼○殺○來○憑○著○豹○子○頭○膽○大○包○身○勇○略○蓋○世○這○六○和○塔○地○面○卻○保○守○不○住○而○况○敵○人○方○面○又○趕○到○一○支○生○力○軍○又○來○了○許○許○多○多○的○新○式○快○槍○請○問○是○從○那○理○來○的○原○來○白○齊○文○受○著○洪○仁○环○的○運○動○得○著○天○國○若○干○銀○錢○替○他○奔○走○購○買○居○然○購○買○到○新○式○大○礮○八○尊○新○式○快○槍○五○千○枝○還○來○雜○了○二○千○洋○兵○由○寧○波○府○甬○江○進○口○（○照○應○上○回○）○趕○到○杭○州○恰○恰○太○平○軍○正○與○鮑○超○酣○戰○當○由○白○齊○文○指○揮○這○一○陣○快○槍○大○礮○戰○得○鮑○超○是○招○架○不○來○鮑○超○沒○法○急○急○取○出○一○張○白○紙○中○間○寫○個○鮑○字○團○圍○一○周○圈○了○無○數○圓○圈○（○此○種○新○式○告○急○文○書○大○奇○特○奇○）○用○個○封○函○派○個○得○力○的○健○足○不○向○左○營○請○兵○竟○直○接○向○老○曾○處○告○急○老○曾○拆○函○一○瞧○早○明○白○這○個○意○思○左○右○幕○友○不○懂○都○來○爭○看○新○聞○將○說○是○鮑○超○不○會○寫○字○他○這○尊○姓○筆○畫○很○多○也○能○寫○得○一○筆○不○差○將○說○是○竟○會○寫○字○何○以○團○團○轉○轉○連○圈○了○無○數○黑○大○肥○圈○似○這○般○新○花○樣○文○書○真○正○沒○會○見○過○（○誰○個○見○過○）○大○家○齊○說○奇○極○怪○極○國○藩○笑○說○此○書○可○以○意○會○姓○鮑○的○是○兵○困○重○圍○來○不○及○細○叙○情○節○了○說○罷○忙○抽○出○信○箋○提○筆○寫○了○數○行○加○蓋○圖○章○用○函○封○固○原○來○國○藩○的○緊○急○文○件○都○係○親○筆○手○書○省○却○送○稿○送○簽○諸○多○麻○煩○所○以○他○先○生○來○往○調○兵○調○將○非○常○神○速○此○書○不○遞○給○別○人○卻○飛○遞○與○蘇○州○李○鴻○章○叫○鴻○章○趕○快○出○兵○救○應○鴻○章○得○著○信○函○因○想○我○前○日○派○那○鄭○國○魁○去○救○應○左○季○高○拔○隊○未○遠○（○緊○跟○上○文○）○如○何○此○次○又○要○我○撥○兵○往○助○照○來○函○聲○叙○

是講鮑超被困重圍。危險萬分。我想這事非他人可了。必須程學啟同戈登一行方好。主張拿定。當派戈登領著三千常勝軍。程學啟領著馬步兵隊。由蘇州取道嘉興。這時鮑超已敗退至嘉興地面。左宗棠是升授浙江巡撫。駐兵湖州。所有李軍救應。原分兩路。一路鄭國魁。是從宜興取道湖州。與左宗棠會合的一路。戈登程學啟。是從蘇州取道嘉興。專去救應鮑超的。兵雖分著先後。事卻有個緩急。編者要急其所急。擡過鄭國魁一支兵馬不談。單談程學啟戈登兵至嘉興。却遇著李世賢楊輔清引了七八萬人馬過來。還夾雜白齊文洋兵在內。這洋兵放槍。是臥而不立。同戈登的常勝軍是一般動作。取緩進不取急衝。巨耐程學啟乘著雙方爭持當兒。他却惹動火性。指揮著馬步兵隊一起猛攻。這一猛攻。不。打。緊。對。方。的。礮。彈。槍。子。是。彷彿。雹。雨。飛。來。應。該。學。啟。在。礮。火。上。送。命。或。有。人。傳。會。其。說。說。那。部。雲。官。六。位。魔。王。各。各。拾。著。人。頭。在。學。啟。馬。前。索。命。學。啟。眼。睛。一。花。不。知。不。覺。闖。著。礮。綫。一。彈。飛。來。將。學。啟。頭。顛。打。壞。登。時。殞。命。○（理或有之。却非無稽之談。○當由部下兩位健將。一名劉士奇。一名王永勝。將學啟屍身搶回。用棺盛殮。誰知這姓程的生而為英。死而為靈。一具薄薄桐棺。用三五十人都扛擡不動。士奇。永勝。知道死者含有英靈。不肯輕離戰地。因雙雙跪地發誓。哭說我倆如不攻克嘉興。殺退賊衆。誓不回營。說也奇怪。兩將發誓才畢。那學啟的靈柩便輕輕舉起。柩前起陣旋風。不住圍轉。兩將心底。

明○白○便○跟○隨○著○旋○風○一○路○殺○去○彷彿○勢○如○破○竹○說○鬼○有○鬼○那○戈○登○彷彿○見○著○學○啟○在○前○引○導○所○領○的○常○勝○軍○也○就○格○外○得○勁○其○時○鮑○超○却○駐○營○在○三○家○匯○這○邊○殺○得○尸○山○血○海○那○鮑○超○重○圍○已○解○也○就○由○三○家○匯○衝○鋒○殺○出○他○這○殺○出○如○猛○虎○陡○生○雙○翅○甚○麼○李○元○濟○蔡○金○龍○是○被○鮑○超○用○矛○刺○死○甚○麼○黃○文○金○林○彩○新○是○戰○鮑○超○不○過○奪○路○而○逃○那○楊○輔○清○同○李○世○賢○見○勢○路○不○對○趕○著○奔○回○杭○州○同○李○秀○成○聚○集○一○起○那○個○白○齊○文○自○然○跟○隨○去○了○但○是○鮑○超○雄○心○未○已○復○帶○領○人○衆○追○至○杭○州○這○次○左○宗○棠○的○大○營○已○由○湖○州○移○駐○杭○州○那○鄭○國○魁○也○連○連○打○了○幾○個○勝○仗○爲○最○聽○見○程○學○啟○陣○亡○國○魁○是○又○傷○又○感○感○的○是○天○網○恢○恢○我○不○饒○人○則○人○亦○不○饒○我○假○如○學○啟○不○是○殺○降○怕○的○還○不○致○死○於○非○命○傷○的○是○國○家○失○了○一○員○大○將○當○這○洪○逆○未○平○軍○事○喫○緊○不○無○曾○公○李○公○又○失○個○臂○助○嗟○歎○一○番○當○即○帶○領○人○馬○與○鮑○超○會○合○一○氣○此○次○鮑○超○却○趕○據○了○雷○峰○塔○鄭○國○魁○又○單○據○了○保○叔○塔○劉○典○蔣○益○澄○又○共○據○了○六○和○塔○三○座○寶○塔○各○架○起○無○數○大○礮○對○準○杭○州○省○城○只○是○轟○打○轟○得○李○秀○成○是○六○神○不○安○李○世○賢○和○楊○輔○清○是○格○外○心○驚○肉○跳○畢○竟○洋○人○白○齊○文○狡○獪○異○常○彼○見○太○平○軍○大○事○不○妙○早○不○辭○而○別○躡○開○大○步○奔○至○上○海○俗○說○沒○頭○蒼○蠅○攢○入○蛛○網○其○時○駐○在○上○海○的○通○商○大○臣○薛○煥○早○經○得○了○蘇○撫○李○鴻○章○密○函○因○密○派○上○海○道○吳○煦○設○法○將○白○齊○文○捕○獲○這○個○當○兒○我○們○中○國○倘○有○治○外○法○權○一○經○拿○到○白○齊○文○立○即○送○交○蘇○撫○當○下○撫○台○李○鴻○章○擊

出嚴厲手段。按照亂黨通寇條例槍決。正法。隨又撤行上海道。叫吳煦招呼勒伯勒東來營效力。那勒伯勒東前來見過鴻章。由鴻章又派他與戈登助攻杭州。這時杭州的官軍很爲齊整。左宗棠由四品京堂升做浙江巡撫。聲勢比前浩大。部下將帥沒有不遵令約束。宗棠本長於用兵。明於料敵。當用個包圍方法。將一座杭州城圍得水洩不通。敵方主腦第一等是李秀成。第二等是李世賢。楊輔清。第三等是黃文金。林彩新。五駕反王。商議備戰備守。正在計無所出。忽的天王那邊有道緊急玉牒行來。你道怎樣緊急。牒中說是南京危在旦夕。諸王不必在外戰爭。可火速回兵以固國本。是爲至要。五人得了這起警報。正合著俗語講的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那句套語畢竟李秀成有點主張。說是我們撤兵不可合做一氣。當分爲三路。我擬領兵五萬仍從贛省殺回。但是你們四人或由水路或由陸路均須以戰爲退。方可殺出重圍。當下楊輔清李世賢因說我倆預備由海路折入長江。萬一江防嚴密。或南入閩粵。聯絡汪海洋等再圖發展。又伏下文。秀成點一點首說。這計畫到也不錯。說罷因將兩眼瞧著文金彩新兩人因說。我倆預備取路太湖。趕過湖面。好從宜與溧水回到南京。秀成歎說。這條路道恐未易通過。然除此亦無路可走。操總一句。我們是殺到那理。算到那理。必處處要死。中求活。罷了。五人計議已定。次日便大吹大擂開城殺出。在下要結束一筆。那楊輔清李世賢衝殺出去。是不能復入。

江蘇只好照原定計畫在閩海方面以謀活動。我且擗過不談。至於黃文金林彩新兩個衝殺出城。偏冤家路窄。却又碰著大將鮑超。兩人是個驚弓之鳥。無心戀戰。鮑超早放開手。殺舞動蛇矛。先是一子結果了林彩新。後是一矛結果了黃文金。所有部下。太平軍隊。無不繳械歸降。沒有話說。獨有李秀成殺出杭州。他是取路贛皖邊境。左宗棠瞧實去路。忙派劉典蔣益澧兩將尾追下去。一面卻收復杭州。用個紅旗報捷。一面又通函李鴻章與商進行事宜。這時蘇浙兩處的毛賊算是完全肅清。那老帥曾國藩三路進兵的規畫。已是兩路大功告成。祇有南京未下。（結束蘇浙敘事。眉目分清。步驟不亂。）卻說天王洪秀全守南京。日日是陶融酒色。兒子洪福已漸漸長大。原從丞相秦曰綱。何震川。學習些書字。又胡亂教些勸世靈言。誰知這洪福生性迷信。耶穌教他聽講。到孔孟四書。便頭昏腦痛。一提到天父耶和華。七日造成山海。與天兄耶穌釘死在十字架。復活故事。他便興高采烈。恨不身往歐美。到那大禮拜堂親受洗禮。這算是人各有志。洪福的志願如此。固由習染而成。却也氣數使然。（爲後文逃入美洲張本。編者總是管前照後。）然而卹王洪仁玕。平日也醉心歐化。那仁玕前往上海。與白齊文私結合同。講辦軍火。此事是前文交代過的。惟有仁玕從天國內閣之後。他已游歷過歐美一次。他這遠遊歐美。是奉著天王的旨。去找那牧師羅巴特爾。那羅氏原籍美國。來到廣東。

傳教算是秀全的師父（應前第八十二回）秀全因著時局日非江山不穩，所以特派仁政去找羅巴特爾希冀助力。仁政奉命之後，始由江浙混到廣東，廣西尋找下落，最後探悉羅教師已至美洲。隨又乘輪西渡，趕至美洲舊金山，在一座大禮拜堂內找到羅氏，說明來由。羅巴特爾因說這件事是不能爲力的，現在我們各國同滿清已定下天津條約，九口通商，你難道不知嗎？我們外國最重信約，如何再與人馬去幫助姓洪的奮鬥？且秀全這厮很不懂道理，如何將我們基督教又與白蓮教八卦教天理教混台起來，所作所爲，全然是野蠻行動，無一些文明的派頭。我瞧他如何成事，依例該逐他出教。不過我們天父性最仁慈，他如失敗或是無路可走，我們教內還可容納別事，我却不管……仁政受了這番教訓，也就打斷妄想，復由美洲趕回中國。身上早已換穿洋裝，故來往很爲活動，沒人干涉。回到南京復命以後，便終日的同洪福研究耶教。我且不談（此段爲後書伏綫，并非閑文）單談天王洪秀全因李秀成出兵以後，初則疊接捷報，甚麼鎮江得了，常州得了，蘇州得了，嘉興得了，湖州得了，杭州得了，李世賢、楊輔清、的兵隊，或東或西，無不縱橫如志，心中兀自歡喜，不料不及多時，戰局改變，已得的地方又完全復失，心下非常憤恨，憤恨的甚麼就是憤恨的一位曾國藩。他滿清若不生個曾國藩，我可唾手得過這十八省錦繡江山，還有甚麼阻力？如今我的一班戰將一班弟兄存在無多。

其他不論所倚爲泰山之靠的東路祇剩了個李秀成江以南的鐵公難是一翅飛去不知下落料是凶多吉少江以北的四眼狗現又大勢失敗消息很爲不好想到這理秀全一陣心傷不免痛哭起來在下趁著秀全痛哭的當兒要將四眼狗陳玉成的死活存亡補敘一敘（得空便補我歎作者這枝筆彷彿生龍活虎不可捉摸）前書不講到三河之戰陳玉成突出奇兵將一位轟轟烈烈的李續賓並八員戰將陷於死地嗎那時一隻四眼狗兇猛得達於極點那還了得（緊跟第九十二回）俗說人生有個八字走到好運甚麼事體沒有不稱心如意即如陳玉成第一次戰敗了江忠源第二次戰敗了李孟羣第三次又戰敗了李續賓試問那一江二李都是湘軍中的翹楚武藝多麼高才略多麼大却戰玉成不過先後葬送了性命這事從那理說起但玉成從三河大勝以後他那好運交足漸漸就倒了霉頭前書不說是續賓向會營告急曾國藩便派劉長佑李續宜兩支兵馬前來救應嗎只可惜兩將遲到一日如果早來一日那李續賓也不致喪命諸位閱過前書的誰不曉得續賓之死是由於三河一戰兵力用盡玉成乘虛而入故能得手這真算是僥倖萬分然而事可一不可再那劉長佑同李續宜趕到三河續宜是痛兄之死此仇不共戴天那一股激昂義氣是不須交代的便是劉長佑爲公誼私交所感也扶了一種毅力非將玉成擊獲不可長佑部下原有三員上將一係江忠義此人

出籍前書交代清楚。一係劉坤一，表字峴莊，一係席寶田，表字研齋，俱係湖南人氏，俱能用兵如神。在湘鄂一帶，屢立戰功。當時稱做湘中三傑，俱忠義或隨老兄，或隨長佑，原講他善用一對熟鐵長鞭。此來是專替乃兄報仇，與李續宜係一般心理。兩人不待命令，一個使槍，一個使鞭，早躍馬當先，衝入敵營。玉成是氣盛而驕，不知兩人厲害，忙的取了長矛，出馬迎敵。續宜和忠義是仇人，見面格外眼紅，一個槍挑一個鞭打，早把一隻獨眼狗打得吠啣吠啣，只是狂吠漸漸招架不來，不免撥馬奔逃。越過三河，向正陽關一路亂竄。姓李姓江的那理首，捨早揮動人馬，在後尾追看，追到正陽關恰前路又來了一支生力軍橫截過來，飄空一面黃旗，露出個斗大的胡字。這姓胡的不是別人，却是天國丞相。胡以晃原來胡以晃由廬州戰後，即同羅大綱合兵一起，却駐營正陽關。此時見陳玉成敗兵下來，當即大號一起移動隊伍，上前抵敵。江忠義知是殺兄的冤家，在此相遇，撇著李續宜，竟獨自揮動雙鞭，與以晃更不打話，惡很的掄鞭直打，竟把以晃打落下馬，未知性命如何。正是

各報兄仇

遇仇必打

雙鞭飛舞

仇人落馬

評曰：石達開之脫逃，却係疑案。然旁搜野史，却有以假塔替代金蟬脫壳之一事，疑以傳疑，祇要不出自杜撰，都可採作小說資料。又遠開賦詩五首，於梁任公新民黨報見之，編者謂與曾文正

同年以時代考之，却亦不大離奇。

敘過石達開，當然接敘鮑超。其敘鮑超，所以結束浙方戰事也。鮑超不到浙江，則浙江必不能恢復。但文忌直率，欲敘鮑超之所向無敵，必先叙其在浙被困，鮑書求救於一鮑字外，加上無數黑大肥圈，此說却亦有根據，並非無稽之談。然後知編者採取旁書，却不一而足。

平浙之功歸重左宗棠，平蘇之功歸重李鴻章。二路戰事，敘清宜乎趁勢拔敘曾國荃、克復金陵，以起結手續矣。偏偏編者筆底故施狡獪，擡著金陵不叙，却又叙到江北陳玉成，非岔枝也。因玉成失敗，係在天國未滅之前，不將此段歷史敘清，即不能結束種種觀此，可知編者管前照後，不敢使一平筆，又不敢留些漏洞，以取觀者指摘。

第九十八回

苗霽霖捆送陳成玉

曾國荃擢用李臣典

賊將胡以晃被江忠義雙鞭打落馬下，正待結果，却被羅大綱一馬衝來，提刀來戰。忠義忠義忙的撇下以晃，掄著雙鞭，上前斫殺。這時姓胡的却被敵兵救去，但是救得生命，救不得骸骨。因著甚麼，因為以晃的左骸已被馬蹄踏斷，連連斃好，已成了個殘廢癩子。此後軍中替以晃加上徽號，便稱他做胡癩子。我且不提單提那羅大綱，自從領兵來至江北，一混多年，也沒曾幹著甚麼事業，不過在正陽關

大大的鏖戰一次，把個金光筋陷入雒河，一命身亡。他便占據了正陽關，與張洛行張總愚叔姪聯絡一氣。講那金光筋，是由前在籍侍郎呂晉基提拔，從一個佐雜保舉到知府，又漸升至道員。初受巡撫福濟節制，後又受欽差大臣袁甲三節制。伊在皖北勦擒戰功，要算第一。是甚麼擒匪巢穴，只要光筋知道，便帶同啞子周進前去促擊。記得張洛行有個外甥陸遐齡，手下有大批擒匪三千人，家住蒙城東鄉。一日光筋偵知陸遐齡在家宴客，忙的出其不意，帶著周進將遐齡捉去，梟首正法。消息傳到張洛行耳朵裏，當以甥舅關係，切齒痛恨，特派那李兆受圍攻正陽，却被光筋率兵戰敗。洛行是不肯罷休，又續派薛老小來，亦被戰敗。洛行動了真氣，忙的帶著姪子張總愚指揮擒衆二三萬，親來撲攻正陽。光筋是一面扼關設防，一面飛書向袁甲三告急。甲三部下新來了一員上將，這上將不是別人，正是由江南移調到江北的全玉貴。原請玉貴與張國樑意見不投，因此來投。和春後又嫌和春怙性，無能往依。福濟及福濟失敗，遂改投袁甲三。甲三識得英雄，早知玉貴在全州的威名不小，非常信用。這次因著正陽告急，所以特派玉貴來助。光筋聞得玉貴到來，忙叫啞子周進開關出隊。這一次關下鏖戰，把張洛行張總愚叔姪殺得大敗虧輸，部下二三萬擒匪，大概沒頭的多，有頭的少。還虧逃得快，跑得快。張洛行喫了啞子一鎚，張總愚亦戰全玉貴不過，忙的落荒趕回雒水鎮。叔姪是沒有法

想只好飛足去向羅大綱告急。依大綱意思，還不肯輕發轉。是陳德才說：「我們何不把胡以晃找來，一同救應雉水鎮。」大綱這才答應。於是邀約以晃一齊進兵。但是太平軍前來救應，必經過正陽關。然後才到雉水鎮。這個當兒，正陽的官兵已全行拔隊去攻雉水鎮。胡以晃心中好不歡喜。忙同羅大綱計議分兵兩路。一路由陳德才去襲取正陽關，一路由大綱救應雉水鎮。這時雉水鎮早經官兵圍得水洩不通。那金光筋是坐馬指揮，全玉貴與啞子周進是分左右夾攻。不消交代，玉貴仍然穿著白袍，坐馬端槍，啞子却係步將，生成有飛簷走壁之能。一縱身早穿上土圩，真是槍聲大作，圩外是喊殺連天。看看圩寨攻破，要向壘中捉鼈。偏生羅大綱同胡以晃從後面殺來，大綱便戰著玉貴，以晃便戰著光筋。這光筋原有些武藝，却非以晃對手。不曾戰到三合，早是招架不來，撥馬而逃。只這光筋一走，官兵早是鬆勁。玉貴亦無心戀戰，忙的撒下羅大綱來，趕救金光筋。其時啞子周進正站立土圩，獨鎚飛舞，驀然掉頭瞧著自家兵隊大亂，心知不妙，忙的跳下土圩來，找光筋就在這片刻工夫，誰知張洛行張總愚已縱捻殺出時方，黃昏但瞧著千萬紙捻，發起火亮如同白晝，可憐金光筋是猝不及防，前面太平軍後面捻軍，把官兵衝得七零八落，還幸全玉貴不離光筋，左右不一會工夫，啞子周進又掄著獨柄鐵鎚，如飛而至。光筋不敢戀戰，急急要趕回正陽，無如道路崎嶇，一邊山路，一邊雉河，心荒意亂。

不○料○馬○失○前○蹄○將○光○筋○一○交○攢○倒○事○有○湊○巧○剛○剛○一○顆○流○彈○打○中○坐○馬○那○馬○只○一○驚○竄○竟○帶○勒○韁○繩○將○金○光○筋○牽○跌○落○水○這○河○水○又○深○及○至○啞○子○周○進○奮○身○來○救○已○無○濟○於○事○啞○子○是○忠○心○報○主○也○就○跳○入○波○心○算○是○同○殉○國○難○（完却光筋）這一次雉河之戰却係捻軍太平軍於敗中取勝羅大綱胡以晃便從此占據正陽關與張氏叔姪聯絡一氣在下趁手交代那全玉貴因損了自己聲威也就解甲歸耕不再問國內戰事了（隨手完結玉貴）光陰易過大綱與以晃得才扼守正陽關已及半載這日陳玉成忽從三河敗退下來三人當即放了進關忙的列陣嚴待不消片刻果見江忠義在後追至（兜轉原文）胡以晃首先挺槍來戰忠義誰知戰未多合竟被忠義鞭打落馬大綱何敢怠慢忙的綽刀上○前○正○在○彼○此○斷○殺○却○好○李○續○宜○亦○放○馬○過○來○助○戰○這○理○兩○個○敵○一○那○陳○得○才○未○使○坐○視○也○就○提○刀○出○馬○四○人○戰○在○一○處○勝○負○未○分○又○是○劉○長○佑○的○大○隊○趕○到○不○消○多○講○一○個○劉○坤○一○一○個○席○寶○田○原○係○將○略○無○雙○當○即○向○劉○公○請○令○分○兵○爲○左○右○翼○一○從○關○左○撲○攻○一○從○關○右○撲○攻○兩○將○領○隊○才○去○早○是○羅○大○綱○陳○得○才○瞧○得○親○切○不○敢○戀○戰○撥○馬○便○走○誰○知○李○續○宜○江○忠○義○是○不○肯○放○鬆○姓○羅○姓○陳○的○入○關○兩○將○亦○跟○著○入○關○部○下○兵○隊○便○乘○勢○奪○取○關○隘○賊○衆○逃○走○在○下○趁○手○交○代○一○句○這○座○正○陽○關○却○由○劉○長○佑○交○給○欽○差○袁○甲○三○隨○後○長○佑○仍○和○李○續○宜○江○忠○義○劉○坤○一○席○寶○田○折○回○安○慶○向○老○曾○繳○令○不○在○話○下○（略按一筆

單講陳玉成與羅胡陳三將一路計議何往。大綱因說：「這理皖北是無險可守，以晃又成殘廢，不如由我送他過江，再作道理。」玉成深以為然，因又問計得才，得才說：「你前番不是要用兵湖北嗎？我想沔陽是你我胞衣之地，何不回去逛逛。」玉成因說：「照呀，照呀。」四人計議已定，當下便一路化作兩路。由羅大綱保護著胡以晃，取道南歸。後書自有交代。另外陳玉成陳得才是從皖北趨向湖北，彼時劉銘傳尚在湖北皖北之間，由雙溪谷出險以後，不無收合部眾，遇著二陳兄弟，痛殺一場。二陳不敢戀戰，竄至湖北黃州黃梅，早是鄂撫胡林翼特派總兵劉騰鴻、劉連捷、普承堯三將在彼防堵。三將得著四眼狗領衆犯境消息，忙的分兵三路設計兜捉。在鄂北大戰了三五十仗，無如這四眼狗獍惡異常，捕捉到東，他又竄西，捕捉到西，他又竄東，甚麼安陸黃州兩府，都被他倆狗兄弟，蹂躪殆徧，整整在鄂北鬧了一年，弄得胡林翼親自出馬，弄得李孟羣的妹子李素貞來替兄報仇，偏生被四眼狗知覺，逃了性命。這才不敢逗留湖北呀呀，編書的你大錯特錯。你前回叙說那李素貞是個劍仙來去無踪，殺人不見痕迹，何以前番能飛至安慶，劍斬了楊柳青此番替兄報仇，反被這一隻狗子逃脫，豈不是個漏洞嗎？諸位有所不知，原來風角占驗也是有點靈準的。當李素貞未到以前，忽然敵營中風折牙旗，四眼狗心知有異，他本老走江湖，見多識廣，怕的夜間有人暗算，特地換個小兵睡在自家床上，自家

却○躲○在○複○壁○內○偷○看○果○然○一○到○三○更○來○了○一○道○白○光○飛○至○床○上○將○那○小○兵○首○級○取○去○這○也○叫○做○金○蟬○脫○壳○（○與○石○達○開○易○服○逃○生○事○遙○遙○相○對○）○玉○成○覷○得○明○白○只○是○唬○得○搖○頭○吐○舌○次○早○忙○與○得○才○商○議○商○議○即○刻○脫○離○鄂○北○仍○折○回○皖○北○在○下○趁○手○交○代○這○理○鄂○撫○胡○林○翼○因○捉○拏○不○住○四○眼○狗○心○中○便○懊○恨○成○病○不○久○是○一○命○嗚○呼○湖○北○由○林○翼○死○後○那○總○督○官○文○是○乖○張○任○性○貪○婪○無○度○由○曾○國○藩○具○摺○奏○參○朝○廷○遂○將○他○革○職○拿○問○這○是○後○話○編○書○的○要○刪○去○枝○葉○儘○著○四○眼○狗○一○邊○敘○述○原○來○狗○弟○狗○兄○在○鄂○不○過○年○餘○而○皖○北○局○面○忽○然○大○變○你○道○怎○樣○變○法○自○從○袁○甲○三○移○駐○正○陽○關○清○廷○又○變○更○詔○旨○將○甲○三○的○欽○差○大○臣○取○銷○復○用○科○爾○沁○王○僧○格○林○沁○為○督○師○大○臣○一○意○勦○捻○用○勝○保○做○了○會○辦○甲○三○改○做○幫○辦○統○歸○僧○王○節○制○這○僧○王○是○輕○漢○重○滿○以○勝○保○屢○著○戰○功○故○特○派○他○向○皖○北○督○隊○其○實○勝○保○是○作○威○作○福○胸○中○沒○有○經○濟○從○前○戰○事○不○過○仗○著○張○曜○陳○國○瑞○兩○將○替○他○掙○些○勞○績○如○今○姓○陳○的○雷○在○僧○王○麾下○姓○張○的○却○歸○勝○保○指○揮○只○這○一○個○張○曜○果○是○用○兵○如○神○到○得○皖○北○會○過○袁○甲○三○第○一○陣○即○攻○破○雉○水○鎮○將○那○捻○匪○中○大○頭○腦○張○洛○行○捉○住○還○虧○張○總○懸○滑○脚○得○快○不○然○已○是○叔○姪○同○擒○大○功○告○竣○諸○位○這○張○曜○走○馬○成○功○却○也○有○個○機○會○前○文○不○講○到○捻○匪○中○有○個○李○兆○受○嗎○這○人○反○復○無○常○是○大○家○知○道○的○他○始○而○歸○降○何○桂○珍○繼○而○依○附○苗○需○霖○於○雉○水○鎮○又○不○時○走○動○但○那○苗○需○霖○居○心○尤○險○既○想○結○交○官○場○又○要○勾○串○捻○匪○俗

說東倒豬頭西倒羊頭沒有一點穩實張曜識其爲人一到皖北便略施手段將苗霨霖拉攏過來由霨霖又串台兆受由兆受又串台甚麼薛老小詹起倫那一詹一薛都與張氏叔姪親密不過所以張曜利用他倆做個內綫居然一陣成功（先綱後目敘筆極有變換）但是張曜的戰功完全要讓給勝保勝保到得壽州由張曜引著苗霨霖李兆受薛老小詹起倫一起進見勝保自然是破格優待爲最苗霨霖格外要好瞞著衆人又恭恭敬敬親自遞個手本這遞手本不奇奇在用手指在當中畫了幾畫勝保會意當即收下手本俟人衆退出然後揭開一看在手本末頁却粘著三萬兩一張銀票勝保大喜過望忙叫文案先生起稿特保舉苗霨霖爲候補道員其餘李兆受薛老小詹起倫不過夾帶一筆附著捷報到京朝廷自然依照辦理此後勝保不時將苗霨霖招來霨霖同勝保要軍火索槍械無不如響斯應續後又送到兩位出色土娼一叫寵珠一叫愛寶妖嬈異常勝保收之下下格外信任霨霖霨霖有個族弟苗景開亦由保案賞給都司弟兄倆好不威風偏生晦氣星陳玉成陳德才從鄂北起來（接筭）先同張曜戰了一仗張曜臨陣將陳德才捉了所有太平軍的殘部又被李兆受薛老小詹起倫趕殺殆盡這時四眼狗是威風倒霨欲進不得欲退不能心亂無主一時想到苗霨霖以爲彼此交情不薄他現在勢大力大或可助我一臂主張拏定趁晚使投入苗莊來見霨霖霨霖瞧著

玉成到來。正如半天得月。諸位這半天得月四字。有兩解。從好的方面講來。比如坐困圍城。忽然來了救兵。這叫做半天得月。從壞的方面講來。比如安排香餌。忽來了一尾巨魚。踏破鐵鞋。遇著冤家。狹路這也叫做半天得月。此時需霖得著。玉成是壞意。全無好意。是殺機沒有生機。玉成那理知道。需霖是殷殷勤勤。替他備酒接風。將玉成灌得酩酊大醉。玉成原有三五百名殘部。當派人衆監守。入夜便派乃弟苗景開將一隻孽惡的四眼狗。乘醉捆了。及至狗眼一睜。不由得狂呼亂吠。需霖也不理會。當派晝開帶領五百精壯。持刀執仗。將玉成押解到勝保大營。勝保得了這場奇功。這一歡喜。據說是三夜睡著不覺。捷書飛報到京。朝旨下來。沒有第二句話。說將該逆陳玉成凌遲處死。了却陳玉成。諸位要曉得。太平天國數來數去。不過兩三個厲害人物。其橫行江浙的是個李秀成。蹂躪湘贛皖南的是個石達開。擾亂皖北兼及鄂北的是這陳玉成。如今石達開與陳玉成先後失敗。天王洪秀全得到這種噩耗。如何不惱。如何不急。又如何不哭。恰恰轉秀全得信痛哭。用筆一絲不亂。但是哭聲未了。忽的左丞相秦日綱在左廂嚷說好了。好了。我們天國已來了。救星了。秀全止待發問。忽的右丞相何震川又在右廂嚷說壞了。壞了。我們這天保城地保城怕的是保守不住了。一個叫好一個叫壞。鴉鳴鵲噪相逼而來。秀全聽得左右二相嚷說不同。因將龍案一拍。說孤家喜聽好話。可由秦卿

先講大綱因說適才接到忠王李秀成來文據稱在贛西又夥結天兵六十萬不日可到南京這豈不是大個救星嗎秀全嘆說畢竟忠王忠心爲國是第一籌好漢第一位英雄將來能重見天日再整河山孤家願同他平分天下講到這理何震川却忍不住不由鼻子裏嗤的一聲秀全忙掉頭來楞著雙眼瞧了震川一瞧因怒說你算是個白頸項老鴉（映帶成趣）會報憂不報喜的你既壞壞須將壞信息講給我聽震川說天王爺還不知道嗎現在曾老九已連奪了我們的金柱關大勝關秣陵關三叉河又連合水師揚岳斌彭玉麟黃翼升等撲攻那江心洲蒲包洲瞧他水陸並進怕的天保城地保城總保守不住這豈不是件壞事嗎又是倒戟而入秀全聽了震川這一席話不免轟雷擊頂登時神智昏糊痰迷心竅一交跌倒龍床常有人將他扶入後宮從此病入膏肓（此語應注意）且不表單表曾老九這次撲攻南京何以來得如此迅速諸位若論迅速二字是很不的當因著甚麼因爲國荃與老兄在家言志卽抱有搗巢滅穴志願由鄂入贛入皖這是經過多少年頭終不曾瞧見南京一個城壕子一塊城磚兒那還算得迅速嗎不過時機未熟雖有極大志願也不能達到目的時機既熟又彷彿馬當過風時中却有神助我想第一個時機是江以南去了一隻鐵公雞第二個時機是江以北去了一條四眼狗第三個時機是有左宗棠李鴻章在浙江一帶牽綴著李秀成及李世賢

楊輔清等操總一句不得。不歸功於曾國藩。老謀深算。若論國藩三路進兵。以蘇事屬李。以浙事屬左。獨以搗巢滅穴的最大事業。屬之九弟國荃。固然相信國荃是個健將。亦以不次功名。封王厚賞。當得留與家人。不可利權外溢。非是在下好爲刻論。這曾國藩也算得無私而有私了。誰能無私如老曾之私。却私不廢公。較爲可取。一話休閑。叙且叙這曾國荃由升任皖撫以後。事事稟承兄命。嗣因皖北餘捻已由勝保袁甲三等專司其事。當即請示國藩。欲去收復南京。國藩深以爲然。弟兄倆通鑿籌畫。當先派劉長佑去駐紮贛西。因贛西是太平軍的後路。彼敗必由此逃脫。不得不扼以重兵。觀下文自明。次派楊岳斌彭玉麟及黃翼升領著全部水師。以規復江面。這黃翼升表字昌岐。亦係湘鄉人。鐵匠出籍。由彭楊二人不次拔擢。派充水師統帶。却能屢立戰功。次又派朱洪章李臣典彭毓橘蕭捷三周清元黃國堯等。都是一班百戰百勝之將。從征有功。國荃收入部下。猶以爲未足。又請國華國葆。貞幹弟兄們在營幫辦。三人何得推辭。部署既定。國藩因留國荃弟兄等在帳痛飲。卽席賦詩一首。其警句有辰君平正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所稱辰君午君。蓋指國華國葆所稱老沅。又指曾九沅甫也。曾九得著老兄贊許。兀自歡喜。擇日拔隊啓行。由安慶渡江。取道蕪湖。第一仗便攻破了金柱關。趕過太平府。第二仗便攻破了大勝關。第三仗便攻破了秣陵關。奪過了三叉河。其時楊岳斌彭玉麟黃

翼升統帶的水師已到。共計長龍快蟹有二三千隻之多。橫行江面。接二連三的開仗。攻取了江心洲。蒲包洲。九洑洲。草韃峽。燕子磯。真算得水陸并進。勢如破竹。但在這唾手成功當兒。忽然天國裏來了救應。這救應不是別人。自然是那忠王李秀成了。秀成趕來。聲勢頗大。聲稱帶來人馬有六十萬之多。還有侍王李世賢亦追跡而至。前文不講到世賢與輔清竄入閩浙之間。另有一番結合嗎。其時康王汪海洋駐兵福州。聽得浙勢失敗。趕來與世賢輔清會議辦法。彼此規定計畫。當由汪海洋駐兵衢州。楊輔清駐兵嚴州。以爲世賢的後援。世賢獨領兵三萬來與秀成聯合一起。秀成原議是由贛回寧的。但他深知南京城內空虛。非厚集兵力不可。於是沿途擄劫。不問老的少的。只要有個人形。都給他一方紅布裹起頭來。驢子也可當馬。狗子可使馱物。俗說天罡地煞一起臨凡。自太平天國元年至十三年。他家的兵隊。總沒經過好好訓練。餉銀無著。著眼在都市村鎮。所以毛賊一過。地方邱墟。這種強盜行爲。如何能成得帝王事業。唉。唉。今日李秀成詐稱兵隊六十萬。縱令數目實在。也不過是烏合之衆罷了。但是鐵中錚錚。庸中佼佼。一個李秀成。文事武略。都還不錯。部下的項大英。羅大綱。羅亞旺。秦日綱。也個個來得。還有那胡以晃。雖係殘廢之人。然狡獪陰謀。無出其右。這時由秀成出馬指揮。在長干橋打了一仗。那秦日綱是被朱洪章戰敗。又在印子山打了一仗。那羅亞旺是被李臣典戰敗。又在

上方橋打了一仗。那羅大綱是被彭毓橋戰敗。又在江東橋打了一仗。那項大英是被蕭捷三戰敗。其餘周清元又攻破了博望鎮。黃國堯又占奪了七壘橋。曾國華國葆又雙取了雨花臺。呀呀。呀。不好了。不好了。這一座南京城周圍總是官軍。李秀成帶來的六十萬人馬。竟經不起西風。一浪原講。天王洪秀全。日前喫了一唬。在金鑾殿上一交跌。倒痰迷心竅。此時是四面楚歌。病日加重。各事寔之不理。一切付託。秀成。并手書萬古忠義四字。賜給秀成。秀成得這四字。感歎一聲。再瞧瞧滿朝文武。都是些兩眼睛。漆黑一肚皮。草包不覺。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因胡亂撰了一聯。其聯云。

一統江山百零八里半。

滿朝文武三十六行全。

聯句是挖苦之詞。覺得不甚大雅。興之所至。又賦詩二首。詩曰。

舉觴對客且揮毫。逐鹿中原亦自豪。湖上月明青箬笠。此湖一定指元武湖。帳中霜冷赫連刀。英雄自古披肝膽。志士何嘗惜羽毛。我欲乘風歸去也。卿雲橫亘斗牛高。

鞞鼓軒軒動未休。關心楚尾與吳頭。指金陵國都。豈知劍氣升騰後。猶是胡塵擾攘秋。萬里江山多築壘。百年身世獨登樓。匹夫自有興亡責。肯把功名逐水流。比石達開詩才如何。

詩以見志。這兩首詩具見他的志向非常遠大。無如天國時局已成強弩之末。各處險要。通被官軍奪去。要想個出籠方法。很是不易。俗說一人不敵二人。計秀成在這抓耳撓腮的當兒。忽然想起胡癩子當叫人將癩子找來。彼此坐定。由秀成從長問計。以晃因說出兩種辦法。一種是分段布防。一種是儘力去攻。雨花臺能將雨花臺奪過。將曾國荃捉住。那便高枕無憂。秀成因說。這事誰可去得。以晃笑說。却非足下不可。秀成點一點首。當派項大英。羅大綱爲前路衝鋒。羅亞旺。秦日綱爲左翼。洪容海。藍仁德爲右翼。四位國宗。洪仁玕。仁政。仁發。仁達。各管領著新式大礮。自家却挑選精壯六千人。給一枝新式快槍。三更造飯。四更飽餐。黎明便大開聚寶門。一擁而出。這次戰鬪。關係天國存亡。無不人懷必死之心。請問這雨花臺有何預備。第一座礮臺管理的叫做倪桂。第二座便是曾貞幹。第三座便是宋國永。第四座便是孫開華。其餘國華。國葆。又帶領二萬洋槍隊。在四座礮臺前後左右。密密保護。操總一句賊衆來犯。遠的礮轟近的槍擊。總使得無路可攻。無隙可乘。說是這樣說。無奈太平軍來得太多。攻得太猛。李秀成又是奮不顧身。親自敲著戰鼓。指揮人衆。或用正擊。或用旁擊。或用側擊。自晨至午。雷聲隆隆。電火霍霍。黃霧漫漫。太平軍固然是尸積如山。便是臺上的官兵也損失得不計其數。一連鏖戰三日。可憐營裏倪桂是被礮轟死。曾貞幹是被流彈打傷。命在垂危。礮臺被打坍了一座。打缺

了兩座照這樣猛攻奮擊是萬萬支持不住曾老九日夜無眠急得嘔血數升望兵不至望救不來第四日賊軍又到又是山搖地動飛礮猛攻修好礮臺又被轟坍曾國華捨著來救中彈炸死國葆因救國華亦受槍傷曾老九瞧此情形萬難忍受眼見覆亡在即急得拔劍自刎（老兄國藩遇險三次老弟國荃又命不能保其他國華遇彈陣亡國葆受傷貞幹亦命在須臾曾氏一門效忠清室洵非他人能及）却被宋國永奪去佩劍因說我公何必如此那廂放是救兵來了（一句提神）國荃不信急急擡頭一看只見東南角上塵頭滾滾飄著一桿大旗黑地白字還挂著丈六紅綾唵唵這不是鮑超趕來嗎原來鮑超在浙探聽李秀成李世賢的天兵過境知道南京必有一場惡戰本擬跑來打個冷拳不料趕過旬容已聽得隆隆礮聲曉得戰事方烈忙的縱馬加鞭將至南京瞧見雨花臺方面戰霧騰騰他便一面指揮兵隊一面大喝起來好似半空中打個霹靂可笑無數的天神天將竟會因這霹靂停止進攻李秀成的戰鼓敲得行的亦因此停響鮑超是聲到人到人到馬到那一枝丈八蛇矛好似蛟龍出水避著者生當著者死一路血槽殺將下來登時敵軍大亂那鮑家霆字營亦隨著砍瓜切菜這時曾九心定神安連忙指揮宋國永孫開華領兵衝下雨花臺這二將本領亦復不弱原是由右路殺入國永遇見洪容海不消三合竟將容海活挾過來那藍仁德正待逃走又被開華猛的一

槍刺中。登時。落馬。由官兵。捆綁而去。其餘。羅大綱。是死在鮑超手裏。羅亞旺。秦曰綱。亦帶有矛傷。幸得逃。這一官兵。轉敗爲勝。雨花臺。得以保全。總算是鮑超一人之力。太平軍。敗退入城。從此是城門緊閉。有守無攻。所有新式大礮快槍。完全被官軍奪獲。我且不表。單表鮑超。收拾軍隊。來見曾九。曾九與見。感激涕零。這時曾貞幹。已經斷氣。鮑超甚爲惋惜。彼此敘談。經過事略。却好宋孫兩將。押著洪容海。藍仁德。進帳。國荃略問口供。容海仁德。是乞命願降。國荃笑說。你倆在天國。是個王爵。歸降我朝。怕不合算。仁德未及開口。早是容海就地碰頭。祇求貸其一死。國荃一笑。當叫人替他倆。雜髮編辮。隔了一宿。國荃將容海召至密室。盤問天國內容。容海因將南京城內糧絕。斷並天王病重不起。託孤秀成的情節。細說個大概。國荃點一點首。因說我相信你講話不錯。你可替我想點法子。嗎容海說此事須裏應外合。一方面由我寫函去運動復王。魏超宗。翰王。項大英。他倆是同我最爲契合的一方。面可趕緊開挖地道。最要緊的是龍脖子山。天國的軍糧儲餉。皆聚集於此。此非一兩個月工夫不辦。……國荃說。這事我已理會得來。你可修下書函。由我寄去。容海喏喏答應。隨即修好書函。國荃閱過言詞。到還切實。於是在降賊裏面。挑選個機警目兵。混入城內投書。原來南京城內。早已軍糧斷絕。每日是不男不女的。派些人出城割草割稻。有的是趁機逃走。有的挨晚入城。所以曾營差去的目兵。到

可以混出混進，不消三五個日子，居然魏超宗項大英的答書已到，並言天王命在旦夕，趁此可從速進兵。我倆必不負所約。國荃得信，自然是加添工程，日夜開挖地道，那預備占奪頭功的不外李臣典、朱洪章、彭毓橘、蕭捷、三周清、元黃國堯一班戰將。記得在同治三年六月十五日，那龍膊子一條地道，共有十多里長，已經挖通安好。火藥導綫登時發作起來，將地保城轟裂了一二十丈。李臣典首先登城，隨着姓朱姓彭姓蕭姓周姓黃的五將繼進。大兵攻破南京，誰知天王洪秀全已先期服毒自盡。人詩曰：

天國何年號太平，天兄天父幾時生。同監信旦仇，推刃塗炭生靈枉。縱兵誰屬主人居，北道自甘久困在南京。翼王失敗英王死，城破猶存李秀成。

金陵久困 不復瓦全 太平立國 凡十三年

評曰：英王陳玉成之死，却死於天國未滅之前，不因皖北事平，曾國荃也不能抽調大隊去克復南京。所以編者於叙左李克復蘇常後，不即叙國荃之用兵，而先叙陳玉成之失敗，借此時機，却好將捻匪上半截的文章，叙個淋漓痛快，畱着下半截好另開生面。

官文胡林翼亦係書中要人。林翼在則官文爲之左右端的是個好人，林翼死則官文無人縛束。

漸○漸○現○出○原○形○可○知○庸○碌○無○才○之○輩○得○君○子○則○足○與○爲○善○失○君○子○則○自○爲○不○善○近○朱○近○墨○關○係○匪○輕○

會國藩老謀深算特過尋常於南京未破之先卽派劉長佑駐兵贛西以截斷太平軍歸路此種眼光此種手腕迥非他人能及

將叙會九之出兵大勝必先叙其經一番挫折弟兄四個連損兩人國荃亦幾於自刎若非鮑超趕到其大局正未堪設想然則金陵成功亦僥倖甚矣

第九十九回

追洪福髮逆剷除

誅勝保擒禍蔓衍

原講李臣典領著朱洪章彭毓橘蕭捷三周清元黃國堯一班戰將衝入地保城官兵隨後繼進但這種種冒險事體很與生命有關的因著甚麼因爲新崩之城餘焰未盡上面是烟霧交加下面是磚石凸凹前面是敵人槍彈抵制後面是官軍蜂擁而來非身體捷若猿猴猛若獅豹未能履險如夷所以在这个當兒彭毓橘是中彈身亡蕭捷三是馬陷去命周清元黃國堯亦頭破血流身命難保幸虧魏超宗項大英在內倒戈然後李臣典朱洪章等才施展伎倆拚命的大毅特毅接著驍將鮑超亦躍馬趕到甚麼國舅賴漢英丞相秦曰綱何震川四位國宗仁珩仁政仁達并孺子胡以晃都被官兵捉

的捉了捆的捆了。獨有忠王李秀成。早有些預備。你道甚麼預備。他從天王洪秀全服毒身死之後。知道南京不守。便打發李世賢去與楊輔清連合。以謀最後的去路。他那去路。是想在粵閩間佔據個地盤。借小天王洪福的名義。以號召餘黨。所以秀成是一面布防。一面找個所在。安頓著小天王洪福。比及天保城地保城。均被官軍攻破。秀成密將洪福卸去服裝。薙去長髮。一邊是設法逃走。一邊領兵巷戰。節節爲警。節節抵敵。直惡戰了三日三夜。瞧瞧部下已剩不多。人城內的宮殿房屋已被焚燒的。一塌糊塗。如再遲延。怕那小天王溜走不了。只才死心塌地自家也換了行裝。騎了一匹劣馬。將平日所乘的火色龍駒。讓給洪福。趁著烟霧迷漫。帶領一二百名精壯扶擁著洪福。闖出水西門。秀成在前。洪福在後。但秀成一個臉蛋子。是人人認識的。才過中橋。偏生撞見宋國永。更不打話。將手一招。一大隊人馬把秀成團團圍住。這時洪福雜在人叢之中。情急智生。一聲怒叱。那龍駒又跳跑得快。居然闖出重圍。跑得不知去向。不講洪福溜走。單講宋國永當時全神貫注秀成。秀成以外不及找抹。不知怎樣費事。當由人衆把秀成捉下馬來。用繩索捆了。這時曾九大隊已經入城。所幸天府不曾燒毀。暫借用做個行轅。曾九既入行轅。却好鮑超押著天國的四位國宗。一位國舅。兩位丞相。并那個胡癩子過來。接著宋國永亦帶著李秀成來見。曾九不及問供。權將衆賊犯打入大牢。一面備了捷書。飛

報安慶老會的大營一面却升坐大帳檢點在軍出力的將弁別的不談先是洪容海藍仁德引著魏超宗項大英換穿服色戴著翎頂一搖三擺而來會九是瞧不上眼因說你們這班東西何必來此胡鬧四人羞得滿面通紅喏喏而退隨後水師的彭玉麟楊岳斌黃翼升到了陸軍的孫開華朱洪章及其他將弁也陸續的走來國荃瞧來瞧去只瞧不見個李臣典諸位可知姓李的向那理去了原來臣典表字祥雲係邵陽人氏在十八歲時即向會九大營投効其人生得美比潘安俏如宋玉武生文相却驍勇善戰在贛在皖屢立戰功現年二十三歲已升至總兵不過有種脾味生性愛嫖他在未到南京之前便打聽天王府內妖女變童不少已是口角流涎這時搶入南京第一件便想暢其淫慾所以破城之後甚麼不幹忙招呼十數健卒一徑闖入天王府甚麼金銀財寶都沒眼着急急走入後宮瞧著女人不問好歹便幹那沒魂的勾當少年人精神又足體力又強彷彿豬八戒跳入子母河這一手渾淘簡直鬧了三晝三夜起初用的真實本領後來借重甚麼九邊壯陽丸龜鹿延命膠帶來十多名健將也大大的分些餘潤諸位這班婦女們想想雖說殘花敗柳那理能經得起這一陣驟兩狂風不但淫不蕩的固死於非命即極淫極蕩濫污不堪如天妹洪宣嬌也變做玉殞香消斷送性命（借此完結洪宣嬌）其餘金貴銀貴兩個天女并一班愛娘嬉娘寵娘娛娘好女妙女姣女姁女移女

嬌女有的坑送身命的有的肢體軟癱的李臣典弄得力竭聲嘶奄奄一息然後由十多個健卒招呼人衆用一張睡椅把他抬到個住所姓李的去後恰恰九帥進得天王府一經查點將弁獨不見奮勇登先的李臣典再三詢問才有入報告情節國荃因歎口氣說好個昂藏七尺之軀竟葬送在這迷魂陣裏豈不可惜（我亦謂然）不消兩日那督師大臣大學士會國藩已由安慶趕到國荃見著老兄彼此有無限悲感有無限快慰兄弟倆住在一起談及李臣典命在垂危忙派人探問誰知去的人回話說是李總兵已經病故國藩國荃不免是痛哭失聲一面派人料理臣典的身後一面由老曾提出天國的要犯升堂訊供一一問過實在獨有忠王李秀成英姿颯爽言論風生雖然鐵案琅璫枷鎖鈕鏄他却毫無懼怯既不乞憐又不謾罵國藩覺得秀成是個草澤英雄就給他紙筆由他親寫供招好個李秀成提筆落紙由頭至尾把金田如何起義永安如何出兵如何由湘入鄂如何橫行江浙如何夥合捻匪如何北窺晉豫沽如何山陝及雲貴的回徒肯做天國の後援中間不幸如何又洪楊內鬩韋石私慶如何起用國宗仁玕仁政得洋人白齊文助力如何江浙得而復失如何南路的鐵公雞北路的四眼狗又同時失敗比因兵困南京天王如何憂煩成病服毒而死死後又如河托孤言無隱譚其對於天國諸王及一切行政却有褒有貶對於滿清人才却推許曾胡左李彭楊及羅山弟子其

餘如鮑超張國樑程學啟要算得數一數二的好漢敘事是有起有落論人是有棄有取爲最兩個秀才錢江王韜怪清庭不能錄用亦怪天王不能容納大是失策這一篇供詞洋洋灑灑不止萬言（以上太平天國的歷史却借這篇供詞結束真是筋搖脈動警策動人）寫完將筆擲地雙手把一搭兒供狀遞給國藩九帥也趕覓過來兩人讀著搖晃著腦袋嘴裏不住嚷稱奇才奇才又說洪秀全如果眼睛識人有點政治學問這成敗利鈍尙未可逆視歎息一會因問你的意思尙望活命嗎秀成哈哈大笑說那草間求活朝秦暮楚還稱得起男子漢大丈夫嗎（極寫秀成）國藩當下把大拇指一豎說聲好漢仍招呼將秀成押送進牢常卽詳細具了一本奏摺用個最後紅旗報捷諸位須知這起捷書不比尋常一者太平天國建設了一十三年國家糜餉耗兵是不計其數其損失的戰將疆臣亦不計其數兩宮接受這回捷報如何不心花大放使連同治帝年齡雖輕也歡喜得手舞足蹈二者是酬勛賞功問題當日咸豐帝明詔原講是誰能削平天國除去洪逆當封以王爵決不食言照此看來這督師大臣曾國藩一定要位襲王封無可疑義了誰知滿人限制漢人以國藩如此豐功偉烈不但加封王爵使連公爵也吝而不予談到這理我要替姓曾的惱氣我要講朝廷的詔旨如放屁一般唉唉虧滿奴厚臉根據著漢放不得封王條例竟收回成命由兩宮會商將曾國藩僅錫封做一

等毅勇侯。曾國荃。僅加封。做一等威毅伯。其餘在事出力的人員。如克復蘇州的李鴻章。克復杭州的左宗棠。屢立戰功的鮑超。以及水陸各營將弁。登城陷陣的。臨敵戰亡的。也不過賞給幾件黃馬褂。幾枝花翎。文的得些太子少保。虛銜武的得些巴圖魯。名目生的得些克什荷包。扇套死的得些騎尉。難麼也算是一場大大的報酬。至於天國的李秀成。及一班國宗。國舅。僞王。僞侯。僞相。僞將。無不一體梟首示衆。以伸國法。所有逃走的小天王。洪福。務必派兵兜拏。不使漏網。國藩得了這一套的朝旨。一面按法將李秀成等一千要犯。提出行刑。在下却有一句要言。交代那李秀成。却有個姪子。李來中。雖然在亂居中。薙髮歸順。然而心實未死。在唐朝旨未下的當兒。彼却不時探監。趁機同阿叔李秀成。咬個耳朵。要替秀成設法。報仇。秀成笑了一笑。也悄悄的教導來中。個主張後書。自有交代。此時且不叙明省筆之至。單講一千反賊。按名正法之後。國藩又一面特派鮑超。趕緊去兜拏小天王。洪福。講那洪福。從那日由水西門。四馬逃跑。心想投奔侍王。或輔王兩處。記得兩王駐兵蘇轅之間。忙向東南奔去。所幸命不該絕。李世賢已領著賊衆。在途守候。洪福是半天得月。見過世賢。卽拔隊。曠至嚴州。準備與楊輔清及汪海洋聯絡。一氣誰知。入馬一到嚴州。前面早有官兵阻擋。去路。你道這統帶官兵的是誰。原來便是劉長佑部下的大將。席寶田。前書不交代過的。碼國藩在規取金陵之前。卽派長佑駐防。

翰省以斷洪賊的歸路。其時長佑派寶田駐兵贛邊。寶田揀定兩條要路。一在廣信。一在嚴州。今在嚴州。瞧見賊兵過境。忙的吹動大號。領兵截殺。殺得李世賢竄入一條死路。名叫樊川屯。該屯兩面夾山。中有絕澗。四圍皆深林雜樹。好似祇有進路。沒有出路。世賢保定洪福。在內困守七日。所帶的乾糧。都已喫盡。部下裏脅的毛賊。大半死亡的死亡。逃走的逃走。洪福見勢路不對。急得嚎哭。世賢沒有法想。轉是部將方千里獻計。仍用金蟬脫壳方法。揀個小兵。換穿龍衣龍袍。打著小天王旗號。在前衝殺。假的在前。真的在後。果不其然。寶田墮入術中。一陣混戰。將個假洪福。捉住。真洪福。放走。那李世賢方千里。亦不與戀戰。落荒逃跑。及至賊衆跑遠。然後豹子頭方一馬趕到。會著寶田。寶田方喜氣洋洋。把個假洪福推出。鮑超也不能分別真偽。祇有將假洪福一名押赴南京。由國藩略問口供。無論對與不對。惟有根據席寶田的報告。具奏入京。不日廷旨下來。將該孽即行正法。唉。唉。此次席寶田。倒得個太子少保官銜。真算是僥倖萬分了。閒話不提。單提真洪福脫了危險。由李世賢一路保護。趕至衢州。却好楊輔清在彼接待。三人商議商議。依世賢輔清的主張。卻要聯合福州汪海洋。招集黨羽。再圖恢復。轉是洪福大不謂然。原講洪福年齡雖輕。却是醉心歐化。由郵王洪仁政赴美。在舊金山遇見牧師羅巴爾特以後。探知美洲的國制。如何新造。美洲的人民。如何有獨立精神。洪福早是欣然神往。一應前

第九十七回。此回由南京逃命出來。他早掣定主張。一路默禱上帝。要往投美國。去找那羅牧師。好緩緩圖個機會。彼聽李楊將話講完。因說。盛承你倆美意。我是感激不盡。不過父王在日。兵那麼多。將那麼廣。也不得個好好結果。如今大事已去。非立即可望恢復。我想結束。結束可赴美一遊。世賢方在沈吟。早是輔清將頭一點說。我們可把康王汪海洋招呼過來。同他再磋商一徧。洪福說。這也用得。於是派個捷足。趕至福州。不消多日。海洋來見洪福。洪福說明主見。海洋甚爲贊成。不過又換一句話說。是現在雲南杜文秀聲勢甚大。我們何不且戰且走。與彼合兵。世賢輔清因在旁拍掌說。這種計畫。再妙不過。彼勝則我圖恢復。彼敗則我往美國。裏外總不失算。洪福稱善。當即刻日拔隊。其時楊輔清汪海洋部下。尙有太平軍三四萬人。沿路招集餘黨。由浙轉贛。轉湘轉桂。這一路奔竄。早驚動防堵司令劉長佑。長佑一面派著江忠義劉坤一在後尾追。一面又向老曾去請救應。國藩不敢怠慢。忙的飛派鮑超宋國永孫開華。帶領精兵。趕赴廣西。賊到廣西。還想佔踞鵬化山。做個立足之地。無如今日的鵬化山。非比當日的鵬化山。由江忠義劉坤一用兵撲攻。接著鮑超宋國永孫開華的援軍。亦到一陣。刁勳把賊衆殺得力不能支。登時讓出鵬化山。由官兵縱火焚燒山中舊有的宮殿房屋。都成灰燼。這才是天國根基完全剷除。太平軍原有些餘黨。如潮王黃子隆。廣王李愷順等。聽得小天王尙在李楊軍

中忙忙趕到救應。無如強努之末，不足濟事。甚麼大理王杜文秀，雖然派些回兵前來救助，卻被豹子頭奮勇爭先，殺得七零八落，把洪福殘部一路趕至野人山。俗說一角殘棋，何能復活。共計大小數十戰，那個黃子隆是被宋國永殺了。李愷順是被孫開華殺了。李世賢是被鮑超用火燒死。惟有楊輔清、汪海洋見勢路不對忙的，挾着洪福向雷州高州走了。這兩州地濱大海，登時雇了一隻帆船，三個人逃往外洋，不消說得自然去找美國牧師羅巴爾。特後來舊金山發生一種三合會，會首叫做齊天福，便暗暗含著洪福齊天意思。那三合的字義，便是三點水打個共字。這一段軼史，留著後書再叙。

（天國建立十三年，由洪秀全傳至洪福，算是兩代國王。至此方告一大大的結束。）閒言休聒，單講官軍火燒了野人山，僅僅逃去洪福、楊輔清、汪海洋三人。其餘頭腦及一千毛賊，不是刀頭送命，即是火內亡身。祇有小天王所騎一匹火色龍駒，原係李秀成的物產，却被豹子頭得了。俗說名將最愛名馬，誰知這馬雖係龍駒，龍生成命運不佳。由李秀成騎坐，不幸連打敗仗。由洪福騎坐，不幸東奔西竄，弄得無家可歸。無路可走，後來換個鮑超騎坐，也不幸損失威名。諸位不信，請看鮑超征捻戰功一日，不如一日。那就知道這火色龍駒是個妨主的慮了。（匪夷所思，却要借一匹馬做個過渡。）話忌煩瑣，書須緊湊。我們談到征捻，恰恰清廷正慮及髮逆雖清，捻亂未靖。當由兩宮招呼軍機首領恭親王奕訢

入內商議。突訴因奏說。這事又非借重曾國藩不可。現在僧格林沁已經陣亡。欽差勝保已經擊辦正法。僅僅靠個袁甲三在皖督兵。漕運總督吳棠接濟糧餉於事。何能有濟諸位。這一套的經過。須在下。一件一件的要補叙個清楚。又是倒戟而入。第一件當然敘述吳棠。這吳棠在道光末年不過做個清和知縣。記得慈禧太后那時還未入選。鑿着父樞。經過大關。由吳棠送到程儀二百。忽將第八十三回情事一提。此情此景如在目前。母女們感激不盡。後來慈禧入宮。生下同治帝。漸漸在宮裏用事。不時向朝廷提及吳棠出來。所以這吳棠在咸豐朝也就由知縣升做淮安府。由知府也就升做淮楊道。河道到得兩宮垂簾訓政。首先一道特旨。將吳棠擢升做漕運總督。籌備糧餉。這吳棠原係幹練有才。他接任以後。早奏請雷以誠做了淮關監督。講那雷以誠歷任捐卡辦的是抽釐助餉。請問這抽釐助餉。又是誰人獻的條陳。我提出這人。大家必然知道的。原來那個秀才錢江。由湖北上書以後。一時楊秀清不能採用其說。他知道太平軍不足有爲。忙的逃至江北。投在雷以誠幕下。獻上抽釐助餉條陳。這抽釐方法。是不用國家出錢。由來往商船估貨納稅。所以咸同間遇着這破天荒的兵事。蔓延十八行省。國家歲用餉銀。不計其數。總可敷衍開支的。照這一件事體看來。你瞧錢江的心計。工是不工。算利害不算利害。唉。唉。祇可惜這姓錢的命不如人才。未大用。如今雷以誠做了淮關監督。錢

江更作威作福，替以誠想出諸多刻毒主張，算是以誠一條小辮子，拴在錢江手裏。錢江又貪喫幾杯酒，酒後無德，把個雷以誠家庭醜事，以及在任如何賺錢，如何侵蝕公款，對公衆盡情披露。以誠是萬不能忍，別同個親信家丁胡升計議計議。這胡升不知在那裡，會把從前上楊秀清一封書稿取到，偏是姓錢的親筆手書，以誠得到這件把鼻，登時起個殺人之心，連夜去見吳棠。由吳棠具封密摺，聲敘錢江有通逆大罪，沒有第二句話，講不日朝旨下來，着將錢江明正典刑。（了卻錢江照應前書）這段書是極小的，小事不過證明雷以誠是吳棠個私人，吳棠又是慈禧個私人罷了。第二件要補敘僧格林沁陣亡，及欽差勝保問罪的情由，但是敘述這情由，又必從四眼狗失敗說起。前書不講過，差大臣勝保駐兵壽州，由苗霽霖縛送四眼狗在軍前正法嗎？（緊接上回）勝保得了這件奇功，使把苗霽霖引做心腹，不問軍中甚麼秘密事情，都去與苗先生會商，不問甚麼軍火子彈，都被苗先生挪借過去，可算勝保駐皖，祇剩了一座空營。張曜不時入諫，勸勝保提防霽霖，勝保不聽，反將張曜一席話完全告給霽霖。霽霖好不狡猾，當下匹馬來見張曜，語言之間，是冷嘲熱諷，使得張曜哭笑不得。霽霖走開，張曜也就見機而作，去與袁甲三會合一起，不理勝保。勝保正因碍着眼釘，不能大放花燈，開心取樂，難得張曜離開他，終日的攬抱着寵珠愛寶兩個妖嬈，以圖快活。錢不敷用，那邊苗先生

不○時○又○送○些○金○銀○過○來○聽○其○揮○霍○。唉○。這○苗○先○生○如○此○牢○籠○勝○保○。豈○安○放○著○一○顆○好○心○嗎○。原○講○苗○霽○霖○反○復○無○常○。早○蓄○異○志○。由○張○洛○行○前○次○失○敗○之○後○。霽○霖○早○勾○結○那○張○總○。愚○賴○文○光○任○柱○牛○洪○。龔○瞎○子○。做○了○自○家○聲○援○。他○那○乃○弟○苗○景○開○。也○很○有○些○武○略○。兒○子○苗○豐○。苗○潤○。練○著○民○團○。不○下○二○三○萬○人○。苗○先○生○見○著○時○機○。成○熟○突○然○的○。刻○日○起○兵○。派○苗○景○開○占○據○了○壽○州○。苗○豐○撲○攻○了○毫○州○。苗○潤○撲○攻○了○潁○州○。半○空○中○落○下○這○個○霹○靂○。把○個○欽○差○勝○保○。唬○得○魂○不○附○體○。點○兵○不○至○。調○將○不○來○。當○由○衛○隊○備○了○馬○匹○。將○他○扶○出○大○營○。一○路○趕○至○正○陽○關○。來○會○袁○甲○三○。甲○三○見○這○狠○狼○情○形○。已○是○不○堪○言○狀○。原○來○勝○保○又○鴉○片○大○癮○。這○時○向○甲○三○索○取○甲○三○那○理○應○付○。不○無○嘲○諷○了○幾○句○。勝○保○是○惱○羞○成○怒○。瞥○著○氣○趕○到○天○津○。去○見○僧○格○林○。沁○哭○訴○。那○袁○甲○三○如○何○欺○負○自○家○。如○何○擁○兵○不○進○。看○自○家○足○相○。僧○王○因○說○。姑○作○袁○甲○三○是○看○你○的○相○。拿○你○的○喬○。難○道○張○曜○也○袖○手○旁○觀○嗎○。勝○保○歎○了○口○氣○說○。這○張○曜○也○不○服○嚙○調○度○。僧○王○當○下○哼○了○一○聲○說○。算○了○算○了○你○也○不○必○瞞○嚙○了○。嚙○瞧○你○不○是○上○那○袁○甲○三○的○當○。也○不○是○上○那○張○曜○的○。當○你○受○著○苗○霽○霖○的○圈○套○。還○不○知○道○嗎○。可○憐○勝○保○被○僧○王○兜○頭○澆○了○這○瓢○冷○水○。心○坎○裏○只○是○忒○忒○的○亂○跳○。還○咬○著○牙○根○向○僧○王○辨○說○。嚙○并○沒○受○著○姓○苗○的○圈○套○。僧○王○笑○說○。你○還○大○夢○未○醒○。睡○著○在○鼓○裏○嗎○。現○在○朝○廷○已○有○密○旨○叫○嚙○前○去○查○辦○。你○是○不○是○收○了○苗○霽○霖○三○千○萬○的○莊○票○。是○不○是○收○了○苗○霽○霖○兩○個○土○娼○。一○名○寵○珠○。一○名○愛○寶○。是○不○是○大○營○裏○軍○

火子彈糧草已被苗霽霖挪用殆盡。你須實說。噤可周全與你勝保聽到這理。不由得面如土色。忙的撲通向僧王面前一跪。說這事總要求王爺周全。還請問參奏。噤的是些甚麼。人物。僧王說第一便是孫家籍。由姓孫的又運動英桂德興阿。寶第。丁紹。周華。祝三。聯名在駕前揭參一本。兩宮是非常震怒。這發下來的查辦密旨。噤在昨日接到。却好你今日已來投案。噤替你想你一罪未清。二罪又犯。這臨陣脫逃。不是款殺罪。還有甚麼罪名呀。勝保聽到這理。用手摸一摸自家頸項。額子又是跪地碰頭。僧王說。現在沒有別個辦理。你可趕回去見袁甲三。求他助你一臂。先行將穎毫壽三州收復。將苗霽霖那賊捉住。那末庶乎將功折罪。勝保得了僧王指示這條明路。復行趕到正陽關。誰知袁甲三已不在正陽關。已督率兵隊分路去撲攻穎毫壽三州了。請問官兵如何分路。原來袁甲三得著三州失陷警報。一面派着張曜領兵五千去收復壽州。一面又飛檄李兆受。詹起。倫。薛。老。小。等分攻穎州。亳州。兵行神速。那張曜是第一等名將。前去攻打壽州。不消三日。早將城池攻破。賊將苗景開是被張曜殺了。苗霽霖乘亂開城而出。張曜那能放過緊緊追趕。卻好前面李兆受一支人馬已到。兆受手中還拎着血淋淋一顆人頭。此頭不是別個。正是霽霖的兒子。苗豐。原講苗豐攻取了亳州。他是奸淫擄掠。無所不為。不到三日。偏生碰著李兆受放馬過來。苗豐不知進退。以為兆受是他老父的狎友。忙嬉皮笑。

臉直呼其名。兆受便將機就計，騙他過來談話。苗豐還當兆受沒甚歹意，縱馬來至兆受跟前，不提防兆受刷起便是一刀，將一顆腦袋取下，乘勢奪了亳州。偏生兆受是個羅喉星，縱兵殺掠一過，又要趕回壽州。未到壽州半途，遇見苗霈霖（兜轉原路）霈霖不瞧見人頭，到還罷了，一見是兒子，一顆首級不由得肝腸痛斷，忙惡很復的提槍便向兆受心窩刺來。兆受是將刀一格，一個鶴子翻身，近得霈霖身邊，將手搭著那勒肚絲帶使勁一提，便把苗先生提過坐騎。霈霖急了，正在潑口大罵，卻好張曜已經趕至，忙的叫人把苗先生捆起，押赴甲三的大營。甲三得著霈霖自然是飛章入京報捷，誰知捷書才打發出轅，那勝保已由津趕到，彼此見過了面。勝保首先問到戰綫情形，甲三便將壽州亳州已下苗霈霖已經捉獲大概情節敘述一遍。勝保不由得笑嘻嘻的說：「這次戰功，嚐到要坐享其成，假冒一點。」甲三說：「可惜足下來遲，半日奏摺已由我拜發進京了。」勝保被澆這一瓢冷水，心下又愧又惱，又不由得惱羞成怒，因大嚷說：「這還了得！嚐係正辦，你係會辦，你不等嚐便擅自作主，單銜入奏嗎？」甲三說：「你如在這理當然由你銜，你不在這理是你放棄職權，我不領銜，又誰個領銜呢？」勝保這時是火上澆油，拚命的與甲三碰起頭拳，甲三讓過勝保撲空落地，彷彿像那狗子喫屎一般，當由人衆扶起。勝保已碰得頭破血流，流不住口的大罵，跑了出營，他在壽州原有行轅，趕著回轅，也媽媽奶奶的發個奏。

摺彈劾甲三。這時寵珠愛寶俱已逃。跑行營空洞無物勝保祇有長吁短歎。坐候發落罷了。閑話不提。單提穎毫壽三州。祇由張李二將攻下兩州。還有一座穎州城未下。這穎州原係苗潤新佔。原係詹起倫薛老小兩個帶兵前去攻打。打了三日。城池將破。不料苗潤的救兵忽至。請問這苗潤有何救兵。原講苗霈霖是同賴文光張總愚任柱牛洪襲瞎子等通同一氣。霈霖未曾起事之先。已有信通知各路。但各路的捻子。行踪無定。所以救應的人馬。亦遲速不一。這時捻衆却分做兩股。西股的頭腦是推尊張總愚以牛洪爲副。一色用的藍旗。東股的頭腦是推尊賴文光以任柱襲瞎子爲副。此外文光還有個愛妾名叫白文鸞。這白氏原係江湖出籍。專做那走馬賣藥的營業。面目却生得妖嬈。善用兩柄日月雙刀。能於百步內騎馬換馬。有飛檐走壁之能。今日來救應苗潤的。便是襲瞎子同白文鸞。這瞎子并非雙目不明。不過因作匪拒捕。被槍彈打壞左目。其實瞎子是武藝精通。善用一對虎頭鉤。飛舞得異常厲害。東捻出陣。一色又用的白旗。這時白旗隊趕到穎州。賊勢十分猖獗。由詹起倫來戰襲瞎子。起倫却戰瞎子不過。退敗下來。又由薛老小來戰白文鸞。姓薛的亦戰女將不過。也就退敗下來。兩將既然退敗。不得不向大營告急。不消說得。袁甲三又派著張曜李兆受趕來救應。這一次四將合攻。才算是把穎州攻破。但是城池得了。那苗潤已隨著襲瞎子白文鸞跑了。這一次苗亂結局。算是張曜李

兆受二將最爲出力。統兵袁甲三亦調度有方。然而甲三的奏摺到京。勝保的本章也就續至。慈禧后是聰明不過。知道甲三所奏是真實不虛。知道勝保誣邀功全係無理。取鬧當下不待僧王密查復奏。即下了一道嚴諭。著將勝保革去欽差。拏辦問罪。並嚴限僧格林沁刻日將東西兩路擒匪肅清。毋得仍前觀望。自取罪戾。僧王接奉朝廷這起諭旨。自知勝保罪重。是袒護不來。又自知頻年按兵不進。罪不償功。一面派員去將勝保拘押送京。一面又點將點兵。即派義子陳國瑞充做前路先行。引兵南下。正是

老驥伏櫪

雄心頓起

不殺不休

不死不已

評曰。李臣典爭先破城。不顧功名。祇貪一己淫慾。死得可悲。可惜。

天國李秀成要算得血性男子。其武略可嘉。其文才可喜。其一片報主熱心。又是可慕。吾謂天國將才能。如有秀成兩三人。則國必不致亡。語云。疾風知勁草。如秀成者。庶乎爲天國第一流人物。覺一雞一狗不足比數。

天國既破。猶有小天王在逃。一段文字。究竟席寶田所獲之洪福。是真是僞。却係疑案。據稗史所稱。齊天福三合會種種疑傳。未必無因。編者祇要語有來歷。不由杜撰。所有軼史。度聞皆可采取。

也。此回叙過髮逆。當然接捻。匪無可疑。義然書忌。直率却從。朝廷用人。入手因吳棠。叙到雷以誠。又因以誠。叙到錢江。彼錢江上抽釐助餉。條陳爲滿清開一利源於政府爲功。首於民社。又爲罪魁禍至。殺身誰曰不宜。

苗甯霖反復小人。既想弋取功名富貴。又想乘機揭竿。覬覦非分。卒至身首不保。人謂甯霖誤勝保。吾亦謂勝保誤甯霖。以水濟水。以塗附塗。一般私心自用者。可取兩人以爲炯戒。

第一百回 湘軍淮軍迭占勢力 東捻西捻挨次盪平

僧格林沁既派陳國瑞充做第一路先鋒。復派恒齡舒通額蘇克金充做第二路救應。自家却帶領總兵何建鰲內閣學士金順。在後路指揮。這次勦捻總計大兵五萬分前中後三路。前路陳國瑞是由山東進行的。中路恒齡舒通額蘇克金是分勦河南的。自家的大隊。又是指揮各路的總括。一句捻軍與那太平軍不同。太平軍是占據城池要算固定的性質。捻軍雖分兩股。却是或東或西。今日山東明日河南。後日安徽。後後日又到江蘇。從前張洛行尙以雉水鎮做個巢穴。如今該鎮搗毀。捻匪到處劫掠。已成個流動性質。陳國瑞到了山東。却遇見牛洪打了一仗。牛洪戰官兵不過。卻逃入馮官屯。國瑞趕

到馮官屯。那牛洪已不知去向。國瑞祇好在該屯紮營。聽候僧王命令。暫擱不表。再表恒齡舒通額蘇克金行入豫境。却一路化做三路。由賴文光來戰恒齡。在衛輝府打了一仗。恒齡全軍覆沒。算是三將損了一將。那任柱又帶了一股捻軍來戰舒通額。在開封府接連打了三仗。把個舒通額打得落花流水。結果是趕至黃河。舒通額投河身死。算是兩將又損去一將。最毒不過是張總憲。總愚遇著蘇克金。却一味的誘敵。左一陣詐退。右一陣詐退。將蘇克金誘至虎牢關。然後伏兵四起。用強弓硬弩。擡槍火礮。將官兵打得一塌糊塗。可憐蘇克金亦了結在這本糊塗帳內。你道這三將性命丟的冤是不冤。枉是不枉。你道這僧格林沁。連接這三次警報。急是不急。惱是不惱。正在發急發惱的當兒。忽然飛探來報。說是張總愚賴文光兩個已到曹州。僧王忙的渡過黃河。大號一掌兵隊。齊開帶句。誑說這時怕有勾死鬼在前引路。僧王是頭戴得勝盔。上安東珠頂子。後拖三眼孔雀翎。身穿織金四開氣蟒袍。上加四圍龍杏黃馬褂。一副黑滋滋面龐。鳳眼。蠶眉。兩撇烏鬚。好個英武氣概。坐騎八尺龍駒。手挺丈八蛇矛。還插有一枝鐵稍。前幾回書敘僧王儀表從略。此次却入細描寫。以係將死之人。不可不留一副畫像也。一馬當先領隊。那馬嘶喇喇放開四蹄。一溜煙奔去。後面兵隊連穿帶蹙。也是追趕不及。僧王是一趟百里。略歇片刻。後隊才至。接著一趟又是百里。又立馬守候。後隊及至。後隊到了。領馬又跑。

跑了一晝一夜計程共四百里。別人不談，惟全順是個文士，跑得氣喘吁吁，汗如雨下。因勸僧王不必如此猛進，留點餘地才好。僧王笑說：「你究竟是個捧書本子出身，不明韜略，豈不聞兵貴神速嗎？全順方欲爭辨，僧王早使出性子，一聲大嚷，又鞭起龍駒，如是三日三夜。僧王兵抵曹州府立營，未定早是一邊藍旗一邊白旗，張總愚和賴文光的伏兵齊起。僧王忙的自家擂動大鼓，督兵出隊。可憐這部下是人困馬疲，勉強由總兵何建鰲出馬，殺了一陣，不消費事，早被張賴兩賊將一位何總兵送入枉死城了。僧王瞧見建鰲陣亡，趕的撇下大鼓，挺矛躍馬出陣，抵敵。雖然馬是龍駒，無如奔跑了三日三夜，未免腹肌力疲，出得陣門，忽然馬失前蹄，幾乎將僧王顛落下馬。說時遲，那時快，那張總愚和賴文光兩個早飛奔上前，槍械并舉。僧王雖則勾起身子，然戰未三合，已被兩賊結果性命。了卻僧格林沁，一聲吶喊，捻衆入營，所有內閣學士全順，也就同時遇害。張賴兩賊殺個痛快，然後領衆四散。散去未遠，卻好第一路先鋒陳國瑞已由馮官屯引兵前來。國瑞坐在馬上，驀然見著個捻子手中捧了一頂得勝盔，明晃晃的安著東珠頂子，三眼花翎，不由得怪叫一聲，說我那僧王乾父呀，你你你竟丟命嗎？一邊是淚如泉湧，痛哭豪啣，一邊是快馬加鞭，一氣趕到曹州。只見營壘蕩平，尸骸疊疊，血水汪汪。先行尋出僧王死尸，可憐該尸是科頭赤足，身上袍褂血污泥斑。國瑞痛到傷心，不免抱尸滾跌。

經部下解勸然後備棺盛殮安靈在曹州大彌勒寺內忙用個飛報入京兩宮得耗是輟朝一日一面
諭照親王典禮議卹予諡忠王并命配享太廟繪像紫光閣一面追怒到勝保立即在獄賜死（又了
却勝保）廷議以捻匪猖獗僅僅責成袁甲三不足濟事是非旨召曾國藩用兵勦捻不可兩宮依議
一道旨意行到南京國藩拜接之後大點人馬剛剛鮑超宋國永孫開華等已從廣西回來剛剛劉長
佑亦到省候令（一筆兜回原路）國藩即派兩支兵隊先行渡江駐紮清江浦然後入朝請訓前書交
代過的這垂簾訓政是東西兩宮太后并坐殿中同治帝是另坐上首兩宮見了國藩先是嘉獎一番
慰問一番然後提及捻事還要借重國藩跪陳一切說是臣才力短絀不堪當此大任且湘軍征戰十
來年銳氣就衰恐亦不能爲用還求朝廷另簡賢能兩宮齊說這事非卿不辦卿如不去有誰能去國
藩又奏說如要臣去必須加練新兵添招馬隊是非用堅壁清野方法不可這時慈安太后未即發言
祇有慈禧太后瞧著國藩說卿奏用堅壁清野這方法是再妥當不過的但是捻勢飄忽山陝一帶聽
講還有回民從中暗助豫鄂一帶還有毛賊餘孽未盡如今皖北捻巢雖然蕩平而燕魯糜爛不堪縱
橫計數千里安能處處防範節節爲營這到是個疑問國藩又奏說若論捻匪猖獗本不減毛賊不過
那毛賊是有地盤有根據的現在剷除地盤斷絕根據天國便不能存在這捻匪是沒有一定地盤一

定根據的打聽內容卻分兩。大股一股是賴文光龔瞎子還有女匪白文鸞勾結些白蓮教徒稱做東捻。一股是張總愚任柱牛洪却西連回民同甚麼白彥虎馬化龍勾串一氣還有甚麼藍大順藍二順往來於川陝雲貴之間以回串回便連雲南的杜文秀也算與毛賊捻匪有些沾搭如今遠的不談單談張總愚這股又稱西捻臣的意思是用袁甲三張曜等防範西捻并調劉松山劉鑑棠叔姪一軍以爲助手用鮑超宋國永孫開華等防範東捻并調劉銘傳陳國瑞兩軍以爲助手再用劉長佑東西策應好在兩大股捻匪均沒有地盤沒有根據由臣通飭燕魯豫鄂山陝蘇皖各府州縣通用堅壁清野方法村自爲團鎮自爲戰使匪進無所據退無所守不上兩年當可蹙聚一隅勦滅得乾乾淨淨但有一層臣以頻年用兵心血耗盡所部湘軍未足深恃臣愚以爲此次勦捻還得李鴻章或左宗棠前來做個統帥才好（力薦左李爲後書平捻平回張本）慈禧聽完連忙搖手說那左宗棠在浙不無有許多善後要辦李鴻章已改署兩江總督替你清結手續是不能調動的卿去盡心籌畫不必推辭說罷散朝曾國藩是趕退出京他個大本營駐紮天津又重行規定四座大營一處在安徽臨淮以袁甲三做個主帥一處在河南周家口以劉松山做個主帥一處在江蘇徐州以鮑超做個主帥一處在山東濟寧又以劉銘傳做個主帥另用劉長佑爲四路策應之師實行那堅壁清野方法這種方法一行

於○捻○匪○是○大○不○便○利○其○零○星○的○捻○子○固○然○是○無○處○搶○掠○使○是○大○股○的○捻○頭○也○不○敢○攻○城○奪○池○做○那○驚○天○動○地○的○勾○當○然○而○撞○緊○必○炸○當○由○張○總○愚○賴○文○光○任○柱○牛○洪○龔○瞎○子○等○在○直○隸○保○定○的○地○方○緊○急○動○議○依○任○柱○的○意○思○要○一○起○直○撲○曾○營○殺○個○你○死○我○活○總○愚○連○連○搖○頭○說○不○對○不○對○我○們○是○要○避○賢○擊○虛○現○在○偌○大○個○京○城○却○沒○有○重○兵○把○守○一○個○步○兵○統○領○榮○祿○那○不○算○個○酒○囊○飯○袋○嗎○（久矣忘却這人忽在捻會口中一提還替伊上個徽號妙極）賴文光不覺拍手稱妙當下計議撲攻京城的方法正叫做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記得這年是同治五年十月上旬天氣又冷又黑又是雨雪二更時分那京城外面忽然萬火齊明一片喊殺之聲彷彿是山崩他裂一般可巧慈安慈禧兩太后坐在深宮談話同治帝還未困覺驀地傳到這片聲浪驚駭非常忙傳宮監招呼侍衛并召親王大臣趕快入宮那裏羅城外羅城已是鴉飛鵲亂這個當兒步兵統領榮祿把駐京些兵隊招呼著各持軍械燈球火把滿站城壕外面捻匪有的施放槍礮有的趕架雲梯還算榮祿有點預備還算京城堅固的如銅牆鐵壁捻匪的槍礮轟擊得震天價響是沒有動搖捻匪的雲梯爬跌得人衆滾滾是沒有著勁張賴任牛龔五個悍賊東衝西突馬上指揮無如斲殺一夜總不曾得手偏偏天津大營已得著警耗那陳國瑞早領了一批馬隊過來大號一響那大股捻衆瞧着紅孩子出面早喊得屁滾尿流一哄而散諸位這陳國瑞

何以來得如此之快。要曉得曾國藩老於軍務。各路總按著探馬。天津距北京不過二三百里。所以探馬去得快。馬隊也來得快。城外的捻匪既走城內。也就解嚴。但是兩宮喫了這場虛驚。便有左右進些謔言。說及國藩防範無備。致使捻衆敢小覷京師。兩宮意稍活動。接著天津又鬧出一起教案。你道甚麼教案。便是民人燒毀法國一座天主教堂。民人何以燒毀教堂。便因鄉村不時失去男女幼孩。都講是洋人拐去挖眼剖心。含著製造的作用。其時風氣未開。誰個懂得光學化學。既無常識。便行越軌道。這一起瞎鬧。刀砍教民數十。火燒教堂一座。通商大臣叫做崇厚。却係庸懦無才。東說東好。西說西好。全沒辦法。國藩却拏出主張。懲辦爲首滋事多人。以免釀出國際交涉。教案匆匆完結。又有一班頑固朝臣。一面致函國藩。說他損失國體。諷他去位。一面又聯名摺參國藩辦理不善。國藩均付之一笑。卻拏定主張。奏請開去督師重職。以免貽誤。兩宮得了國藩摺本。依慈安太后意思。是不允告退。轉是慈禧太后說。這老曾勦捻年餘。沒甚成效。使論外交手段。亦甚柔軟。不如准彼辭職。仍調回兩江原任。由彼自薦替人。恭親王奕訢因說。依臣愚見。不如趕召國藩來京。陛見再爲定奪。兩宮點首。下旨召國藩。國藩得旨。陛見。力稱臣才力不濟。非由朝廷另簡賢能。不可。兩宮齊說。瞻爾深知你公忠體國。擬放你仍回兩江。這理勦捻。你可自薦人才。容瞻爾採用。國藩因又將左李兩人提出。慈安太后仍是不語。

仍由慈禧發言說：「嚙！便依你。先把李鴻章調來勦捻。那左宗棠另有簡用。國藩叩頭謝恩。從此姓曾的又到南京回任。那李鴻章奉旨前來勦捻。所帶的都係淮軍。一班戰將如張樹聲、樹珊弟兄、周盛波、盛傳弟兄俱是淮軍。築出之將此外還有潘鼎新、吳長慶、黃翼升等。到得天津。那原來駐紮臨淮周家口、徐州濟甯的四路將帥亦來聽令。羣受鴻章節制。姓李的此時得意不過。威武不過。他的計畫仍用曾國藩的堅壁清野方法。但是淮軍比較湘軍似覺勇悍許多。精壯許多。這是甚麼緣故。比如二三十歲同四五十歲的人較量精力。自然四五十歲不如二三十歲。湘軍練得較早。血戰較多。所謂強弩之末不堪再用。若論淮軍固然練得較遲。而且滬蘇戰事正殺得興高采烈。忽然中止。這個當兒聽說是李鴻章奉旨勦捻。誰不臉色飛金。捧著上檀。閒話不談。單談鴻章朝見過兩宮。及同治幼帝得了些言語獎勵。趕著折回天津。分別遣兵調將。各路駐紮。但這一次是重用淮軍。而淮軍將帥之中尤重劉銘傳。原先劉銘傳駐營濟甯。鮑超駐營徐州。各辦各事。各不相援。這次鴻章派銘傳管轄淮黃一帶。却將徐州大營亦畫在銘傳範圍以內。豈不是鮑超還要歸其節制嗎。試問鮑超如何服氣。一日銘傳檄邀鮑超來營會話。特備一席酒筵。酒過三巡。各有醉意。各叙各的戰功。豹子頭不覺拍起桌子。說聲：「麻子你販販你的私鹽罷了。你那戰功算得甚麼。你瞧老子們那一面黑地白字大旗。上掛一丈六尺紅。」

綾旗子飄到那理老子殺到那理。不會打過，作敗仗。哈哈，老子個屁股比人個面孔也光淨許多。甚於灌夫罵座，令人難堪。鮑超越講越不對路。六麻兄如何忍受。登時推翻桌子，揮起拳來。鮑超也就拳脚飛舞。好傢伙。由着文案老夫子吳明在旁作揖打躬，勸說彼此。皆朝廷命官，軍人模範，不應出此兩個人得了這句教訓。方才歇手。鮑超是氣沖沖的回到徐州。他個意思不但瞧不起劉銘傳，並且瞧不起李鴻章。鴻章明白這點，格外是親劉疏鮑。鮑超祇看守他的老營，有時煩悶起來，將新得的那火色龍駒跨出去跑一跑。趙子算是馬真倒運人，亦失時罷了。言下無窮感慨。妙在回應得馬語無泛設。擱過鮑超一邊講，這劉銘傳是時來運來，他本機警過人，甚麼捻匪的來踪去迹及內部計畫，都偵探得清清楚楚。并且各方面聯絡一氣，如周盛波盛傳是分駐直隸，張樹聲樹珊是分駐河南。潘鼎新吳長慶是分駐山東。另外劉松山袁甲三仍是原防不動。所有湘軍却分撥在運河上下游駐防。操總一句這次勦捻的辦法大致注重淮軍，不注重湘軍。在這同治六年五八月間，東捻賴文光任柱領著無數捻匪，夾紮些游兵散勇，還有那苗潤在內。由皖轉豫，直犯山東。却被潘鼎新吳長慶迎頭攔截。將苗潤用槍擊斃。苗潤却送命在此。劉銘傳得著消息，趕緊從後追來。其時山東巡撫名叫丁寶楨，彼因捻匪聚在轄境，自家擔負責任，忙的具了奏摺，陳述這山東人民塗炭，當局用兵不應。

偏戰一方使魯民獨蒙其禍。要求朝廷轉諭鴻章。另想別法。鴻章得了這個消息。也就具摺辯論。摺中說是淮黃一帶。總被捻匪蹂躪。不圍攻不能就緒。除圍攻更別無辦法。兩人摺本先後入京。兩宮閱過。生恐丁李發生意見。因傳旨叫他倆不分畛域。務在相機行事。鴻章得了復旨。傳知銘傳。從此銘傳是日夜血戰。把賴文光任柱一股人馬。衝做兩截。在著十月下旬。銘傳又將任柱一軍。追至安丘濰縣之交。銘傳部下有一員驍將。名叫李慶。力戰任柱。居然以刀斫取首級。也算一大奇功。了却任柱。任柱既死。賴文光不免勢孤。偏生潘鼎新吳長慶又截賊瀾河。一場惡戰。戰得賴文光墮馬落水。滿意捻首就擒。誰知文光竟識得水性。趁官兵過去。文光又泅出水面。上岸收合餘捻。沿路又有龔瞎子及愛妾白文鸞來會。聲勢復振。一路衝出六塘河防。偏偏有兩支大兵截殺過來。這兵隊非淮軍亦非湘軍。一位領隊的叫郭松林。一位便是那水師提督黃翼升。原講翼升是個鐵匠。應前。這郭松林表字子美。湖南人氏。却係木匠出籍。請問這一位木匠。一位鐵匠。又是從那理來的。上文叙明朝旨招呼了李。兩人不分畛域。辦賊。李有李的人才。丁有丁的人才。因爲丁寶楨是個巡撫。也能檄調兵馬。在著鴻章未到之前。寶楨早先事預防。將郭黃二將咨調到魯。駐紮六塘要衝。這時郭黃二將瞧着捻匪過境。當然吹動大號。領隊出馬。那龔瞎子來戰。郭松林被松林取弓搭箭。巧巧又射中右眼。龔瞎子的生活。

僅僅靠著一隻右眼試問雙目已替如何能戰只好袖手被擒那白文鸞是來戰黃翼升未曾交鋒先用火鎗對準翼升砰的一下翼升將頭一低一顆大紅頂子已砸得粉碎諸位須知道黃翼升稱做中興福將前次撲攻南京他個紅頂子已被太平軍用鎗砸碎如今換個頂子又被砸碎豈不是怪事嗎最奇的他是膽大包身上帽頂子雖被砸碎他却趁勢一衝猛可的衝著白文鸞跟前白氏欲棄槍取刀已來不及翼升却用的鐵鎗攔腰一擺早把白氏擺落馬下好個白氏身材靈活就地十八個滾把那走馬賣麻的真實本領擊將出來翼升也就跳下馬來舞動雙鎗白氏滾到那裏他這雙鎗便槩到那理一個是越滾越靈一個是越槩越緊不知怎的白氏一雙小腳金蓮被翼升鎗頭一掃登時疼痛入心滾跌不得翼升接著又是兩鎗把個白文鸞打得玉殞香消死於非命回頭再看捻匪已是一個無存原來賴文光趁著愛妾就地槩滾的當兒人衆分神他老先生早溜之大吉（一段飛花滾雪奇想天開令閱者不覺啞然失笑）不談一郭一黃趁勢收兵結果了罷瞎子白文鸞單談賴文光帶領殘衆衝出重圍沿著運河飛逃下去一路由淮城寶應高郵竄至揚州揚州有座五台山該處駐防統領吳毓蘭忙的開隊上前將賴文光用亂槍擊斃這算是東捻肅清（了却東捻）到得同治七年正月西捻張總惑牛洪又領著無數捻匪夾雜些回民毛賊由山陝猛攻京師這回聲勢比前回聲

原书缺页

勞成疾。此時正請假休養。鴻章沒法。先趕派劉松山、吳長慶、潘鼎新分別進兵。又專摺替劉銘傳請假。三月之內。由劉松山等同張總愚著實戰過幾仗。雖有小勝。却不能大建奇功。朝廷是迭旨嚴催。劉銘傳出馬。銘傳沒法。祇好領著銘軍扶病出發。偏生他先聲奪人。當初太平軍見著鮑字大旗。使沒命奔跑。如今捻匪見著劉字大旗。也不敢停頓。這日張總愚正與官兵開仗。猛見銘軍從背後抄來。祇得收軍逃走。誰知捻匪逃到那理。銘軍使追到那理。這時已是五月。黃河的伏汛盛漲。在。下。要。交。代。一。句。這。黃。河。在。咸。豐。初。年。却。與。淮。水。合。流。由。豐。北。決。口。以。後。黃。河。便。獨。流。入。海。鴻。章。趁。這。伏。汛。盛。漲。的。當。兒。却。借。滾。滾。濁。流。做。捻。匪。的。天。然。圈。禁。無。巧。不。巧。那。浙。撫。左。宗。棠。又。在。此。時。到。京。見。過。兩。宮。兩。宮。授。以。征。回。方。略。宗。棠。即。出。京。來。見。鴻。章。鴻。章。因。著。捻。匪。回。匪。實。有。密。切。關。係。遂。留。著。宗。棠。勾。當。捻。事。諸。位。想。想。單。論。淮。軍。的。勢。力。那。捻。匪。已。不。能。支。何。况。再。加。上。左。軍。簡。直。是。逐。節。為。營。把。個。張。總。愚。逼。上。死。路。然。而。總。愚。是。桀。驁。不。過。慍。悍。不。過。雖。接。二。連。三。打。些。敗。仗。不。會。屈。膝。求。降。但。是。總。愚。不。降。所。有。部。下。無。不。紛。紛。解。體。那。藍。大。順。藍。二。順。見。勢。路。不。對。早。把。回。眼。一。翻。領。著。些。白。帽。回。竄。出。山。海。關。外。仍。尋。他。的。下。落。留。在。後。書。結。束。二。藍。走。後。張。總。愚。身。邊。祇。剩。一。二。千。人。東。竄。到。西。西。竄。到。東。四。面。官。兵。日。漸。緊。逼。俗。說。甕。中。捉。鼈。是。跑。逃。不。了。的。這。日。竄。至。高。唐。州。正。在。喘。息。未。定。猛。然。劉。松。山。潘。鼎。新。兩。支。生。

力軍包抄過來。總惡忙跳上馬。顧不得人衆。趕向博平。清平竄走。連河這時連河東岸都築著數百里。好驕。任是飛天蜈蚣也。越不過去。正在危急。轟的一通砲響。劉銘傳又當頭攔住。張總憲點一點手。下餘。捻不過三五十人。不免牙根一咬。說聲天亡我也。遠遠瞧著黃河把馬鬃一拾。連人帶馬一個撲碌。禿滾跌波心。直到水晶宮內。會那金龍四大王去了。岸上銘軍追來。瞧這滔滔汨汨波濤。人騎俱下。萬無生理。只才由劉銘傳飛報大營。李鴻章用個紅旗報捷。聲敘西捻肅清。了結西捻至此大功告成。不日上諭下來。一面嘉獎李鴻章。將平捻在事人員。論功叙爵。有差一面。又旨促左宗棠趕往陝西。征勦回匪。務期一鼓盪平。編書編到這理。論理須接叙征回的戰事。然而舞臺演劇一幕一幕的都演。那全武行閱者。不免膩煩。而况姓左的前去勦回大小數百戰。縱橫兩萬里。不是一年兩載可以成功。在這一個當兒。我要將清宮的内幕略揭一揭。卻說慈禧太后自從實行訓政的時候。對於慈安太后。是以姊妹相稱。慈安性極謙和。腹中亦不儉薄。不過口才不如慈禧。慈禧原讀過全史。頗知新政頒布之初。必有各種應行的手續。如詔開科舉。詔求直言等等。當時皆按照實行。第一件除去三奸。能令全國稱快。第二件廣開言路。使士民得條陳得失。記得同治初年。有個貴州遵義秀才黎庶昌。上了一道萬言書。隨即擢用。個知縣。交給會園藩試用。這也算慈禧籠絡人才的手段。第三件是在京師設立同文

館培植一班洋務人員，以備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任使，也算是開通風氣，有一種遠大眼光，偏生的天會湊趣，又發現出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的佳兆，其時京內京外的文武大臣，無不上表稱賀。這同治帝福大如天，兩宮太后是個女中堯舜，以我看來，女中那有堯舜，打開歷史，是凡女主臨朝的，無不穢德彰聞。第一講那漢朝的呂后，那酈食其不是個著名嫗嫗嗎？第二講那唐朝的金輪則天皇帝，他的嫗嫗很多，最明目張膽的是個張昌宗、依野史講來，還有甚麼薛敖曹在下，也不去攷據。第三便算得本書的慈禧太后，宮中用的崔長禮、安得海，皆係私僕，不過長禮年長得海年輕，而又貌美，慈禧便一刻離他不得，同匠而坐，同枕而眠，那是著名在案，不用交代的。還有一層，慈禧性喜聽戲，在咸豐帝死後，百期才滿，他便在宮中行樂，召集生旦名角開籬演戲，甚麼鬚生、汪大頭、小叫天、余三勝，都是西太后破格欣賞，一日演唱一齣白門樓，記得裝呂布的文武小生，叫做金俊生，唱的腔調是非常清脆，生的臉蛋子是非常雪白粉嫩，由開幕至閉幕，慈禧是眼不轉睛，一聲一聲的喝采不絕，由此日夜要瞧他的戲，賞賜恩物是不計其數，後來眉眼傳情，金俊生也就膽大起來，由著崔長禮做了內綫，不時夜渡藍橋，諸位想想，這戲子出入宮禁，難免醜聲四揚，風聲傳到慈安耳內，因密召恭親王奕訢進宮，奕訢到得宮內，談不多句，慈安便嗚咽流涕，敘述先皇本有先見之明，惜乎一道手諭給嚙嚙不能。

按照實行一者因爲去母留子不免殘忍二者因爲他很有點才情留著做嚙個助手誰知他從垂簾
訓政以來外面是很做聲名內面是不尷不尬做出這不受臉面的勾當我那先皇帝呀你你說到
這理忍不住放聲大哭奕訢因勸說這事還得太后拏出些威嚴同他不必讓度無須客氣現在安得
海在外挪用國帑採辦戲衣作福作威無所不至却好御史賈鐸遞了一本密摺指陳弊政太后何不
借此發作發作說罷忙在袖中取出賈御史摺本捧呈慈安便覽祇因這一來兩宮便結下深仇釀成
殺機正是

東宮仁慈 西宮狡猾 處心積慮 終成暗殺

評曰咸同間戰功多出白漢族在滿人中握有兵權者僅僅一僧格林沁然僧王爲將才非帥才
也使其受人節制尙可圖功若獨當一面則一有勇無謀血氣用事之人鮮有不失敗者

勳捻一役却用曾國藩倣個過渡國藩師久無功以堅壁清野之法非極知時間所能辦到其實
調換個李鴻章仍然得力於堅壁清野不過淮軍新進較湘軍肯用命耳鮑超爲百戰百勝之將
於勦捻毫無成績然後歎士爲知己死曾公爲超知己李公非超知己故超一腔忿懣落得借六
麻子做個下酒物然盡情謾罵又未免予物難堪

先平東捻後平西捻大率劉銘傳戰功居多然銘傳之所以立功由鮑超一罵激之也進一步言則銘傳之功謂即鮑超之功亦無不可

勦捻之後不即叙征回反補述清宮重重内幕是書之急脈授處閱者不可不知

第一百一回 丁寶楨迅誅安得海 左宗棠飛調郭松林

慈安太后與奕訢計議一番由奕訢面遞了賈鐸奏摺取閱一過登時拏出主見提起精神便在摺尾批准并發了一道長諭

據御史賈譯奏風聞內務府有太監演戲將庫存進貢緞匹裁作戲衣每演一日賞費幾至千金請飭速行禁止用以杜漸防微等語上年八月因皇帝將次釋服文宗顯皇帝梓宮尚未永遠奉安會特降諭旨將一切應行慶典酌議停止所有昇平署歲時照例供奉俟山陵奉安後候旨遵行並將咸豐十年所傳之民籍人等永遠裁革（指伶籍言）原以皇帝冲齡踐阼必宜絕戲滌之漸戒奢侈之萌乃本日據賈鐸奏稱風聞太監演戲（不直斥慈禧尙爲彼稍留顏面）日費千金并有用庫存緞匹裁作戲衣之事覽奏實深駭異（語有斤兩）方今各省軍務未平百姓裹搶滿目庫帑支絀國用不充先帝山陵未安梓宮在殯輿言及此隱痛實深（隱痛二字用得

的當）又何至有該御史摺內所稱情事。況庫存銀緞有數可稽。非奏准不得擅動。茲事可斷其必無（必無即是必有）惟深宮耳目恐難周知。外間傳聞必非無至（圓轉得妙）難保無不肖太監人等（罵太監人等不肖即是罵慈禧不肖）假名在外招搖亦不可不防。其漸著總管內務府大臣等嚴密稽察。如果實有其事。即著從嚴究辦。毋得稍有瞻徇。自干咎戾。皇上典學之餘。務當親近正人。講求治道。倘或左右近習。恣爲娛耳悅目之事。冒貢非幾。所係實非淺鮮（訓子即以訓其母也）并著該大臣等隨時查察。責成總管太監認真嚴禁所屬。嗣後各處太監如有似此肆意妄行在外倚勢招搖等事。并著步軍統領衙門一體拏辦（若論榮祿却靠不住）總管太監不能舉發。定將該總管太監革退。從重治罪。若總管內務府大臣不加查察。別行發覺。必將該大臣等嚴加懲處。其各凜遵無忽。此旨并著敬事房內務府各錄一通。敬謹存記（形諸筆墨至此已足。具見當時宮庭演劇及淫伶出入實有其事。其坐罪太監處即是坐罪慈禧處。不可不知）

向來慈安太后不輕動筆墨。今日有此手諭。實出於忍無可忍。借此給那拉氏一個大大的警告。那拉氏更惱羞成怒。不見這篇文字。還有些畏首畏尾。一見了這篇文字。越發是大放花燈。內廷的戲

文○日○夜○不○歇○手○演○唱○那○金○俊○生○得○著○風○聲○意○在○溜○走○那○拉○氏○那○理○肯○放○偏○偏○縱○慾○無○度○北○方○的○壬○癸○水○已○三○月○不○來○這○個○笑○話○是○弄○大○了○假○如○結○起○珠○胎○又○生○龍○種○如○何○是○好○祇○好○用○些○藥○方○忍○痛○排○洩○託○病○不○出○慈○安○聽○了○這○個○消○息○初○則○派○人○存○問○繼○則○抽○著○空○閑○親○走○過○來○也○不○叫○內○監○通○知○合○當○有○事○西○宮○的○太○監○又○偷○懶○走○開○慈○安○覷○入○後○面○方○見○兩○名○宮○女○在○那○理○交○頭○接○耳○指○指○點○點○一○見○人○來○趕○的○咳○嗽○示○意○慈○安○祇○是○雙○手○齊○搖○可○憐○女○子○們○膽○小○心○虛○一○時○不○及○轉○致○慈○安○趕○過○伸○手○把○房○帘○一○揭○一○雙○目○光○送○去○早○瞧○見○匠○床○上○橫○躺○著○個○男○子○趕○跨○進○房○那○男○子○坐○又○不○是○臥○又○不○是○好○個○慈○安○嘴○裏○連○呼○妹○子○妹○子○那○拉○氏○方○閉○睛○養○神○一○聽○慈○安○呼○喚○喫○一○大○唬○忙○的○把○個○男○子○使○勁○一○推○說○啗○是○不○要○你○搵○推○擊○了○那○男○子○趁○勢○一○骨○碌○爬○起○提○脚○要○走○慈○安○不○由○得○把○雙○眉○一○蹙○兩○眼○一○睜○說○你○是○那○理○來○的○叫○做○甚○麼○名○子○那○男○子○急○得○活○抖○不○敢○啓○齒○早○是○慈○禱○站○起○分○解○說○姐○姐○不○必○動○惱○妹○子○因○病○體○狼○狽○渾○身○酸○痛○特○找○個○醫○士○前○來○推○擊○這○人○便○是○推○擊○的○高○手○慈○安○一○聲○冷○笑○說○好○了○好○了○甚○麼○陌○生○的○男○人○也○可○混○入○宮○帷○了○好○個○不○顧○廉○恥○的○雜○種○忘○八○羔○子○慈○禱○也○就○伸○出○玉○掌○給○那○男○子○兩○記○耳○光○連○罵○你○這○忘○八○雜○種○還○不○替○啗○滾○開○那○男○子○會○意○便○一○溜○煙○跑○了○在○下○趁○手○交○代○這○便○是○那○淫○伶○金○俊○才○慈○禱○將○金○俊○生○打○發○出○去○忙○的○雙○膝○一○跪○向○慈○安○叫○聲○姐○姐○這○總○是○妹○子○一○時○糊○塗○要○求○姐○姐○寬○恕○慈○安○原

待發作當時手捫心口一想一聲長歎叫聲算了算了慈禱却匆匆在地嚶嚶泣畢竟東太后是菩薩心腸阿彌陀佛一者因張揚出去致先帝面目何存二者怕兒皇知道又發生別岔枝事已如此祇好放寬一步也不講甚麼便意懶懶的走了回宮不談慈安走開單講那拉氏由當場出醜之後心中惱恨不過先把兩個宮女叫來怪他倆知情不報每人抽打五十皮鞭打得皮開肉綻這還不算又把守宮太監崔長禮劉承恩兩個喚到不由分說每人答臀二百祇有安得海是心愛的人物不加申斥反同他殷勤畫計得海說嚙們第一須藏毒在心早晚由娘先過去陪罪第二須將奕訴逐出軍機這些凸出凹進的風波都是那奕訴從中掀播慈禱忙說我兒此言不錯諸位必有一句問我這太后對於太監稱兒太對於太后稱娘又是出於何典要知道此種稱呼并沒出典不過通常劇本通常說部通作如此稱呼在下胡亂引用罷了到得慈禱晚年宮中一律稱做佛爺或叫老佛此是後話不談單談慈禱依著得海到得精神硬朗一點便親到東宮向慈安道歉慈安是寬弘海量事件過身也就不提從此是各打精神共理朝政甚麼內政事宜甚麼外交事宜掃平天國事宜勦滅捻匪事宜雖則兩宮合作辦理大致慈禱畫居多不恭維慈禱他的心計他的手腕却與金輪則天不相上下則天瀆亂宮帷慈禱何嘗不瀆亂宮帷不過唐朝體制與清室不同唐朝的官官能結交朝臣朝臣也就

援引宦官出入宮禁。演出那御溝流葉鴻雪姻緣的佳話。至於清室不能太監的分兒。不過四品定例。不能出宮門一步。所以那拉氏要想打破這個牢籠。萬萬不能祇好節外生枝。在伶芥中挑選一二人。才把個金俊生當做張昌宗。現在金俊生走了。無以解嘲。仍然與安得海聚在一起。得海的架子。越過越大。有人講他底下那句話。是完全有的。我也不造這口孽。好個正經人物。管他有也好。沒也好。但是他處處要替慈禧取樂。又找到一位女畫師進來。這女畫師名叫繆素筠。人却不俗。畫筆亦工。由安得海指點他畫幅圓明園稿本。送給慈禧。過目慈禧。瞧到綠天深處。想起當日情景。立刻召見軍機。要重造圓明園。還是恭親王奕訢首先爭執。說到現在髮捻初平。回匪又起。國內瘡痍滿目。那有這筆銀錢。大興土木。慈禧碰了這個釘子。大不開味。然而又不便駁詰。祇得冷笑一聲。奕訢退下。當又召過得海。計議黜退奕訢。得海因說如今要去掉奕訢。非從母子們聯合不可。得海瞧主子漸漸年齡加長。知識已開。那婚姻問題。是不可遲緩的一方面。加點疼愛。一方面做些手眼。伯叔雖親。總不如個生母一步緊似一步去做。那怕不入嚙們的圈套。慈禧連點首。從此便拏出手段。不時招呼同治。帝過來問寒問暖。極意殷勤。那太監安得海。同崔長禮。劉承恩。亦復想出方法。漸漸勾引主子。向那聲色嗜好一條路上進行。諸位想想。一個青年小子。知識初開。如何有甚麼定力。同治帝雖然生性英明。然尙童心。

未化。除得早晚聽戲之外，嘴裏哼些皮簧。其時早有一班小監，同他逢場作戲，甚麼撐篙呀，槳槓呀，無不色色俱會。尤喜愛的頑意兒，叫做攢交。這攢交是從演戲裏面學得來的。起初用一條板槳，叫小監橫躺在上，用手按捺腹部，務要隨起隨落，圓轉自如。到得自如的時候，并長槳不用，祇是空心筋斗子，翻個不脫，可憐那班小監們，因練習慣交，死去不知多少。恭親王有位貝勒，名叫載澂，也是攢交好手。同治帝叫他進宮，異常合式。彼此做了兩套繡花黑衣，穿扎起來，不分君臣。始則在宮內練習攢交，繼則出外微行，甚麼花街柳巷，宣南窩子，茶坊酒肆，都有他倆踪跡。還好，小喫喫了，并不給鈔。一日有賣漿的黃二，見兩位穿著黑衣過來，以為是個大大主顧，不料喫了，又喫不給一錢。喫過要走，却被黃二攔住，索鈔載澂，性急，伸手給黃二一記腦兜子。轉是同治帝過意不去，立時叫黃二借個紙筆，隨手寫了著付庫銀六百兩，內務府知道，十二個大字，黃二收了。次日摸到內務府領銀，內務府恐有影射，一面拘著黃二，一面將原條呈遞進宮。兩宮知是皇上親筆，分付銀兩照給，不在話下。但是，事為恭親王所知，趕著進宮，瞧見同治帝穿著繡花黑衣，不免擊出皇叔的牌子，說這黑衣繡花，乃是戲子穿的。好，好個皇上，尊嚴不學，要學那戲子成何事體。同治帝聽了，惱羞成怒，因躁著腳說：你莫管朕，你回去管你的兒子。恭親王一時無話，趕的回邸，叫過貝勒載澂，載澂也是穿的繡花黑衣，恭親王只一怒，非

同○小○可○立○呼○左○右○將○兒○子○黑○衣○剝○了○用○繩○索○捆○了○抽○了○幾○十○皮○鞭○抽○得○皮○開○肉○綻○還○不○歇○手○載○激○只○是○叫○囑○由○王○妃○出○來○護○救○然○後○用○條○鐵○索○子○將○載○激○鎖○起○不○許○出○門○次○早○恭○親○王○入○朝○便○將○懲○治○兒○子○情○形○奏○明○兩○宮○兩○宮○無○話○誰○知○同○治○帝○怒○不○可○遏○立○即○下○道○硃○諭○交○給○軍○機○來○拿○奕○訢○這○時○軍○機○大○臣○文○祥○沈○桂○芬○兩○個○唬○慌○忙○的○入○宮○請○示○慈○禧○冷○笑○一○聲○說○這○奕○訢○年○來○辦○事○專○橫○非○給○他○點○厲○害○不○可○我○爲○恭○親○王○危○慈○安○連○連○搖○頭○說○不○對○不○對○此○事○妹○子○不○必○過○問○由○嚙○處○理○說○罷○趕○回○東○宮○趕○傳○同○治○帝○過○來○同○治○帝○叩○見○慈○安○慈○安○因○帶○哭○帶○訓○的○說○那○奕○訢○不○是○你○的○胞○叔○嗎○不○是○先○皇○上○顯○命○大○臣○嗎○不○有○他○計○除○三○奸○嚙○們○寡○婦○孤○兒○焉○有○今○日○（意哀詞痛回應前書）同○治○帝○聽○到○這○理○連○連○跪○地○叩○頭○認○罪○是○臣○兒○一○時○孟○浪○趕○的○到○軍○機○處○撤○回○手○諭○慈○安○只○才○安○慰○因○想○兒○年○長○成○那○選○后○問○題○是○不○容○再○緩○隔○日○便○回○慈○禧○計○議○這○事○依○慈○禧○的○意○思○便○要○冊○立○那○侍○郎○鳳○秀○的○女○兒○爲○后○慈○安○却○不○贊○成○因○鳳○女○美○而○不○莊○却○瞧○準○侍○讀○學○士○崇○綺○的○女○兒○這○崇○綺○姓○阿○魯○特○氏○却○是○個○狀○元○出○身○原○例○旗○不○點○元○不○知○崇○綺○又○如○何○點○了○狀○元○我○因○趕○編○正○書○將○此○事○且○擱○過○不○談○單○談○慈○安○因○崇○綺○之○女○非○常○性○格○賢○淑○容○貌○秀○慧○立○定○主○張○不○容○慈○禧○干○涉○同○治○帝○本○來○尊○重○嫡○母○忽○略○生○母○也○就○撤○去○鳳○女○決○定○冊○立○阿○魯○特○氏○爲○正○宮○皇○后○記○得○同○治○八○年○三○月○是○皇○上○大○婚○吉○期○除○阿○魯○特○氏○位○正○中○宮○外○又○冊○鳳○秀○之

女爲慧妃。另有一個懿妃。也是慈禧所鍾愛的。慈禧因同治帝已經婚娶。不日將歸還大政。取銷垂簾制度。因與安得海計議目前辦法。得海說。這時非先去恭親王後去。慈安不可。慈禧因他倆連合一氣。未易動手。皇上又喜怒不常。一時沒有把握。只好暫擇一邊。偏生安得海靜極思動。一面仍怂恿慈禧蓋造圓明園。一面想出京城。蹙蹙替慈禧在外省籌款。唉。唉。這是他的死期到了。得海固然糊塗。便是那拉氏也不查查開國條例。那太監是出京不得的。俗說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安得海借個調查蘇杭織造爲名。在著七八月間。天氣新涼。領著數十名宮監。駕了三號大船。船上高挂日月龍鳳旗。大吹大擂。由北運河南下。彷彿聖祖仁皇帝高宗純皇帝當年巡幸一般。諸位讀過我前編的。諒該還記得當時盛況呢。（借此回映前書）安得海這一出京。哄動了各府州縣。都疑惑慈安慈禧連帶同治帝出來巡幸。都疑惑安得海做個前路先行。才至山東德州地方。知州趙新迎接稍遲。得海便發起騾勁。三言不合。便給趙新兩記大大耳光子。還叫他給信山東巡撫了寶楨。趕快送三百萬銀兩過來。以備趕造圓明園。趙新不敢搶白。只是嗑嗑答應而去。去到濟南省城。趕的來見了撫。在下趁便將了撫履歷補叙一個明白。講這個寶楨。表字穉璜。係貴州平遠州人氏。少年科第。由翰林特放了岳州知府。以賊來防守有功。在同治初年。超升做山東臬司。提起他升官引見。還有個大大笑話。（引出事來）你

道甚麼笑話。彼時召見在五月的天氣，寶楨穿了一身單袍，戴著緯斗翎頂，踏著朝鞞，偏偏這日南宮升殿較遲。他先生上朝特早，當由太監引入宮內一間靜室，在內踱來踱去，別無他人。身子又暖，肚腹又飢，取出扇子搨動，越搨越覺額汗不止，越發飢腸雷鳴，急切想呷口茶，找些茶食點心。一脹瞥見桌几上擺個玻璃瓶子，似乎裝著些奶餅茶果。這一快樂，非同小可，趕的上前揭去瓶蓋，伸手探出，並非奶餅茶果，不知甚麼物事，却一粒一粒的，有牛奶葡萄般大小，就近鼻子一聞，一股芳香，非腦非麝，煞是可意。寶楨是飢不擇食，咽了三五粒，下肚不消，五分鐘當兒，誰知藥性會發作起來，起初腹中熱度增高，繼則胯下翹然，將那單袍褂幾乎戳通。寶楨急得沒法，在這個當兒，忽然內廷召見寶楨，已是面無人色，連嚷「怎好怎好」，當下承旨的太監便是崔長禮，長禮瞧見寶楨彎著腰，口中不住亂嚷，深為詫異，因問了老先兒這做甚麼。寶楨勉強站起，用扇子遮住下部，連連搖著頭，苦著臉說：「我上著當了，我不該嘴饞，將那玻璃瓶子裏葡萄乾喫了，長禮心底明白，忙說：『甚麼葡萄乾，誰放在這裏？』這葡萄乾不會作怪，一定了老先兒臨時發痧，也能嚼替你回明。太后明日再行召見，寶楨忙說：『費心費心。』長禮是一面回奏，一面招呼兩個小監用藤床將寶楨擡回寓所。後來由寶楨切實調查，才知這種葡萄乾子是一種春方秘藥，太監用了這藥，便可自無而有，這也是宮闈裏一種秘史。一種穢史。寶楨早疑心。

到安得海身上想這忘八羔子必然不是個安分東西有日撞在我手裏我到要實地試驗呢光陰易過寶楨由臬司升到巡撫在任六年其中政績以與李鴻章合力勦捻最爲卓著如今捻事已平魯省局面已漸漸恢復原狀這姓丁的在督撫中要算得個幹辦人員這日在署辦公忽報德州知州趙新稟見寶楨趕的傳見趙新因將接差被打的事件哭訴一番寶楨笑說我正找他著趙新止哭說撫軍不必找他他託卑職找撫軍要三百萬銀子卑職是特地來的寶楨又笑說我這理銀子很多恐怕他沒有福分來領來來我且同你談話當將趙新喚至跟前咬了個耳朵叫他趕快去辦不得誤事（妙在不說觀下自明）趙新喏喏而退寶楨也就趕回簽押房立刻具了個摺子這摺子裏面用的大提綱引起開國祖訓如有內監出京不論走至何處皆得由地方官吏嚴拏正法現在有安姓太監在德州招搖撞騙經臣拏獲是否遵依祖訓辦理候旨施行稿子辦好連夜繕寫封拜進京到得軍機先由恭親王瞧過袖著摺本密密的來見慈安慈安披覽一過因怒說這小安子如此胡來非辦不可但不免劈竹碍筍恭親王奏說這事還得太后拏定主張現在是醜聲外揚鬧得不成日月了慈安尙在沈吟經不住恭親王講了多少斬釘削鐵的話頭慈安只才毅然決然的說了句祖宗家法後世也不可不遵當下提起硃筆在摺尾批著既係安姓太監出京招搖有違祖制著即緝獲正法欽此恭親

王接過批摺，更不怠慢，忙交給原官星夜遶回。這理奏摺批出，早有安得海的心腹小監飛報西宮。其時慈禱因在宮內瞧戲，正在入神聽那小叫天演唱李陵碑，不料崔長禮引著小監趕到慈禱面前，急急講了幾句慈禱登時面無人色，趕著離座入宮，即派長禮去傳恭親王。一會兒奕訢過來，慈禱不問別話，劈口便說：山東巡撫有甚麼奏摺到京，奕訢因說那巡撫丁寶楨因著太監安得海攬違國法出京招搖，特專摺請訓，辦法慈禱說這原摺現在那理，奕訢說已經批回慈禱，因問如何批法。奕訢說沒有第二句話，遵照祖訓將安得海梟首罷了。慈禱聽到這理，不免把眼珠一楞，牙根一咬，說是你的主張，還是東宮及皇上的主張，奕訢連連搖頭說這也不是那也不是，是列祖列宗的家法。奕訢甚有口才。慈禱正在提神駁詰，不提防被這頂大帽子磕來，也沒有話講，即怒冲冲趕過東宮來與慈安理論。慈安強辯不過，轉是孝哲皇后（即同治帝后）從中疏解說：臣媳料這事還有挽回，那丁寶楨得著批摺，至少有一兩日耽擱，趁這當兒趕緊去道上諭，說是安得海在外招搖，情罪重大，不能由外官辦理。著拳京問明正法，這不是就有伸縮餘地嗎？慈禱無話，轉是慈安得風便轉忙又下道硃諭，收回成命，當即派個御前侍衛不分星夜趕赴山東，只才將那拉氏糊搗過去，話分先後，那日德州知州趙新奉了寶楨密諭，隨即取了一枝大令，趕回德州，不復轉折，調了駐防營兵，加上馬快皂三班趕到。

河邊由趙新下。轎上船。可憐安德海。死到臨頭。還不知覺。還在船艙裏。不男不女。絲竹敖曹。在下趁手交代。這男的自然。是宮監居多。但這些女的。也有宮禁秀女。也有教坊娼妓。安得海。這賊。盡宦官氣派。居然也。左擁右抱。快樂不支。姓趙的。跳入船艙。得海還疑著。趙新送繳三百萬銀兩。過來正在笑顏相向。不提防。許多捕快。提著琅璫鐵索。兇虎似的撲來。趙新嘴裏。嚷捉只見那鐵索。盤旋認準。那些不男不女。一個個套來。姓安的。也被鐵索。套住嘴裏。只是大嚷反了。反了。這時趙新也。報個赤壁。伸手過去。給他兩記。大大耳光子。說是我們奉著撫台大令。你有話可同撫台面講。一聲吆喝。早推推拉拉的。把些狗男女。牽了出艙。上岸。那不會被捉的。自然逃跑入京。不在話下。單講趙新。押著人衆。趕到撫轅。丁寶楨出堂。點一點人數。并不研訊。權寄縣監。不上兩日。去摺批回寶楨。見是批准正法。趕派人在歷城縣大牢裏。提出安得海。押赴市場。一棒鎗聲。斬犯出門。在這不先不後。當兒卻來了一騎飛馬。馬上坐著一位御前侍衛。高叫刀下留人。寶楨是寘之不理。一面派歷城知縣去斬訖。報來一面排齊香案。跪接上諭。諸位這了。寶楨算是有膽。有識了。他明知第二道諭旨。是收回成命。他却根據第一道諭旨。辦理人頭。既落還有甚麼話講。那一位御前侍衛。只好跌足歎氣。回京復命而已。寶楨手段敏捷。一面具個遵旨辦理。復摺到京。將後諭不提。一面却親赴法場。叫人把安得海的沒頭屍。骸平放。替他剝去衣。

服現出那缺嘴酒壺究竟這酒壺可用不可用也是個疑案寶楨辦過這件大事回署坐定恰恰接到陝西一封插雞毛的文書（又是倒戟而入敘事不平）你道這文書是誰人發的原來是由左宗棠發的那左宗棠因何要發這緊急公文卻因大將劉松山在金積堡陣亡一時回勢猖獗將不敷用想起了木匠郭松林鐵匠黃翼升在山東屢立戰功故飛檄向寶楨調取二將講這郭松林以木匠投軍居然由目兵升做提督黃翼升以鐵匠投軍居然在水師裏混了十年亦升做提督軍門前書交代過的兩人皆稱做中興福將甚麼叫做福將便是投身槍林彈雨之中沒有一些損傷仗仗得勝戰戰成功彷彿人到那理便有神靈保護到那理如今一郭一黃由丁寶楨奏畱在山東防堵這時寶楨接到宗棠飛檄當將二將請來商議翼升因係水師統領不便征陸仍畱在黃河一帶協防松林帶的全係馬隊用以西征當必得手計議妥當畱著翼升不遣却派松林點齊人馬由山東趕至陝西在路行程不止一日我要乘這個當兒將左宗棠帶兵征回經過的戰事補叙一叙（純係倒捲珠簾至此方叙入征回）記得同治七年左宗棠與李鴻章在直魯兩省之間合兵勦捻當以東西捻匪完全肅清朝旨即督促宗棠趕往征回總計大兵十萬所部戰將不是從浙江征勦那毛賊的即是從直隸山東殺殺那捻匪的在下替他點一點將才甚麼高連陞呀劉端冕呀雷正綰呀陶茂林呀李輝武呀李耀

南呀。周紹濂呀。魏光燾呀。黃鼎呀。都是一干久於戎行富有謀略的人物。最得用的。還有四人。一爲都興。一爲張曜。一爲劉松山。一爲劉錦棠。那劉錦棠是松山的姪子。在前勦擒他叔姪兩個的戰功。著實不少。都與阿是前征太平軍的戰將。張曜更不必說。那一件白袍。一面白旗。殺入賊營。誰不望風奔避。姓左的。有這些雄兵將。憑著一肚子臥龍經濟。早已目無全牛。儼然以諸葛孔明自居用的。圖章或刻做老亮。或刻做古亮。不如今亮。但他自比諸葛。與那乾隆朝的福康安不同。記得福康安在廓爾喀一戰。失掉鵝毛扇子。弄得短衣溜走。幾乎生命不保。那個諸葛亮。簡直半文不值。忽然映帶往事。語極談諧。入妙。獨宗棠前往征回。彷彿是袖中八卦。算準無差。一到陝西。便在西安見著巡撫劉蓉。這劉蓉表字孟容。係川督駱秉章的得力人員。前書交代姓劉姓左的先後。皆在駱公幕下。左稱伏龍。劉稱鳳雛。今日一龍一鳳見面。不免談些往事。叙些近情。當下定了個三路進兵計。畫一是派著劉松山錦棠叔姪。由綏德取道花馬池。直搗金積堡的老巢。是爲北路。一是派著張曜。由秦趨鞏。橫掃鞏昌河狄的回匪。是爲南路。一是宗棠與都興阿等。督率大兵。盡驅陝回入甘。是爲中路。我要動問一句。當時回匪究竟有多大的範圍。多大的勢力。叙過此方。必然要叙到彼方。方得個頭腦。前書不清叙過的嗎。那回匪第一等頭腦。叫做白彥虎。

天山南路第二等頭腦。叫做馬化龍。董福祥分駐。

陝甘兩省第三等頭腦叫做藍大順二順。

兵西蔚嵐州前由太平軍擾晉那李開方會派

張大洲來勾結二藍（遠應第八十九回）二藍兄弟會率領回匪在山西擾亂一番後因開方失敗

他倆又來往川滇與大理王杜文秀接洽。馬如龍受著官軍招安在岑毓英部下做事很不

服氣（略帶一筆總是管前照後）一轉身又翻回山陝與西捻張總愚牛洪混合一氣二次捻犯北

京二藍很爲助力直至張總愚被困山東大事已去他兄弟倆才逃出海關外（近應第一百回）

由關外又兜了個大大圈子混進偏頭關本意取路至金積堡竟投馬化龍不料由靖邊縣鎮靖堡經

過劈面遇見董福祥福祥因問你倆何往二藍告以去路福祥因說與其往彼不如留此我開官軍現

分三路這理適當中路亦甚要緊二藍唯唯當下邀至堡中叫族弟董志原出見原來回匪亦分三路

其北路以金積堡爲老巢是馬化龍所居化龍的老父馬五是位阿渾俗稱老爸爸其子叫做馬耀邦

甚有武略另外還有些同族一叫馬仲位分最高稱做和卓木與妥得璘駐兵一起那妥得璘也是一

位和卓木在回教中路算得頭腦的頭腦或竟稱做回王編者且不深辨一叫馬占鰲一叫馬永福同

時在甘肅佔定地盤一叫馬桂源又在陝西秦州佔定地盤那秦州使算是南路操總一句當時回教

之中要以馬姓回回勢力最大便是董福祥的妻房也婆的馬氏媳婦也定的馬氏再進一步說那鼎

鼎鼎大名的白彥虎也是馬仲御外甥馬仲有了這外甥白彥虎又有了這族姪馬化龍才敢乘勢起兵擾亂著天山南路以及陝甘一帶請問這白彥虎又怎樣厲害諸位聽我講來白彥虎的母親馬玉努當產生彥虎時曾夢見前和卓木張格爾趕著一隻弔睛白額大蟲闖入房內因此墮了一唬生下男寶取名彥虎這彥虎生成力大無窮朗目軒眉若不是一個鸚哥鼻子要算得人中呂布偏生他武藝既好韜略亦高由安集延的回王帕夏送贈他一匹龍駒名叫白雪驕這驕馬是日行千里夜走八百所以姓白的時而天山時而甘肅時而陝西與馬化龍非常投契我有一句動問在左宗棠未來之前難道清廷沒有人在陝甘一帶駐防嗎有是有一位陝西巡撫劉蓉却係新經到任一位陝甘總督穆圖善卻係庸懦無能還有駐邊將軍全順甘肅提督傅先宗陝西提督徐文秀皆是一介武夫不諳戰略所以白彥虎殺到那理他們避到那理這時白彥虎聽說左宗棠帶領大隊人馬分著三路西征早早同馬化龍預備抵禦方法正是

一虎一龍

氣燄洶洶

分兵三路

以決雌雄

評曰那拉氏濁亂宮幃未必如野史記載之甚但梓宮在殯卽行演劇此其見諸茲安手諭者也夫以新寡之婦不能爲孤燈之泣而至日夜以娛悅心目放縱宮監挪用帑物此其猶有人心乎

即使那拉氏無愆行爲不貞舉動已覺罪無可恕而況人言嘖嘖實不止此卽如眷戀伶人金某亦事之信而有徵者極奢縱慾則已無可諱言欲國之不亂不亡豈可得乎

丁寶楨殺安得海是一大快事至插叙在宮偷喫葡萄乾是趣史亦是穢史之明證

上回叙到左宗棠征回忽然攔筆殊令閱者悶損既見清宮如許秘史則又天花飛墮如入瑯環仙境不覺悶爲之解然替編者設想如何會由清宮又轉入陝甘戰事其間逗筭接縫吾恐必大費周折偏生著眼在丁寶楨身上借老左飛檄調將輕輕巧巧却掉轉筆尖此種叙事雖係倒捲珠簾爲小說家慣用方法然而變化隨心其神妙真莫測也

第一百零二回

劉錦棠大破金積堡

白彥虎遁出嘉峪關

前回講到彼此攻守皆分三路我以劉松山劉錦棠當彼之北路以都興阿當彼之中路以張曜當彼之南路書是一起在下先要從中路入手因中路與南路又發生關係不得不趕叙都興阿這枝兵馬原來都興阿之後還有雷正綰陶茂林李輝武李耀南做個二路救應既到鎮靖堡那董福祥董志原自然率領回兵出堡迎敵第一陣是都興阿來戰董福祥却殺得旗鼓相當第二陣是李輝武李耀南雙雙去戰董志原俗說好漢難擋雙拳這一陣斃殺二李奮起精神居然把董志原活捉過來福祥聽

著志原被擒。忙的指揮藍大順二順一起衝殺官軍。又是雷正綰陶茂林雙去迎敵。接著福祥又到。都興阿又挺槍出馬。回兵來抵漢兵。漢將去殺回將。這一場惡戰。直戰得江翻海倒。鬼哭神嚎。那知官軍後路。又派著周紹濂魏光燾兩將過來。包抄那鎮靖堡。這時堡內空虛。一攻即破。上堡既破。福祥的老小妻女。是一個逃跑不了。福祥沒法。祇有向左營繳械投降。諸位須知董福祥一降回。匪使大大的受了影響。然則他的族弟。以及二藍。是否一起歸順嗎。這却不曾。因董志原被官軍擒捉過去。繩索一鬆。他在亂軍之中。竟會奪馬逃跑。大順二順戰姓雷姓陶的。不過也就竄入山南。與那馬桂源合兵一起。原說馬桂源繫營秦州。左帥派去的提督張曜。正是進攻秦州。還有個總兵黃鼎。做了張曜的後盾。一個張曜。那馬桂源已抵敵不過。何況再添個黃鼎。一起撲攻。那秦州城池。已是朝不保暮。正在危急之秋。却好藍大順二順由鎮靖堡敗退趕來。馬桂源好不得勁。這秦州有道烏湖江。却係渭水的支流。二藍兄弟的兵隊。却駐紮湖濱。與城內成犄角之勢。不過地勢窪下。却引起張曜用那水淹七軍方法。又用三國演義。在渭水上流備置些沙囊石袋。蓄起水來。偏偏山水暴漲。二藍的營地。已是水深沒踝。方欲移營。猛可的天崩價響。水勢排山而來。將上萬的回兵衝刷得七零八落。藍氏弟兄是無可立足。只好脫離馬桂源的關係。又山川入滇去了。此次大順二順是二次入滇。後書自有交代。表過不提。

單提張曜黃鼎借著水勢，乘水攻破秦州。那馬桂源因無路可走，當亦繳械投降。好個張曜，因桂源係回人，尙漂亮，用點籠絡手段，當叫桂源去書招致馬永福，并馬占鰲。其時占鰲駐兵河州，永福駐兵西寧，兩人得著桂源的來函，不免意思活動。彼此會商，函開降後條件，諸位必有一句問我這班回子，既人龍馬虎的乘勢起兵，因甚得到招安信息，立即主張活動，豈不是以造反爲兒戲嗎？要曉得翻眼睛的回徒，具有一種特性，你道甚麼？特性便是升官發財的思想。比如在內地的回子，本來不喫豬肉，一經混入仕途，無不脫離回教，甚麼豬肝腸豬肚肺無不大喫，特喫有嚼在下，不知見過多少。所以要回子出教，大小須給他個官職。如今馬占鰲馬永福要求條件，便在這紅頂花翎。復書到來，由張曜轉請宗棠。宗棠允即題奏，不日有旨，准用馬桂源馬永福馬占鰲三人爲掛印總兵。這次南路征勦，算在秦州戰殺一場，其餘不費一兵，不出一陣，隨時傳檄而定。南路既定，中路亦不生問題。當由左帥派定董福祥和都興阿兩個假著北路援軍司令，講這北路統兵原係派的劉松山錦棠叔姪，并以高連陞劉端冕作爲助手，以傅先宗徐文秀催運糧草。一路逢州過縣，殺到花馬池，過了花馬池，便是金積堡。這金積堡四面皆山，險要異常，距此五百里，還有一座高家堡，尤其險峻。其時白彥虎與馬化龍商議商議一守高家堡，一守金積堡。這兩重門戶，好似銅牆鐵壁，住憑劉松山天武神威，由同治七

年○打○到○同○治○八○年○又○打○到○同○治○九○年○把○一○座○金○積○堡○不○能○挽○動○分○毫○更○何○論○那○高○家○堡○左○宗○棠○是○迭○次○嚴○催○又○派○著○都○興○阿○董○福○祥○前○來○助○戰○由○福○祥○去○書○招○降○被○馬○化○龍○答○書○痛○罵○罵○得○不○成○話○說○劉○松○山○算○是○北○路○主○帥○因○着○化○龍○負○固○不○服○不○由○得○積○忿○填○膺○這○日○將○諸○將○齊○集○帳○前○先○發○下○重○誓○說○我○等○今○不○破○賊○不○復○爲○人○如○有○退○後○都○以○軍○法○從○事○這○道○將○令○下○來○誰○敢○不○受○約○束○先○派○傅○先○宗○徐○文○秀○兩○將○衝○鋒○次○派○高○連○陞○劉○端○冕○接○著○救○應○自○家○却○搯○起○戰○鼓○派○著○劉○錦○棠○立○馬○陣○門○三○通○鼓○響○早○是○傅○徐○二○將○躍○馬○當○先○備○著○軟○硬○雲○梯○撲○攻○土○堡○堡○上○是○礮○火○齊○施○槍○彈○亂○下○官○兵○是○不○顧○生○命○被○打○落○得○跌○跌○滾○滾○馬○化○龍○馬○耀○邦○父○子○厲○害○非○常○又○分○頭○督○促○諸○回○并○力○抵○禦○偏○生○姓○傅○姓○徐○的○晦○氣○一○個○是○被○馬○化○龍○用○礮○打○死○一○個○是○被○馬○耀○邦○用○槍○擊○斃○父○子○們○正○在○得○意○偏○生○高○連○陞○劉○端○冕○又○衝○殺○上○前○父○子○倆○注○意○抵○敵○高○劉○兩○將○偏○生○劉○錦○棠○又○出○其○不○意○猛○可○的○一○躍○上○了○土○堡○連○砍○殺○一○二○十○個○礮○兵○一○時○喊○殺○之○聲○彷彿○同○山○崩○地○裂○一○般○官○兵○一○擁○上○堡○化○龍○耀○邦○父○子○見○勢○路○不○對○趕○快○奪○路○逃○跑○但○是○他○父○子○跑○了○那○一○家○老○小○妻○女○如○何○交○代○當○由○化○龍○的○老○父○馬○五○向○衆○叩○頭○求○降○高○劉○兩○將○不○敢○怠○慢○當○將○馬○五○牽○至○大○營○來○見○松○山○松○山○也○就○應○允○不○過○這○翻○眼○睛○回○子○講○話○不○甚○可○靠○馬○五○祇○是○磕○頭○打○滾○求○著○松○山○暫○不○入○堡○情○願○將○兒○子○化○龍○孫○子○耀○邦○一○並○交○出○並○立○下○許○多○毒○誓○松○山○信○以○爲○真○忙○叫

人衆退出堡來，誰知馬五賭呪強於喫肉，一面是進堡部勒回衆，一面卻給信兒子孫子叫他倆掩其不備。至夜三更時分，突然馬化龍從山左抄出，馬耀邦從山右抄出，給官軍個湊手不及。松山知道受了馬五欺騙，不由得怒髮衝冠，提了大砍刀上馬，那高連陞劉端冕亦各掄兵刃，分所部爲左右翼。這一場黑夜廝殺，一邊是有準備的一邊是沒準備的，從來戰事總是沒準備的喫虧，猛可的一個流星落在劉松山身上，松山是化解不開，敢問這火流星是件甚麼，原來是個碗大的礮彈。這劉松山身受礮彈，諸位想想，那末還能活命嗎？霎時間一片喊聲，官兵大亂。馬氏父子是左衝右突，殺得個不亦樂乎。還虧劉錦棠手掄著兩支鐵鎗，碰著馬耀邦先給他背上一稍，登時吐血奔逃。只才解了重圍，當下雙方收隊。劉錦棠是一面替叔收屍，一面派人飛報大營。左宗棠得了這起警報，彷彿同街亭失守一般，把個諸葛亮也弄得抓耳撓腮。一面出摺力保劉錦棠，接替叔手，一面又各路徵兵調將，由山東調取郭松林（應前文）由河南調取宋慶，又由山西調取陳玉英。講到這陳玉英不覺又發生一段趣史（當急反緩，願聞願聞）。原來玉英係由兵弁出身，其人不是男兒，到是個女子（奇想天開，編者與閱者均極提神）。他個面龐是生得黑縹縹的，講他美也不美，講他醜也不醜。據說幼時得著異人傳授劍術，能在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如探囊取物。在捻匪蹂躪河北的當兒，他在山西巡撫劉典

標下。很大大立些戰功。所以由兵弁不次提升。竟升做挂印總兵。還帶個巴圖魯徽號。不過其中還有一段豔史。更奇更奇。我史願聞。你道甚麼豔史。這陳總兵帳下有位頭等書記。名叫朱秀生。係安徽人氏。其人讀而未成。却生得眉清目秀。善寫一筆楷書。因家貧世亂。無處謀生。便投在陳玉英帳下。一日。玉英在大帳。獨坐。忽招呼朱秀生入內。有機密話談。姓朱的何敢怠慢。當即趕進大帳。時值掌燈的當兒。玉英斥退左右。忙笑。嘻嘻的瞧著朱秀生。說我與你天緣有分。秀生聽了。大大的喫了一唬。暗想這大帥莫非愛上我個白臉。把我當做雛童。要曉得我輩讀書人物。窮酸有之。那能幹那沒魂的勾當。左思右慮。無話可答。玉英笑說。你今晚有得進來。沒得出去。非留你歇宿不可。姓朱的只是篩糠撒。抖戰。擎穩今日。要點污自身。清白正在進退維谷。不知那理。一柄亮灼灼的寶刀。早逼著自家頸項。賴子還虧秀生的身段。靈活把腦袋一偏。身子一軟。一頭拳撞著陳總兵。膀下。撞不得。玉英說聲。好個冒失鬼。撞了老娘。秀生這才明白過來。趕緊陪禮。不迭玉英一笑。也便放下寶刀。順手牽著秀生上床。權作一對交頸鴛鴦。此後朝去暮來。外人不知。祇猜疑朱書記是個斷袖龍陽。不料陳總兵已做了行雲神女。於金戈鐵馬之中。忽夾一段妖冶文字。令人破悶。他兩人情雖夫婦。外面還辦事如常。這日兵隊到了花馬池。陳玉英趕緊見過左帥。宗棠却派他去做劉錦棠的救應。不日宋慶郭松林

亦到（兜回原路）宗棠因兩人久戰戎行經驗豐富當留在大帳做個參謀。宋慶無話。松山因問前敵如何。宗棠說個大概。松林因說這事非某去相度地勢不可。當即趕至前敵。來會錦棠。這時錦棠以姪代子。穿起白衣。掛起白旗。旗上大書殺盡回匪。誓死報國八字。錦棠見著松林。是嘆哭不止。松林用奸言安慰。指示他一個避實擊虛方法。錦棠會意。當派著都與阿董福祥在正面牽制。自家卻領了三千勁旅。取路翻過幾座山頭。到得二更時分。却值天色昏黑。星月無光。一聲胡哨。架起軟硬雲梯。居然鋒擁的衝上土堡。諸位必有一句問我那馬化龍馬耀邦。既曉得勁敵在前。難道會疏於防範嗎。要知道人事。天時。上却有兩種機會。一種是都與阿董福祥實行那牽制方法。在前堡虛張聲勢。故意的擂鼓吹號。排開陣勢。日間亂烘了一天。至晚方歇。一種是回教今日過年。他老父馬五既是一位阿渾。對於教主摩哈穆特。是非常信仰的。巧巧晚間集合徒衆。在那大禮拜寺念那可蘭經。彷彿得著神經病。一般高喊那花老虎黑老虎。聲震山谷。正呼呼哈哈鬧個不歇。不料一片殺聲從堡後發起。不知究竟有多少人。馬曉得回衆是鴉飛鵲亂。說時遲那時快。劉錦棠既攻破了金積堡。登時四下放火。前面都與阿董福祥。高連陞。劉端冕。陳玉英等。見著火光。也就搖旗吶喊。攻破兩堡。這次馬五馬化龍馬耀邦。祖孫三代。要想一個逃命。是萬萬不能。不但他祖孫三代不能逃去。便是一窩的回男回女。老老小小。

共計七八十口通被活捉。偏生那殺不盡的回兵，無不迷信宗教。彼輩見老阿渾被捉一個，個都束手就縛。此時劉錦棠要替叔父報仇，不管甚麼人道主義，非人道主義，先把馬五、馬化龍、馬耀邦三個擄擄起來，釘了三根木樁，一排綁定可矣。那老阿渾仍擺出架落嘴，裏仍哼哼哈哈的，念那回經。一衆家小一衆回兵，見著老阿渾念經，無不齊跪在地，按照回教儀式，以手抹臉，隨又哼的哈的一條聲念起經來。至死不悟宗教魔力之大。錦棠性急，手提著一柄牛耳尖刀，大聲喝說：你們不必念甚麼，倒頭經讓我送你們前往天國去好了。當下惡狠狠的用刀先將馬化龍肚腹剖開，取出心肝，血污淋漓。用個盤子盛了，然後隨手刀起，殺了馬五，又殺了馬耀邦。一脚把三個尸腔踢倒，其餘回衆不分男女，俗說大腸套小腸，一刀一個回子。這也算回教中大大的慘劫。不過平心而論，還是老阿渾馬五不好，假使馬五不詐降，不賂下許多毒呪，那劉松山也不相信撤兵。松山既不撤兵，那理有反勝爲敗，受馬化龍父子們的殺害。我要勸回子們不可常翻眼睛，尤不可信口賭呪。如今姓馬的一家被殺得雞犬不留，且帶累了無辜些回回。這是何苦？閒話不談，單談劉錦棠取出馬化龍的心肝，用盤子盛好，趕的跑回大帳，在他叔父劉松山樞前供獻起來。拜了四拜，放聲大哭說：我爺有靈，有聖，如今做姪子的替你報得仇了。當時陡起一陣陰風，將檯燭幾乎吹滅，也是劉松山英靈不散的道理。不日朝旨下來。

又賜祭賜卹。賜諡忠壯。又諭派劉錦棠爲前路先行。錦棠自然是遵旨辦理。刻日起兵。現在金積堡已下。自然是進攻高家堡。原講高家堡係白彥虎駐紮。彥虎部下。却有一位軍師。叫做金相印。兩員驍將。一叫馬得彥。一叫崔三。還新得兩個飛行家。一叫脫雲奇。一叫哈雷。這一脫一哈。沒甚正當本領。却。能飛檐走壁。專用那暗殺手段。目下聽講金積堡失守。馬化龍一家被害。姓脫姓哈的。便向白彥虎討。令要來暗殺劉錦棠。專替馬化龍報仇。彥虎允了雲奇雷。趕即短衣找紮。各帶倭刀一柄。並應用的。百寶袋。請開百寶袋裏裝些甚麼。我告訴你。聽類如雞鳴。返魂香。類如火鏢。火石。火種。及尖釘。鐵繩。等。無奇不有。兩人取路前來。却好劉錦棠的大隊。已經開拔。距高家堡五十里。紮下行營。時已昏黑。兩人拿出真實本領。遇高。驀高。遇缺。跨缺。認準中間大營穿踹進去。瞧著劉錦棠在內秉燭辦公。好不歡喜。一個取著飛燕。勢上了帳頂。一個裝做黑狗。竄入桌底。畢竟兩人工夫。尙沒十分到家。被錦棠覺察。瞧出形迹。錦棠那兩枝鐵槍。是富貴不離其身的。忙著雙手提槍。大聲說。是好朋友。我們當場火併。火併一個。脫雲奇在帳頂上存身。不得取出倭刀。撲落在地。雲奇既然出面。那一個哈雷。也就把桌子一翻。拔刀來鬪。錦棠不恭維。錦棠他這兩枝鐵槍。是神出鬼沒。如何兩人敵得他。過鬪著鬪著。先是雲奇溜走。後是雷。雷賣個破綻。一穿出帳。錦棠本領雖高。却不會學過飛行的技能。只好由他。倆去。

了。但是他倆去後，錦棠齊集部將，說明情節，別人都曉得搖頭吐舌，獨有總兵陳玉英說：「這些技能，算得甚麼？看我明晚取他倆首級過來。」錦棠本知道陳玉英有一種絕技，却不會瞧他試驗過一回。因說：「這事非老兄一顯神通不可。」玉英喏喏而退。次晚便換了一套夜行衣，背插一口寶刀。他是不用那百寶袋的，所謂真工實力，得著異人傳授，取路到得高家堡，施展出飛行絕技，真是翩若驚鴻，矯若游龍。一會工夫，竟落到白彥虎大營，巧巧白彥虎同禹得彥、崔三、脫雲奇、哈雷，在帳中議事。彥虎坐在中間，頭戴一頂白帽子，盤著五道金邊，正中還嵌了一顆五分徑透明的大珠。左邊坐的金相印、禹得彥、崔三，三人是戴的藍帽子，嵌著三道銀邊。右邊一哈一脫，却戴的綠帽子，嵌著三道紅邊。由雲奇、雷、兩個高談闊論，講著昨晚經過的事情。一個說是劉錦棠，雖則厲害，却不能升高跳遠。一個說是一回暗殺，不掉還有二回，二回不行，還有三回。金相印忙著插話說：「你倆何不分頭辦事，或先殺了左宗棠，豈不更好嗎？」白彥虎當中拍手笑說：「照呀，照呀，我們要擒賊擒王，話沒講完。」陳玉英早飛身而下，拔出寶刀，大聲嚷說：「我便是來擒賊擒王的。」這時六個回子早跑掉，四個剩有兩個講大話的，脫雲奇、哈雷、哼雙雙拔出倭刀來，鬪玉英。玉英是毫不客氣，一刀照準脫雲奇頭腦劈來，雲奇用刀來架，誰知玉英的刀是削鐵如泥的。登時雲奇的刀割做兩截，雲奇的身子又劈做兩片。玉英既刀劈雲奇，回轉身來。

來砍雷。好個雷。已躲得不知去向。玉英那理。肯輕輕放手。出帳一瞧。瞧見東邊有座高屋。屋上有個人影子。心想。此必是那哈雷。了。及至竄上高屋。原來不是哈雷。却是第一等頭腦。個白彥虎。由大帳逃出忙的。取了一條鑽鐵大杖。這大杖。足有百十來斤。運用起來。却是沒人抵敵。所以白彥虎。威武無匹。全憑著這條大杖。所立足的高屋。却是一座大禮拜寺。寺內的回回儘多。都預備著刀槍火器。在下面聽令。這時白彥虎。以高眺遠。瞧見陳玉英。竄來攔腰。便是一杖。假如玉英。被這一杖。打著。怕不身子。分做兩截。嗎。無如他。這把寶刀。煞是厲害。使勁一格。將一條鐵杖。早割做兩段。白彥虎。知道不妙。不再回手。一竄身。跳下院。落偏偏。不偏不斜。將下面哈雷。撞了個筋斗。玉英。是刀到人。到這聽格擦。一聲。把哈雷。哼一個肥頭。又切了下來。再找白彥虎。已是不知去向。這時寺內的回回。却刀槍并舉。火器齊施。單講刀槍。有玉英。這口寶刀。是完全不懼的。爲最火器。却防不勝防。一時不能取勝。玉英也就得罷。罷將身一縱。已是無影無蹤。這一場。斷殺以後。白彥虎。是喪膽亡魂。忙把軍師金相印。大將。馮得彥。崔三。三位。找了出來。計議大事。金相印。因說。這理是不能容身。一者金積堡。已被我們高家。堡。使成孤立。二者脫雲奇。哈雷。要算是飛行家的高手。如今害他不著。反爲彼所害。我瞧來。行刺的。那人。要算得個劍仙。劍俠。那一口寶刀。不是呂筱娘用的。必是魚娘用的。不是王美英用的。必是李素。

真用的據說。朋末。瞿式耜的夫人。有一柄。昆吾寶刀。切玉如泥。削鐵如土。時出時現。不知來人所用之刀。可是那昆吾寶刀。不是。因寶刀的歷史。又將前百回的書目。略略照應。妙在從敵人口中。提出用筆。毫不板滯。如其是。的我們。就戰。他不過了。自彥虎說話。雖如此。他有他的寶刀。我有我的名馬。我明日去。同官兵奮鬪。一場。衝他個屍山血海。如果勝了。便趁勢。恢復金積堡。再向前進。萬一不勝。我可跨著白雪。騎趕回天山南路。再作道理。主張既定。連夜的將那鑕鐵大杖。兩截鎔成一氣。一到早晨。督帶回兵五萬。分禹得彥。崔三爲左右翼。大吹大擂的殺出堡來。原來劉錦棠長於用兵。精於布陣。在這兵臨高家堡的當兒。他却依山結壘。派郭松林。宋慶做了左翼。郭松林。宋慶做了右翼。陳玉英在前鋒。駐紮甚麼高連陞。劉端冕。留在中營調遣。那南路的張曜。和黃鼎。是紮營後路。中路的一班將帥。完全由左宗棠督帶。宗棠的大本營。却改駐在金積堡。一句表過。却說白彥虎。帶著五萬回衆。來衝我軍。由劉錦棠。登高一望。知道賊衆是空壁而出。却先派陳玉英。抄著背後去襲。取高家堡。一制命一著。又派都興。阿董。福祥。以左翼之兵。迎擊崔三。派郭松林。宋慶。以右翼之兵。迎擊禹得彥。自家却提了兩枝鐵稍。來戰白彥虎。講這白彥虎的本領。却高出錦棠之上。且坐騎的白雪。驕是一匹千里龍駒。那龍駒嘶喇喇。一叫羣馬。必然奔避。所以錦棠。同彥虎戰。不十合。即退敗。入陣。彥虎那理肯舍。趕的衝殺入。

陣當有高連陞上前抵敵。却被彥虎一杖打得滾跌到十丈以外。劉端冕搶著救應。也被一杖打得逃跑不迭。彥虎也不追趕。忙的踹進大營。逢人便打。遇馬便擊。簡直是一路血糟。白回子馬到那理。官兵敗到那理。趁著殺興。居然衝過大營。踹入後營。不料後營有座山坡。山坡下設了陷坑。一聲咕咚。人馬俱陷。說時遲。那時快。不知那理一枝金批箭。猛可飛來。射中白彥虎的左目。又是坑下撓鈎。四起。諸位想想。這天武神的白彥虎。必在此被擒。一定無疑了。（我亦謂然）然而白彥虎如果就擒。那坐騎也不能算做龍駒。龍駒的好處是能飛行。絕迹不受羈絆。雖然當時落下陷坑。遇著撓鈎。那馬早一聲長鳴。四蹄騰起。把個白彥虎。馱了出險。折回。便跑。跑出重圍。然後立定。由白彥虎先行。忍著痛楚。將左目箭頭。拔出。眼珠是吞喫下肚。又是一個李闖王。諸位可知。這枝金批箭。是誰人射的那山坡。下陷馬坑。又是誰人挖的。原來均出於張曜一人之手。張曜本駐紮後營。覺得中營裏面喊殺連天。怕的要衝動後營。所以就山坡要口。暗設陷坑。他的射法很精。所以見賊陷落。總的便是一箭。這一箭的力量。抵過百萬雄兵。（極寫張曜）幸而今日有此一舉。不然白彥虎不知殺到甚麼地位。唉。唉。姓白的喫虧就在這一箭。箭既拔去。彥虎慌忙回堡。又誰知堡上已豎起陳字大旗。那左翼的禹得彥。右翼的崔三。都被官軍殺敗。趕與彥虎會合。彥虎祇好帶著二將逃跑。跑下三十里。却好軍師金相印。

在途守候。彼此計議計議。趕的寶出嘉峪關。經過哈密。來至烏魯木齊。遠遠瞧見無數回兵。在彼駐紮。彥虎心中一想。此必舅舅和卓木馬仲到了。不然必是安得璘。及至就近。才知道是安集延回王。帕夏講這安集延一國。却在中俄接界之間。與霍罕布魯特兩部相接。居民皆係回種。回王帕夏算是回教首領。位置在和卓木之上。如今馬仲安得璘兩個和卓木。因連年用兵。損失教徒不少。特向回王帕夏求救。偏生這帕夏亦野心勃發。起初派著脫雲奇哈雷。嚮前來助戰。如今因一脫一哈丟命。又點起回徒五萬。趕至烏魯木齊。部下牛鬼蛇神。著實不少。彥虎同著禹得彥。崔三金。相印來見帕夏。帕夏問問陝甘戰事。彥虎不免將迭次兵敗的狀況。陳說個大概。帕夏聽了。不免把回眼一翻。又將絡腮鬚子。抹了一抹。鸚鵡鼻子。撇了一撇。因說。這還了得。忙招呼兩個阿渾出來。一叫忽必雷。一叫忒爾曼。都生得奇形怪狀。狼目鷹鼻。看似有些奇能異術。兩人見過帕夏。帕夏因叫他倆用些神呪。將敵軍早日咒死。諸位這西域神呪。是世界有名的喇嘛。有喇嘛的呪語。回子有回子的呪語。但回子呪語也有一種破法。我此時且不說明。且等那諸葛孔明到。位再作理會。不知這葫蘆裏賣的甚麼藥。我到要往。下瞧瞧。話休煩絮。不日北路的大兵齊到。左宗棠亦隨著出了嘉峪關。第一陣由劉錦棠派了高連陞。劉端冕出戰。官兵不無小挫。第二陣又派了雷正綰。陶茂林出戰。并殺得大敗。而回三次李輝武李

耀南四次周紹濂魏光燾五次董福祥黃鼎總不曾得到一回勝利。不消多日漸漸的人馬困頓。瘟疫流行。全軍十有七八都會病倒。便連左宗棠是個天生福星。到得此時也就茶不思飯不思。喫肉想點肉湯。呷呷喫了下去。倒覺精神爽快。一點畢竟姓左的是個大智慧人。大福澤人。他就想到猪肉是一件寶物。一鍼到竅。回子是最痛惡的。漢人是最喜愛的。我今日喫下肉湯。便覺精神復原。一定是那害病的人可以拿肉湯醫病的。但是關外沒有豬買。我所攜帶還有建威火。散金華火。散如今合營有三十萬人馬。這少許的火散如何支配也罷。古來有個良將投醪方法。以一罈酒潑在河裏。使得大家共飲。我今日叫軍士們取出許多大鍋。每鍋一只。放鹹火。酸一塊。用一桶清水煎開。也可得點肉味。想到做到。登時如法庖治。那知道奇妙良方。靈驗無匹。是患病的人呷了一口立時頭清目爽。病疫離身。唉。唉。這不是病却是忽必雷忒爾曼用的魔術念的神呪。回子的頑意兒只怕這點偏偏被老亮破了符法。大家病愈。霍然。次日又派張曜郭松林宋慶都與阿做了前敵衝鋒。陳玉英做了各路救應。這一陣衝殺把個烏魯木齊打下。由張曜殺了禹待彥。由宋慶殺了崔三。由郭松林殺了忽必雷。由都興阿殺了忒爾曼。又由陳玉英戰敗了白彥虎。若不是那白彥虎飛跑得快。彥虎必做了刀頭之鬼。一個回王帕夏趁著兩軍混戰之時。早隨著金相印逃走。若問他走到那裡。他是先至喀爾喀。後至葉爾

羌講那葉爾羌是馬仲駐兵之地。喀爾喀又是安得璘駐兵之地。那安得璘部下却有兩員驍將。一叫徐學功。一叫趙興休。但是姓徐姓趙的。都和董福祥董志原有些親誼。那董志原由鎮靖堡逃走之後。（回應前文。語有找抹。）不攏別處。却一脚趕到喀爾喀來找徐趙二人。二人問關內戰事。志原因將老兄降清的話講了一遍。二人因問老兄既降。爲何老弟不降。志原無語。二人也不深追。不料事隔三年。官兵竟殺出關外。帕夏竟抵敵不住。敗走至喀爾喀。這時安得璘便召集徐學功趙興休兩人。計議方法。兩人因說論理該兵來將擋。但是這次大兵出關。非同小可。可以白彥虎那種本領。那種謀略。如今這一敗塗地。我們這小小喀城。如何抵敵。不如以不抗官兵爲是。安得璘原與馬仲不睦。原覺得馬仲遇事爭權。即使殺進中原。那馬氏得志。我非其敵。主張拿定。因對徐趙二人說了句。這事由你倆作主。我却無可不可。學功興休得了這句。隨即具封密函。差人投入董營。福祥得書大喜。當即轉報宗棠。宗棠亦喜。趕派劉錦棠去收復喀城。誰知回王帕夏和金相印早得信逃走。大兵得了喀城。又乘勢去攻葉爾羌。這時和卓木馬仲勢成。孤立思想。族姪馬化龍是全家盡難。外甥白彥虎是大敗虧輸。其餘同族馬占鰲馬永福馬桂源又早做了滿清官吏。僅僅一角殘棋。如何求活。正在沒個主張。正是兒子馬人得跳到面前。還提著血淋淋兩顆人頭。說著反了。反了他倆已被我殺了。（收筆特奇）正是

驚人之筆

好沒來由

血污淋漓

兩顆人頭

評曰：這回書專叙左宗棠征回事件，雖屬兵分三路歸總，仍是一路中路，祇叙收復個董福祥南路，祇叙收復馬桂源馬占鰲馬永福，却留著藍大順二順做個征滇綫索。至北路金積堡高家堡，爲是書重要地點，兩堡不克，官兵無從出關，所謂制彼死命，求我生路，關係真是不小。

劉松山之生命，斷送在馬化龍手內，尤斷送在伊父馬五手內。馬五不發誓約，降松山必不撤兵。既不撤兵，化龍父子又何術反攻？就事實論，謂非松山生命斷送於馬五乎？然而斷送化龍耀邦生命，亦馬五也。阿渾阿渾，殺人實以自殺耳。

叙錦棠替叔報仇，是英雄事業。叙陳總兵易釵而弃，居然能立戰功於金戈鐵馬之中，忽生出這一段豔史兒女英雄，令人歎羨。

此回奇文迭出，叙回回賭咒，叙回回念經，又叙回回施行魔術，形容回教無不淋漓盡致。至於用肉湯醫病，尤屬奇想，天開令人失笑。

第一百三回

戡定回疆左侯奏凱

削平滇亂岑督建功

這兩顆血淋淋的人頭，你道是誰？原來便是徐學功趙興休。這馬人得何以殺這兩入，便因他倆與官

兵勾結由金相印得著消息。引出帕夏一齊趕至葉爾光。既遇馬人得。人得問明原委。忙忙帶領五百名悍回。趕至喀城。指名姓徐姓趙的出來會話。兩人怕人得不懷好意。因叫董志原出面接洽。志原會見人得。人得故爲託詞。說是本人亦願降清。苦無門徑。要借重徐趙兩位。與官軍疏通。志原不信。人得當即賭下毒呪（又是一個會賭呪的）。志原相信得過忙的進城。勸說學功與休。擔保無事。兩人答應。誰知來會人得。人得忽翻起眼睛。招呼回衆將學功與休用亂刀砍死。割下首級。便血淋淋的提回。來見馬仲。大嚷反了反了。馬仲喫了一唬說。我兒殺這徐學功趙與休。爲著何來。人得嚷說。你休管我。我與官兵勢不兩立。父子們正在搶白。却好白彥虎從後躡出。說是我們無論如何。且與官兵決一死戰。戰如不勝。我往俄國去請救兵。何如。馬仲點一點首。當即點齊兵衆。甚麼阿克蘇的回子。土魯番的回子。共計有十萬之多。不是白帽子。即是黑帽子。還有藍帽子。綠帽子。紅帽子。花帽子。原來馬人得還有個妹子。名叫馬玉努。却善用鏢法。在百步以內。使出鏢去。無不百發百中。官兵到得葉城。由劉錦棠派著黃鼎來打頭陣。遇見馬玉努。戰不三合一鏢打中肩窩。換個高連陞出馬。又被一鏢打中右腿。接著劉端冕。雷正綰。陶茂林。李輝武。李耀南。五將齊上。給玉努個車輪大戰。好個玉努。全無懼色。手術是靈敏。不過身邊不知帶了多少柳葉鏢。打了一鏢。又是一鏢。輕的著了一鏢。重的著了兩鏢。或三鏢。可

憐○雷○正○縮○身○著○四○鏢○竟○死○於○非○命○陶○茂○林○亦○帶○著○重○傷○劉○端○冕○是○損○去○左○目○與○高○連○陞○竟○配○成○一○對○兩○個○皆○是○獨○眼○龍○這○一○次○連○前○搭○後○傷○了○六○將○死○了○一○將○若○是○延○長○下○去○豈○不○是○左○營○些○將○帥○都○要○被○馬○玉○努○一○網○打○盡○嗎○偏○生○白○彥○虎○同○馬○人○得○乘○著○這○場○勝○利○又○各○領○了○三○萬○回○兵○左○右○夾○擊○把○個○劉○錦○棠○支○持○不○住○一○氣○退○至○三○十○里○外○人○得○彥○虎○方○才○收○兵○回○兵○退○了○錦○棠○計○點○兵○衆○竟○損○傷○有○二○萬○之○多○諸○將○之○中○如○宋○慶○周○紹○濂○魏○光○燾○亦○帶○些○槍○傷○數○來○數○去○單○單○不○見○總○兵○陳○玉○英○(大奇)原來玉英在這彼此混戰的當兒早換了服裝仍穿著一套夜行黑衣插著一口寶刀一俟天色昏黑便竄入葉城找到馬仲住宅由高落下到得後進貼伏檐口向內一瞧只見馬仲和馬玉努父女們對坐談心還有個金相印在旁插話他們講些甚麼無非是日前得勝既鏢打了左營七將又衝殺到人家直殺得個落花流水使左營無立足之地好不快活三人正講得眉飛色舞那城外早大吹大擂由白彥虎馬人得奏凱回來金相印早跳出屋子接著馬仲馬玉努父女兩個走出陳玉英驪得親切讓過金相印馬仲專等馬玉努到來即從檐口飛身落下刀到人到任是馬玉努鏢法再準手段再靈此時事出倉猝不及轉致而况與高采烈之時玉努的神光只貫注在外面誰知一道冷風從頸項子經過一聲不好這好字還沒出口頭已落地頭既落地屍骸隨倒馬仲掉頭一望嚷聲不不不那玉英一口寶刀早

向喉下切來。登時馬仲向後一仰，也就頭隨刀落。金相印原在前先跑，此時唬得魂飛天外，沒命狂奔。一路出門外，却好馬人得白彥虎迎面而來，還未及下馬，金相印是來不及講話，從人叢中一竄，除去帽子，逃得無影無蹤。後文自有交代。（派他死在雲南一單講白彥虎騎著白雪驃，方待離坐，巨耐他這獨眼龍再笑，快不過瞧著陳玉英的影子，知是冤家對面，饒我不了，忙把絲韁一拎，那馬早四蹄騰空，彷彿風馳電掣一般，衝出葉城去了。只有馬人得是不知道進退，他也沒曾經過陳玉英的厲害，方以爲金相印大驚小怪，慌做甚麼。既碰著陳玉英，身上還沾染些鮮血，惡得很，提刀而來，知道是個刺客，更不打話，揮刀便砍。原來人得用的是雙刀，每柄也有三四十斤本領，不弱先是一刀砍去，被玉英寶刀一格，已削去半截。接著第二刀砍來，不消講得，照樣又削去半截。人得這時才心眼著慌，然已勢成騎虎，退後不得，只得將回眼一翻，拚這條回命，持著兩口半截鋼刀，惡得很，向玉英亂砍。玉英知道來人拚命，趕把身子一閃，那口寶刀是橫腰箍來，人得如何閃避得及？可憐一位小和卓木，也就屍分兩段，死於非命。這一次是陳玉英單入虎穴，憑他這一口寶刀，異人傳授的本領，竟獨立奇功，將回會一家殺死，只跑得個白彥虎金相印，要算是僥倖萬分了。（總結一筆）玉英得了這場勝利，當把馬仲馬玉努馬人脫三顆首級割取過來，回營報功。由劉錦棠帶領去見總帥左宗棠，宗棠這一快活。

非同小可。第一是派劉錦棠帶兵趕入葉爾羌城。辦理善後。所有已死的回子。一齊將屍首掩埋。生降的回子。叫他們脫離回教。請問回子出教。又用甚麼手續。這也不難。當下宰了幾口肥豬。拖出大腸。小腸。叫來降的回子。一排一排的站齊。由官軍拎著大小豬腸。在每個回子嘴邊一擦。或鼻上一掠。只要沾些肥豬氣味。也就行了。(趣事趣聞)還有不降的回子。即如安集延回王帕夏。却在葉城一過而已。與馬人得會話之後。並不會留停。早帶領些殘部向西去了。甚麼阿克蘇。甚麼土魯番。彼見馬仲一家已死。也就不約而同的各回各部。(叙事均找抹清楚)錦棠幹事。本來膽大心細。在葉城部署三日。各事就緒。然後又向宗棠請示辦法。宗棠想了一想。這次回匪肇亂。由天山蔓延到甘肅。陝西。山西。最大的頭腦。莫過馬仲。安得璘。兩個和卓木。如今安得璘已降。馬仲已死。算是大功告成。剩有安集延一部。已經逃走出境。是不成問題。至於白彥虎。雖說是兇悍異常。驍勇無匹。打聽他的蹤迹。據說已逃至俄羅斯。(虛按一筆爲百〇六回伏綫)記得當初噶爾丹身投俄國。後來由朝廷交涉。落得個走死身亡。如今沒有別的辦法。仍然查照前例。奏請朝廷。派個專使。去與俄人辦理交涉。那就得了。主張。擊定。當即派定劉錦棠。並劉端冕。高連陞。李耀武。李耀南。四將。駐兵天山路。另以將軍穆圖善。副將軍金順。駐兵天山北路。又請改天山南北二路爲新疆行省。添設新疆巡撫。此是後話。(結束西北征

回事宜。在下在這個當兒，要提敘兩事。第一是總兵陳玉英論這次征服回疆表面的戰功，要以劉錦棠爲第一。實際去攻破高家堡，殺敗白彥虎，潛至葉爾羌，刀砍了馬仲馬，玉努馬人得三顆首級。這種不世奇功的確確在那劉錦棠之上。不過錦棠是個主將，玉英是個偏將，偏將戰功雖大，不能占那主將的面子。這是一層。還有一層，玉英是個女扮男裝，其時已懷孕三月，怕終久露出馬脚，在宗棠面前便提出辭職的意思。宗棠還猜疑他嫌功高賞薄，忙用好言安慰，好個陳玉英性情爽直，當將自家的根柢和盤托出。宗棠一聽，不禁拍案稱奇，說是花木蘭，黃崇嘏不得專美於前了。這件事情，我要專摺奏聞將來。要在紫光閣上別添畫一種色采，以見得這次征回戰史是無奇不有，說罷忙叫周紹濂、魏光燾兩個趕具摺稿。紹濂未及開言，轉是光燾連連搖頭說：「這件事情關係重大，從好裏想，朝廷破格賞功，竟把巾幗鬚眉繪圖在紫光閣上，從壞裏想，還要怪我們軍紀不嚴，如何化敘爲弁，竟容他撲朔迷離，不男不女的混入軍籍，國家體制要緊，還宜三思而行。」（話亦有理，未免打破好事。）左公一團高興，被姓魏的這番議論，早打銷了這件公案。然心中總是愛才，當把陳玉英、朱秀生兩個齊招呼過來，端相一番，嘆賞一番，想出變通辦法，就把玉英原帶的兵隊交秀生帶了。玉英所立的許多奇功也，叙在秀生身上。後來朱秀生冒名頂替，竟放了甘肅實德總兵，并加了宮銜，賞穿兩團龍黃馬褂。

那陳玉英使易弁而釵，從夫上任。當時有部奇傳稱做金戈鐵馬緣，即指此事。表過不提。（敘結一事）第二是由葉城跑走的金相印。這金回子得了性命，足足跑了三個月，方到滇界。好在回子們同教很多，大凡回教的規矩，是走馬兒的回子，只要念幾句回語，多少都有些開發。相印是一路走著，化著好容易，趕到大理，回都不料。那大理一座城池，已被官兵圍得水洩不通，碰著個蔡廷棟，方欲同他，混竟被官兵捉了。你道從那裏說起。（接敘滇事，又是倒戟而入。）請問雲南回亂，何以竟一敗塗地，不可收拾。說來話長，都因編書的要敘清西北回子，便撇却西南回子，事從根起，記得咸豐六七年間，那回酋杜文秀由雲南起事。（根據第九十三回）用計殺害了雲貴總督潘鐸，串合了巡撫徐之銘，後來朝廷知覺，却特放勞崇光去做總督，又放賈洪詔去做巡撫。一督一撫，又意見不投，由姓勞的重用褚允昌，調開岑毓英，還虧毓英拿手段，招安了一個馬如龍。這馬如龍在回教中，很占勢力，由他歸順了岑毓英，是步步得力，不會打過敗仗。不滿第二個很手，要算那馬連陞。連陞與如龍雖係同族，要算杜文秀個死黨。文秀派馬連陞駐兵曲靖，好牽制毓英。自家却帶領楊榮、蔡廷棟，殺入省城，將一督一撫趕走，將總兵褚允昌殺掉，然後占據大理府，改國稱王。同甚麼豬拱籌海馬姑苗，搖聯絡一氣，又遠遠與山陝甘肅各回匪做個聲援。這段已過的歷史，總是前書交代過的。（不錯，不錯）我們舊

事休提單提雲南省城失守。總兵褚允昌陣亡之後，由巡撫賈洪詔又揭參總督勞崇光，說是省城失陷，由彼調度乖方，自家不能負咎，誰知姓賈的奏摺才到京城，而姓勞的奏摺又到，據崇光摺本，說是巡撫賈洪詔擁兵不前，以致回匪攻破省城，戕害總兵褚允昌。現由臣督率藩司岑毓英正在激戰之中，規復一切。其時咸豐帝還未離京，還在調度一切，接到一督一撫互參兩摺，覺得總督的分兒比巡撫足些。所講的話，又較爲動聽，於是一道旨下，把賈洪詔革職調京，又換個劉嶽昭來做雲南巡撫。嶽昭算是崇光的後輩，凡事稟承崇光，當以督兵勦回的全權完全結與岑毓英。原講毓英是帶兵規復曲靖，那曲靖回匪馬連陞，是非常厲害，還有兩位族弟，一叫馬和一叫馬順，皆係驍勇善戰。官軍一時不能取勝。毓英部下原有兩名驍將，一是副將宗延春，一是游擊顏雲芳。這雲芳部下却有個馬弁，姓楊名玉科，表字雲階，係雲南麗江府人氏。其人生得豹頭環眼，銅筋鐵骨，自幼頑皮，甚麼瘴雨蠻烟，恣情出入，箠藤峽隨處板撥，真正是猛如虎，豹捷似猿猴，十八般武藝無不件件精能，臨陣慣用一枝丈八蛇矛，一口快利倭刀，或有不時不用倭刀，竟用鐵梢聽其高興，不過此時英雄未遇，還作小兵，壯志待酬，仍充走卒。一日顏雲芳同馬順對陣交鋒，看看力不能支，由楊玉科一躍上前，將馬順刺落馬下。彼時馬連陞在對陣督戰，覩得玉科如此兇勇，忙的拈弓搭箭，放著一枝鵬翎過來，好個楊玉科，毫不

躲閃。瞧著一箭射來。將嘴一張。巧咬著箭頭。鋼牙一剉。隨將箭頭吐出。如此三次。馬連陞無法可想。知道來人不可輕敵。只好收兵。由此楊玉科聲名大震。從馬弁飛升三級。擢做守備。毓瑛便派他獨帶頭營。玉科好不得意。不上半年。竟將曲靖克復。叙功也。升做游擊。與顏雲芳官階相等。玉科既攻破曲靖。那馬連陞却逃往貴州。豬拱箐。這豬拱箐在萬山之中。地勢非常險惡。該處苗匪有三個頭腦。一叫陶新春。一叫陶三春。一叫大紅袍。盤踞著豬拱箐。做個巢穴。手下苗匪有三四萬之多。與回匪原是勾結一氣。今見馬連陞來投。那有拒絕之理。一時布寅妥當。任憑官兵左右前後撲攻。攻打年餘。都是不能得手。由岑毓瑛各路調兵調將。又調到一位驍將馮子材來。這馮子材表字萃亭。也是廣西人氏。曾經從向榮一路尾追太平軍。由廣西殺過湘鄂。後來紮營鎮江。他的戰功却是不少。不過為張國樑掩蓋。不能出頭。比因向張二公先後亡故。賊逆已平。馮軍無所依附。故特調前來。助勦滇匪。既到豬拱箐。便與楊玉科計議一切。一時議定。馮軍在前。楊軍在後。這個當兒。偏偏楊玉科從萬山中找到一條僻路。這條路却是個斗壁懸崖。非飛猿活猴不能上去。玉科拚著粉骨碎身。却挑選了二三百名健壯。用繩牽索引。竟越過絕險。從豬拱箐背後抄來。兵法說得好。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一班回苗方負隅自喜。不料飛將軍從天而下。陶新春陶三春相顧失色。馬連陞馬和亦驚慌不定。獨有大紅袍找著兩口鋼

乃上前抵敵。這時楊玉科有進無退。左手持的蛇矛，右手握的倭刀，奮起神威。同大紅袍戰不了三合。早一矛結果大紅袍的性命。那二陶二馬，瞧著大紅袍去命，四個人早一起上前。還有些苗兵回兵，吶喊助力。不消說得上來的二三百名精健壯漢，分頭去斫殺一班回兵。苗兵楊玉科以一人力戰四將。一枝蛇矛，一口倭刀，飛舞起來，彷彿是生龍活虎。那馬和早左骸帶傷，先自跑了。馬連陞知道玉科厲害，不敢戀戰，也跟著馬和走了。陶新春見兩馬滑脚，也就跳出圈子，獨有陶三春仗著有些蠻力，使動一根鑕鐵大棍，七橫八豎的亂打。這沒有解數的傢伙，豈是姓楊的對手。戰到七八個來回，陶三春手中鐵棍略鬆一鬆，又被玉科的倭刀砍來，躲閃不及。陶三春也就身首異處。姓楊的得了這場戰勝，同來的二三百名壯漢，無不一以當百，呼聲雷動。這豬拱箐原有苗兵四萬，回兵八千，一半屯駐在山上，一半分紮在山下。如今山上的人衆，遇著楊玉科一場斫殺，山下的人衆，又遇見馮子材一陣痛勦。馬連陞馬和陶新春三人奪路下山，又被馮子材躍馬橫矛，攔著去路。畢竟黃鼠狼專拖病鴨，那馬和原受著矛傷，不提防馮子材又加上一矛，那馬和支持不住，墮下馬來。子材復又一矛，結果性命。回頭再找馬連陞陶新春，已是衝出重圍，取路又向海馬姑去了。不談賊匪遠颺，單講馮子材與楊玉科會合一起，把一座山寨燒得地坍土平，只才率衆下山。却奸又來了一支兵馬，你道這支兵馬是從那裏來。

的。原來統帶的便是那席寶田。請問這席寶田何以至此。諸位須知姓席的由江西樊川谷活捉了小天王洪福（前文表過，假而不真，後文亦另有洪福出現，閱者自知）朝廷信以爲真，却賞加了他太子少保宮銜，仍派他駐兵贛南。他因粵桂餘孽未盡，頗抱奮勇，適值岑毓英四路調兵，所以趕著前來。既到豬拱箐，見前面一道火光，知道馮軍楊軍已經得手，於是指揮部衆，整隊前進。既遇著馮楊二將，因問賊從何來，又從何往。子材玉科因將經過戰事報告一遍，并說我倆軍隊要開往海馬姑。寶田笑說：「既然如此，當得同行。」當下三人將兵隊分做三起，先後撲攻海馬姑。講這海馬姑，比豬拱箐還要險上十倍。該地有座紅岩山，高峰插天下，臨南槃江，江水急溜，行人上去，只有一綫鳥道。如果賊徒扼守，著要隘，任是千軍萬馬，插翅難飛。山寨原有一駕苗王，名叫張項七，部下有兩員驍將，一叫鎖朝升，一叫白品金。原有苗兵五萬，豬兵三萬，回兵三萬，糧草充足，軍械快利。據說他們這些軍械是從法國購買的。諸位必有一句駁我：其時安南尚未屬法，那有法國軍火接濟敵人？要知道安南雖未屬法，那法商久辟西已由揚子江串入雲南，在雲南安南之間，有一條紅河，又名富良江，這江與洋海相通。當時法商很運些軍械火藥接濟當地，不過苗豬購買的是少數，那馬如龍購買的是多數，因此之故，遂發生法人野心，引起國際交涉。此是後話（爲一百八回伏綫），表過不提。單提苗王張項七得了法國軍

械。又來了馬連陞。剛新春。帶著備戰。氣勢格外壯健。聲威格外浩大。當下席寶田馮子材楊玉科分著三路進攻。始而用的擡檣火礮。繼而用的軟硬雲梯。無如那槍礮。只可轟裂磚城。不能炸壞岩石雲梯。只可爬升一二十丈。獨不能越過千百丈的峭壁懸崖。而況敵人的礮火。又利軍械。又精海馬。姑又三面臨江。一面僅有條仄路。在此攻打了年餘。只是不能得手。依席寶田的意思是欲舍此不攻。馮子材不以爲然。因說。我們一去。反以示弱。楊玉科却不開口。你道。玉科因甚。默默無言。便是那官階問題。姓席姓馮的。擺著提督總兵的架子。玉科不過是個小小游擊出身。又是馬弁不在他倆眼下。他倆隱不起。玉科玉科。也就不肯出力。一過兩年。偏生那藍大順藍二順。又從陝西趕來。這二藍兵敗入滇的計畫。也是前書交代過的。(不錯不錯)如今文秀派他倆來救應海馬姑。兵隊直抵南檠江。却好岑毓瑛得信。已派馬如龍領兵而至。我有一句補叙。這時毓瑛已升授雲南巡撫。馬如龍已改做提督。楊玉科因攻克豬拱箐。已得了記名總兵。并巴圖魯的頭銜。玉科是掙的這個面子。他能搖擺著紅頂花翎。與席馮二位相抗。也就拏出他絕大本領急急的取那最後勝利。但這次勝利。官兵處於被動。敵兵却處於主動。因著甚麼。因爲苗王張項七被困在海馬姑。不能發展。好容易得到大順二順前來救應。不料馬如龍又在後尾追。心中暗想。這馬如龍不是同馬連陞一家嗎。由連陞去勾結。如龍這事。使不難。

解決了。主張擊定當與連陞計議。連陞只是搖頭說：「我們昔雖兄弟，今成敵國。我固不想找他，他也休想誘我。」正說之間，山下苗兵却拾得一枝箭來，上縛書函，趕的報告。項七項七因函面寫著「馬連陞兄收閱六字，不便拆看，隨手交給連陞。」連陞拆閱不覺哈哈大笑說：「來了來了，上了上了，我們心路了，忙著轉交項七，叫項七細看原來此書不講別話，專是馬如龍勸馬連陞歸降，包管不失提鎮位置。頂七閱罷笑說：「恭喜恭喜，馬兄有了大大機遇了。」連陞急得把眼睛一翻，連連發誓說：「我要睬他，我便是豬狗養的。」（言之過重）我今到有一條妙計如龍既來誘我，我又何不可去賺如龍？我們須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可以得手。張項七連稱妙計妙計，我們趕速辦理。當由連陞親筆寫封詐降書，也繫在箭頭上，叫人向馬營射去。俗說此奸彼詐，這連陞約固然藏著陰謀，便是如龍勸降也係不懷好意。（說明彼此心路）原來馬如龍未發箭書之前，是與楊玉科規定辦法，分頭辦事的。如今各辦各事，我且不提。單提如龍接到連陞復書，妥爲布奠。一到第三日，果然馬連陞騎馬下山，帶領三四十個健壯暗懷著利器入營來。見如龍如龍是裝出親熱的態度，握手已過當，取出功牌獎劄留彼在營歇宿。其實是派人軟禁。一到二更時分，忽然一聲胡哨，那山上陶新春却領著鎖朝升、白品金縱兵殺來。（連陞妙計如此）如龍原有準備，原派著宗延、春顏、雲芳兩將左右設伏。一時兵兵辟殺，個不止。這理彼此

厮殺那藍大順藍二順也就出兵襲擊（想係連陞約好的）其時席寶田馮子材得著消息亦趕著引兵截殺二藍這場尸山血海的惡戰算是一處化做兩處又誰知兩處的戰事正烈那第三處的殺聲又作火光冲天編書的且去過一邊且談那火光冲天卻出在紅岩山上這分明是楊玉科戰事得手了諸位這紅岩山高逾千丈如何被楊玉科趕得上去原來玉科在日間早做好手脚預備幾隻小船裝載二百名壯士多帶繩索長釘趁溜水划到紅岩山脚下時已傍晚那崖斗壁懸崖離披披的都是枯藤倒挂好個楊玉科捷如猿猴首先板藤上去帶著許多繩索一節一節的彷彿掛下雲梯山有多高這雲梯便有多長天氣是黑黢黢的加著枯藤斷葛棘刺很多大家帶些火亮靈活的一步套一步已升入雲端手脚稍鬆的早一個咕咚跌入水晶宮裏被水淹得不知去向除玉科以外共計是二百名壯士及爬上山尖已滾跌的不知多少好在山頂上賊巢多半沒人看守所有陶新春鎖朝升白品金已率領七八萬苗獠回匪衝殺下山山上壁壘一空只剩得苗王張項七及少數殘弱兵將彼見楊玉科破空而來早唬得魂飛天外來不及招呼人衆慌的手提三股托天叉來戰玉科玉科是抖擻神威大戰了十餘來回尋個破綻一刀攔腰砍去可憐張項七來不及躲閃死於非命玉科得著勝利然後派兵放起火來山寨內原有一兩萬苗獠算是無翅之鳥沒頭之蛇如何抵抗操總一句殺的

殺了逃的逃了。此時玉科更不怠慢，又率領百數十名壯士，衝殺下山，算是三處又并做一處，各自爲戰。戰到天明，那陶新春是被馬如龍用槍挑了鎖喉，升是被宗延春用刀砍了白品，金同顏雲芳戰得正酣，又由楊玉科從斜刺裏走來一矛，刺落馬下。後面藍大順覺得勢路不對，撥馬欲跑，却被馮子材用矛戳死。藍二順彼困重圍，知難逃脫，因向席寶田跪地請降。寶田不允，卻將二順縛住，砍去腦袋。這一次勦滅海馬姑，用兵至三四年之久，才算得個結束。論起戰功，自然是楊玉科第一，馬如龍第二。如龍回歸本營，趕的處分族兄馬連陞，畢竟連陞算個硬漢，沒有面目來見。如龍當即拔刀自刎，到也乾淨。這一起捷報，達到大本營，把個岑毓瑛歡喜欲狂，連夜辦個奏摺，飛遞到京，不日旨下，超升岑毓瑛做了雲貴總督，并加賞宮銜，其餘出力人員一律賞穿黃馬褂，惟有席寶田又賞戴雙眼花翎，并刻期限，制肅清回孽，不在話下。單講回王杜文秀，又由大理王改稱做雲南王，并加封楊榮爲洱王，蔡廷棟爲蒼王，馬連陞爲靖王，聞得靖王死信，非常痛悼。另又封馬添順爲槃江侯，配妻馬氏，稱做正妃。這馬妃却係連陞的族妹，添順的胞姐，所生三個王子，長名杜琦，次名杜琮，三名杜琉，還有兩位貴嬪，一叫楊阿鸞，一叫苗鳳妹。鳳妹有個阿兄，名叫苗旺，阿鸞亦有個阿兄，名叫楊金，這楊金苗旺一律封做國舅，作福作威，好不光采。現在又新蓋了一座銀安殿，也有四相六部九卿，若要問一班不尷不尬的

姓名在下却。記憶不清。不過內權都在楊榮蔡廷棟手裏。外權都在馬連陞手裏。如今馬連陞一敗塗地。自刎身亡。杜文秀弄得心慌意亂。抓耳撓腮。一時沒有法想。只得將楊榮蔡廷棟三個心腹。請來計議。楊榮未及開口。早是馬添順發言說。那騰越鎮總兵蘇開光。與連陞有八拜之交。連陞在日本同他有過密約。彼處有兵五萬。精銳莫當。倘得姓蘇的做個援助。那怕岑毓英部將雖多人。馬雖衆。包管殺他個片甲不回。添順話沒講完。早是楊榮蔡廷棟兩人接口說。這一著棋。固然要緊。但以大理的形勢而論。右倚點蒼。左環洱海。現在洱海裏面。我們已練著水師。點蒼山一帶。我們是處處緊的。營盤我倆意見。可由馬添順扼守國都。由我倆各帶水陸軍隊。再飛檄去向騰越告急。倘得蘇開光派兵來援。那就一氣呵成。萬無一失了。文秀聽得高興。不覺拍掌稱善。一面發出命令。對於蘇開光不用檄文。却由馬添順去封密函。一面又躲入後宮。左擁阿鸞。右抱鳳妹。抽吸那阿芙蓉膏去了。（好個逍遙自在）閑話不提。單講岑毓英接奉朝旨。欽限刻期掃平回孽。當請席寶田馮子材過來。商議辦法。子材生長廣西。熟習滇黔邊事。因說雲南騰越思茅是兩個重要地點。我們須截斷他的外援。然後搗巢滅窟。方不生枝節。（的係要著）毓英點首稱是。當即請席寶田駐兵思茅。（是實）請馮子材駐兵騰越。（是主）自家却督率大隊人馬。用楊玉科做了左路先鋒。以宗廷春副之。用馬如龍做了右路先鋒。以顏

雲芳副之在下有句交代岑軍的左路是當回兵的西路岑軍的右路是當回兵的東路東路是沿著
洱海進行由馬如龍遇著楊榮彼此開戰一時未分勝負至楊玉科進攻西路却好蔡廷棟從點蒼山
殺下兩陣對圓彼此兵辟卦先放過一起槍彈槍彈之後楊玉科早領著馬隊衝去講到打仗一層
全憑著膽潑氣壯姓楊的彷彿生龍騎的一匹馬又好似活虎後面跟著宗廷春帶領兵隊也很爲得
勁這一起衝殺把那點蒼山下一節一節的營盤都踹得稀糊塌爛蔡廷棟在前沒命狂奔楊玉科在
後沒命追趕看看逼近却好轉過山彎來了苗旺一支救兵這活男子不知高低掄起大砍刀便劈面
砍來玉科是眼尖手快左手用刀格開右手便斜刺一矛將苗旺刺落馬下所部回兵由玉科嚷著速
降無不釋械跪地玉科揮過一旁仍氣指揮本部兵隊急急前進單講蔡廷棟得著苗旺擋了一陣却
飛也似的跑進城門一頭撞著馬添順連嚷官兵已到我們快快關城添順不敢遲緩一聲令下關起
城門這月城以內原安設著地雷火礮原用一口空棺滿滿裝著炸藥在內將棺材前面鑽通一眼穿
個粗壯藥性紙捻只要官兵攻打入城紙捻燃著比霹靂炸雷還要猛烈十倍厲害十倍玉科那理得
知趕到城前急急指揮部下壯健奮力猛攻登時石塊齊施槍彈并射這見呀的一聲兩扇城門支開
接著轟隆隆一個炸雷火光迸發烟霧濺天一派人馬都成齏粉怕的楊玉科亦死於非命正是

猝不及防

火礮炸裂

城門雖開

兵馬陷沒

評曰。敘征回事。一幕奇是一幕。幕幕不同。最後忽出現個馬玉努。鏢傷七將。真是想入非非。然不如是。不足以顯陳玉英之奇能異術。因玉英急急要現出神色。好留下一段佳話。故編者因此及彼。添設馬玉努來做玉英的襯子。此爲頰上添毫。

陝甘回亂。既已敘清勢。不得不敘演回。因兩處回匪。係同時發作。無甚先後。編者祇此一枝筆。何能雙方兼顧。叙此叙彼。并爲一談。但前於二藍敗走時。卽叙明往投雲南。後於金相印脫逃趁勢。又做個綫索。一面用正叙。一面却用倒裝。凡兩事同出一時者。却非用此法不可。

不但乎此。編者於叙豬拱箐戰後。并將馮子材插入於海馬姑戰前。又將席寶田插入此種前後映合。并不附會。不過席馮征滇。未必與如龍玉科合作。然以枝枝節節爲之。必令閱者不能爽目。不如連合一氣。使得路路打通。此又手寫本文。而目光并管前照後也。

叙杜文秀在滇。彷彿是洪秀全一個小小模型。於楊蔡二馬封王封侯。并設四相六部九卿。何其僭也。秀全貪花好色。以南京做藏身之窟。秀文亦貪花好色。以大理做藏身之窟。不知鬪遠負固一隅。一樣醉生夢死。到底成得甚事。

濟朝全史演義下編

卷二

第一百三十四

二六四